

仲夏之夜之夢

蕭叔夜編譯

教師參考用

~~永年書局發行~~

RW721 / 05



---

# 仲夏之夜之夢

編譯者 蕭 叔 夜

發行者 永 羊 書 局

發行所 永 羊 書 局

海武昌路四七六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 版權所有 \*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

(S)\$11.00

## 前言

本局所出電影小說「阿里巴巴四十大盜」、「羅密歐與朱麗葉」，自出書以還極獲讀者好評，爲時不過數月兩版卽已售罄。誠以所選各篇類皆立意深刻，文辭雋永之巨製也。值茲再版之際，爲求內容之更精粹計，特詳爲推敲，乃由兩書之八篇中選出四篇集成斯冊，恐讀者、同業不明，爰爲誌。

編輯室

## 目次

### 前言

羅密歐與朱麗葉……………〔英〕莎士比亞 一

仲夏夜之夢……………〔英〕莎士比亞 三

羅賓漢……………〔美〕G·特里斯 九

快樂的英格蘭 法外 森林裏的伙伴 入了虎口 人民的呼聲 在敵人手裏 自由之  
歌 鐵錘與鑊刀 救援的酬報 武力 羅夫爵士行獵 死的影子 英格蘭的夢想 大  
僧正中計 祕密的任務 瑟吳德起來了 陰雲密佈 暴風雨的襲來 北退 入山

寶石花……………〔俄〕巴若夫 一七

(一) 寶石花 (二) 礦山的名匠

## 羅密歐與朱麗葉

在凡隆娜地方有兩個有錢有勢的大族，一個是凱辟婁族，一個是蒙太克族。這兩族之間，向來懷着仇恨，這種仇恨，在他們中間滋長得達於極點和如此地深切，致使這種仇恨之心，竟蔓延到很遠的親屬，和兩方面的侍役和奴僕們，因此蒙太克家的僕人不能遇到凱辟婁家的僕人，凱辟婁人也不能偶然遇到蒙太克人，否則一定會發生怒言的詬罵，有時竟釀成流血事件；因為這種偶然的相遇時常引起吵鬧，擾亂了凡隆娜街道的快樂清靜。

凱辟婁的族長設了一個盛大的夜宴，請了許多高尚的婦女和許多的貴客。所有凡隆娜的漂亮人物都光臨了，凡是來賓只要他們不是蒙太克族人都被歡迎。在這凱辟婁族的宴會中，羅莎琳的愛人羅密歐——蒙太克老族長的兒子也光臨了，在這集會中出現一個蒙太克人雖然是很危險，但是羅密歐的朋友彭佛羅却勸這少年化裝去赴這個集會，樣他可以見見他的羅莎琳，見了她可以把他和凡隆娜幾個精選的美女比較一下，也門（他說）會使他知道他的意中人不過是一個醜婦而已。羅密歐有一些相信彭佛羅的話；但因為愛羅莎琳的緣故，他是被勸了去了。因為羅密歐是一個誠實而熱情的愛人，是個

爲了愛而失眠，和避了人們單獨地想着羅莎琳的人，而羅莎琳却輕視他，從未有一些合禮或親熱的表示來酬答他一往的深情；彭佛羅想要醫治他朋友這個愛情病，指給他看着這些婦女和伴侶。於是少年羅密歐同了彭佛羅和他們的朋友莫克顯都化裝了去赴這個凱辟婁族的盛會了。凱辟婁老族長很歡迎地招待他們，對他們說，凡是少女們足趾上沒有鷄眼病的都願和他們跳舞。這位老年人是性情很快樂而喜悅的，他說他年輕時曾戴了面具在一個美麗的姑娘的耳邊低聲地講過故事。於是他們參加跳舞了。羅密歐驟然給在那邊跳舞的少女的超絕美麗所震驚，她對於他似乎像火炬燒着的光亮，她的美麗在晚上顯耀，好像是一塊寶石帶在黑人的身上；美麗的用處太多，對世界太可貴了！她的美麗和完美顯然高出於同伴的衆少女之上，她這樣富麗像一隻白鴿處於羣鴉之中（他說。）當他說出這些贊美的話時，被狄勃兒聽見了，他是凱辟婁族長的姪兒，他從他說話的聲音裏，知道他是羅密歐。狄勃兒是個狂暴易怒的急性人，對於一個蒙太克人竟喬裝而來嘲笑輕侮他們的莊嚴盛會，他忍耐不住。他便十二分地發怒，要打死少年羅密歐，但是他的叔父，凱辟婁族長，不願他那時傷人，得罪賓客們，並且因爲羅密歐生性就像個君子，凡隆娜人衆口都稱贊他是一個有德行有敦品的青年，狄勃兒被強逼着制住了他的意旨，壓制了自己，但是罰誓在將來，這個蒙太克人必定要重重地報復他擅自闖入之罪。

跳舞開始了，羅密歐注意着那姑娘站立的地方；他靠着有化裝的庇護，似乎行動可以自由些，便擅自做着態度很大方的樣子去握她的手，喚她的手昇神聖，倘使握了

她的手算是他觸犯了神聖，那麼他便是一個羞慚的香客了，他便要吻她的手來贖這觸犯的罪。「好個香客，」這姑娘使回說，「你的盛意太謙恭太客氣了。神聖有了這雙手，香客們握握是可以的，不過不可以吻的啊。」「神聖有沒有嘴唇的，香客也有沒有嗎？」羅密歐說。「噯，」這姑娘說，「嘴得他們應該用以祈禱的啊。」——「噢，那麼，」羅密歐說，「我親愛的神聖，聽我祈禱吧，將手賜給我吧，否則我失望了。」在這些暗射的言語和愛的意像中，他們相愛起來了，當時這姑娘被她的母親喊走了。羅密歐便查問誰是她的母親，因此他纔知道這位美麗無匹，他所震驚的姑娘，原來就是蒙太克族的大仇人，凱辟婁族長的女兒，朱麗葉，他已經無意地委心與他的仇人了。這樁事情使他十分為難，但是這又不能打消他的愛情。朱麗葉也很不安心，她知道先前和她講話的男子是羅密歐是一個蒙太克人，因為她也驟然地像羅密歐鍾情於她似的，被同樣的焦灼和急遽的熱情所震懾了；她似乎生有偉大的愛情，她必定要愛她的仇人，她家族方面要她去懷恨之處，倒是她情之所鍾了。

夜深了，羅密歐和他的同伴離去了；但是他們不久失去了他，因為他不忍離開那所寄託心意的房屋，他跳進了朱麗葉家後花園的圍牆，他在園中沒有多久，正沈思他的新愛人時，朱麗葉便發現在上面一個窗洞上，她卓絕的美麗像東方的日光從窗洞中射出；那月亮，在園中照着暗暈的光，羅密歐看來，和這燦爛的日光相比，似乎是慘澹灰白帶有憂鬱的。她將面頰枕在她手上，他希望他能夠變成她手上的一隻手套，得以接觸她的



面頰。她此時獨自沈思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嘆道，「愛我！」羅密歐很喜歡地聽到她的言語，輕輕地說着，不被她聽見，「喔再說啊，美麗的天使，你這樣地出現在我上面，像天上的愛神，人們都瞻仰着她。」她沒有聽到他的話，而被夜色觸起了她滿腹的愁惱，便呼着她情人的名字（她以為他不在。）「喔羅密歐，羅密歐！」她道，「你在何處啊羅密歐？違抗你的父親，毀棄了你的名字，爲了我的緣故：否則倘使你不能如此，只算是對我矢過願的情人，而我使不能再做凱辟婁放人了。」羅密歐經這激勵之後，很高興地想講了，但是他還要再聽她的話；這姑娘繼續着她自己講着愁情的話（她所想念的），依舊責罵羅密歐爲了他是叫羅密歐是一個蒙太克人，她希望他叫作別的名字，或者他能捨棄這個可惡的名字，因爲他沒有這名字的牽系，他便可將她的一切都取去了。羅密歐聽了這些情話不能再忍耐了，便接着她的說話講去，彷彿她的說話是對她個人講的，這並不是在幻想，他請她喚他做愛人，或者不論什麼她喜歡叫的名字，因爲倘使她不喜歡他這個名字，他不再叫羅密歐了。朱麗亞聽見園中有男子的聲音很是吃驚，她起初不知這個人是誰，她却乘着深夜黑暗之中將她的祕密顛倒地吐露了出來；但是他又說話時，雖然她尚未聽滿他說出一百個字，而一個情人的聽覺是如此靈敏，她竟立刻知道他是少年羅密歐，她便勸告他爬進園來的危險，因爲倘使不論那個她家裏的人看見他在這裏，必定要將他處死的，因爲他是一個蒙太克人。「唉」，羅密歐說，「你眼中的危險更甚於他們的二十把劍。姑娘，你不過表面上看上去對我是親愛嗎，我決定

反對他們的仇恨。我的生命死於他們痛恨之下，倒比我這被人痛恨的生命，在待不着你的愛情之下活下去要好些」。——「你如何到這裏來的，朱麗葉說，『誰領導你的？』」愛情領導我的，羅密歐答道：「雖然我不是個領導人，但是倘使你要是離得我很遠，就像是茫茫大海的對岸，我也要冒險作此經營的。」當她想起了她對羅密歐的鍾情已經洩漏了，雖則並非是有意洩漏的，而朱麗葉面上現出一陣紅暈，但是因為是晚上沒有被羅密歐看見。她要想再講她的話，但是不可能了：她很樂願受有禮教的拘束，很樂願她向愛人站遠些，因為明達的姑娘們的習慣在起初必須執拗反對，而給她們求婚者嚴峻的拒絕；遠遠地站着假裝了羞澀或是冷淡，其實她們非常地愛着哩，這樣方能使她們的愛人們不要以為她們是很輕易可以獲得的：因為獲得很困難可以增加獲得物的價值。但是在她的情况中，已無暇於拒絕，或是延宕時間，或是用隨便什麼禮儀上的做作來遷延和避免。羅密歐已經聽到她親口訴說情懷，當時她真未夢想到她却近在她的近旁哩。所以她忠實坦坦地承認了他先前聽到的話是真實的，她這樣做，是因為她處境迥異，應加原諒的，她便稱他的名字叫蒙太克美少年（愛能將酸的名字變為甜蜜。）她求他不要譴責她的輕佻和無價值的心懷，求他必須把她驟然間洩露情懷的過失（倘使這是過失）當作是這晚上偶然的事。她又說，雖然她對於她的舉止，照女性的慣例來言，是太不審慎了，但是她却比那些虛偽的審慎要真實得多，比那些刁猾做作的貞節要真實得多。

羅密歐便指天為證，說他的思想中對於這位可敬的姑娘決無不誠意的私念，當時她

便阻止他，請他不要立誓；因為雖則她很樂意他，但是却不樂意在這晚上訂婚約；因為這樣訂婚太輕躁，太草率，太匆促了。但是他敦促她在這夜和他交換相愛的誓言，她說在他請求這事以前，她早已對他說過了誓言；意思就是說，當時他已經聽過了她自己認的話；不過她要將她那時私下的話作廢了，因為她要重新訴說，她的宏恩如海之無邊，她的愛情如海的深。正在情話互訴之際她却被她的看護婦喚開了去，她是和她同睡的，她想此時該睡了，因為天快亮了；她在匆忙回身去時對羅密歐說了三四句話，意思就是說，倘若他的愛情是真實的，是有意和她結婚的話，她在明天當遣人送信給他，訂定他們結婚的時期，那時她願將一身命運付託於他，跟她丈夫環遊世界。當他們正在議論此事時，朱麗葉被她的看護婦再三呼喚，便進去了，又跑了回來，但又跑了進去而仍舊又跑了回來，她似乎妒忌羅密歐離開她，像女孩子愛她的小鳥一樣，讓牠跳開她手，又用絲線拖了牠回來；羅密歐不願離開她正如她之對羅密歐；因為情人們在晚上互相談話有如甜蜜的音樂。但是最後他們終於分離了，互祝着這晚甜蜜地安睡。

當他們分手之時天已亮了，羅密歐要回去睡覺而因充滿了他情人的思念和這可慶的佳會的思慮過於興奮了，他使不回家，轉移了他的路程向就近的一座寺院去訪尋教士勞倫斯。這和善的教士此時已起身在虔拜了，他見少年羅密歐如此早地出來，他正猜着他晚上沒有睡，而為春情的煩惱使他不能合眼。他很對地指出了羅密歐為着愛所以沒有睡的理由，但是誤測了他的愛人，因為他以爲他一定爲着愛羅莎琳的緣故使他沒睡的。

但是當羅密歐說明了他對朱麗葉發生了新愛情，並且請教士幫助他們在這天結婚時，這教士便豎了眼舉了手很驚奇羅密歐突然變了他的愛情，因為他暗知羅密歐愛羅莎琳，並知羅莎琳輕視他且有許多怨言。他說，青年人的愛並非真的存於心中，不過存在他們眼中而已，但是羅密歐回答說，他自己時常責備着自己，因為他愛羅莎琳而羅莎琳却並不愛他，至於說到朱麗葉則兩人都互相愛着，而他又十分愛她，教士以為他也有相當理由；他想朱麗葉與羅密歐的聯姻藉此可以修好凱辟婁與蒙太克兩族的宿仇；這事再沒有人比這教士擔憂些的了，因為他是兩族雙方的朋友，時常居間調解他們的爭端而迄無效果，他想做這事一半是他靈機所動，一半是爲了愛護少年羅密歐的緣故，所以對於他的要求他未加拒絕，這位老人便允許替他們撮合婚姻。

羅密歐真幸運了，朱麗葉依照諾言派了信差出去，而從這信差處得知了羅密歐的意思，她並未失約，很早地到了教士勞倫斯的禪房，在這裏他們便在神聖的婚禮中攜手了；這和善的教士祝禱上大賜福於這婚禮，祝禱在這年輕的蒙太克少年和凱辟婁少女之結合中把他們兩族間的宿恨舊怨從此埋滅。

行過婚禮後，朱麗葉急忙回家，她在家中焦急地等候夜的到臨，因為在晚上羅密歐答應在他們昨晚相會的園中來會她；她覺得其間相隔的時間非常苦悶，好像是一個盛大宴會的前夜，對於一個性急的孩子，已有了新的裝飾品，而非等到早晨不能穿戴。

就在這天的中午，羅密歐的朋友彭佛羅和莫克顯，經過凡隆娜的街市時，遇見狄勃

兒當頭率領了一羣凱辟婁人。這就是那暴躁的狄勃兒，他要想在凱辟婁老族長的宴會裏毆打羅密歐。他見了莫克顯便辱罵他和一個蒙太克人羅密歐交友。莫克顯也像狄勃兒一樣年輕負氣和十分暴烈，便用尖刻的話回答他的咒罵；雖然彭佛羅說了許多話勸解他們的發怒，爭吵却開端了，當時羅密歐自己也正經過那一條路，這暴烈的狄勃兒便離了莫克顯轉向羅密歐，罵他下賤的名稱叫光棍，羅密歐深願在衆人之前免和狄勃兒吵鬧，因為狄勃兒是和朱麗葉同宗，又是她所愛好的；而且，這位蒙太克少年，生性聰明而和順，從未參與種族的相爭，而這凱辟婁的名字，是他愛妻的族名，所以這名字做了此時減少怨憤和怒氣的神符，勝於做了一個激起怒火的口號，所以他想和狄勃兒解釋，便溫和地稱他『和善的凱辟婁君』，他雖然是個蒙太克人，稱着這個稱號，似乎私下裏很快活；但是狄勃兒恨一切的蒙太克人像恨地獄一樣，他不聽什麼理由只要拔出他的武器來，莫克顯他沒有知道羅密歐要和狄勃兒所以講和平的祕密動機，視爲他現在忍耐是一種隱忍受辱的屈服，便用侮辱的話去挑動狄勃兒去和他最初相罵的人交涉；於是狄勃兒和莫克顯打起來了，直打到莫克顯跌倒，受了致命的重傷，當時羅密歐和彭佛羅因爲無法解他們的爭鬪。莫克顯死了，羅密歐已不能再忍，就回罵他以前狄勃兒罵他下賤的名稱光棍；他們也打起來了，直打到狄勃兒被羅密歐刺死。這件死鬥的事在中午劇烈地發生在凡隆娜地方街市間，這個消息立刻引起許多居民來到出事的地點；凱辟婁和蒙太克兩族的族長同了他們的妻子也在人羣之中；不久侯爵自己也到了，他和莫克顯是親戚，而莫

克顯是被狄勃兒所殺死的，侯爵因為他市政的安寧，常被凱辟婁和蒙太克族的鬻門所擾亂，所以決意對犯罪的人施行最嚴峻的法律。彭佛羅是親眼見此格鬥的證人，侯爵使命令他供述此禍的肇端，他就照事實供述，但不損害羅密歐，而和緩着和寬恕着他朋友捲入漩渦的這一回事。凱辟婁夫人因為她的族人狄勃兒死了，極端的悲傷，使她不能自制地要報仇，勸諫侯爵對謀刺人予以嚴峻的判斷，不要去注意彭佛羅的供狀，因為他是羅密歐的朋友，也是蒙太克族人，說話是不公道的。因此她却控訴了她的女婿，但是她還沒有知道她是她的女婿，是朱麗葉的丈夫呢。另一方面蒙太克夫人也為她兒子的生命而辯護，用正義來辯說羅密歐並沒有做什麼值得抵償狄勃兒性命之事，因為狄勃兒殺了莫克顯他的性命早為法律所不恕。侯爵並不為這兩婦人的盛氣叫嘯所感動，他把事實經過一一審慎地考察以後，便宣佈他的判斷，判決羅密歐逐出凡隆娜。

難堪的消息傳給了朱麗葉，她不過做了幾小時的新娘，現在得了這條諭旨似乎要永遠地離婚了！當消息傳到她處時，她起初對羅密歐怒不自禁，因為他殺了她的堂兄，她叫他是美麗的暴君，仇恨的天仙，劫掠的鴿子，狼性的馴羊，貌美而藏着蛇心，以及別種諸如此類的矛盾名稱。她的愛情和她的怨憤在胸中交戰着；結果愛情獲得了勝利，她因為羅密歐殺了她的堂兄悲傷而流下的眼淚，現在變為快樂的眼淚了，因為或許他也會被狄勃兒殺死的，她的丈夫現在還活着。一會兒她又哭起來了，以前快樂之淚和現在哭的眼淚都合併而成為羅密歐被驅逐的悲傷，被驅逐這話對於她比狄勃兒的死更恐怖。

羅密歐於爭鬥以後，逃匿在教士勞倫斯的繡房裏，他在那裏得悉了侯爵的判決，這判決對他比死更恐怖。他以為出了凡隆娜城牆再無世界，而不見朱麗葉也決無生存。只有朱麗葉住的地方才有天堂，此外都是些滌罪之處，痛苦之處，和地獄。那慈善的教士用哲理來勸慰他的憂愁；但是這個癡情的少年一些不聽，只像發瘋了的人拉他的頭髮，向地上一直亂滾，他說是在測量他的坟墓。從這種羞慚的狀況中，他被一個從他愛人那裏派來的信差所喚醒了，這使他稍稍蘇醒了些；於是教士便趁勢勸告他所顯出的沒有丈夫氣的弱點。他既殺了狄勃兒，難道還要殺他自己，及得他相依為命的愛人嗎？他說，一個人的高尚形式，當缺乏勇氣使他剛強時，只不過是一個蠟像而已。法律已經寬恕了他，侯爵只判他驅逐之罪以代他應坐的死刑。他已殺了狄勃兒，但是狄勃兒也可以殺死他的；這事已是一種天幸。朱麗葉活着，而（出於意外的）已成了他的愛妻；這時他是最快樂不過的，這些福氣，經這教士指示出來以後，使羅密歐自認為一個品行不端的蕩子，教士便叮囑他注意，如此失望而死是太卑賤了。於是當羅密歐稍稍寧靜了些，他便勸他今晚應去祕密地和朱麗葉告別，而後一路向曼地亞地方去，就在曼地亞地方，他應該住下來。直等到這教士找到了適當的機會來宣佈他的婚姻，這事可以成爲他們兩族修和的樂意辦法；那時他可不必疑慮，侯爵一定會感動而饒恕他，他回來時的快樂有二十倍於他去時的悲傷，羅密歐被這教士的聰明勸告所信服了，便去和他的妻子去告別，要求當夜住在她那裏，天亮後獨自上道向曼地亞去；在那裏這慈善的教士答應常常送信

給他，告訴他家鄉事情。

那天晚上羅密歐同着他的愛妻過夜，他得了她的允許從他前晚聽見她自述情懷的花園裏進她的臥室，那真是快樂而又銷魂的一夜；但是這夜的快樂，和這對情人雙方各自的歡情，都被慘別的景象和過去的禍事所消滅了，這不被歡迎的天光似乎降臨得太快了。當朱麗葉聽到靈鵲的晨鳴時，她騙她自己以為這是晚上唱歌的夜鶯鳥，但是那的確是靈鵲叫。這叫聲對於她似乎是一種不和諧不快樂的表示；東方的曙光指出這是情人們分離的時候了。羅密歐帶了抑鬱的胸懷和他的愛妻告別，答應時時刻刻從曼地亞寫信給她；當他下了她臥室的窗口，立在她下面的地上，在她心境悽慘的預兆中，他現在她的眼簾中像一個坟墓裏的死人，羅密歐的心意也使他同樣地恍惚；但是此時他被迫着急於要離開她，因為天明以後他還有凡隆娜城中，必被處死。

這不過是對薄命情人的慘劇的開始之時。羅密歐去了不多幾日，凱辟婁老族長便替朱麗葉擇了個配偶，他替她選的丈夫是巴琳伯爵，這伯爵夢想不到她已結了婚，他是一個有勇氣而高貴的君子，倘若朱麗葉沒有羅密歐，伯爵確是她的佳偶。

這交臂了的朱麗葉對於她父親的崑議，實處於焦灼不安之中。她說她的年事尚不合於出嫁，而狄勃兒的新死使她的精神難以歡悅的容貌去迎合她的丈夫，並且喪家木過而凱辟婁族便舉行婚宴，那足如何的不合禮呢；他說了各種理由來反抗這件婚事，除了那真真的理由，便是她早已結過了婚。但是凱辟婁族長却不聽她辯護的話，他在堅決的



態度之中吩咐她去準備，因為下星期四她要和巴琳結婚了；他已替她尋了一個富有，年輕，又高貴的丈夫，如此的人物就是凡隆娜最傲慢的女子也可以樂意地接受的，他不能忍耐她的假裝羞慚，因為他猜想她的反對是假的，她應該反抗對於她好運道的障礙。

在這急驟之中她便去請求友愛的教士，他常做她厄尼特的顧問，他問她是否能夠去做不顧死的解救方法，她答說在她親愛的丈夫活着的時候，勸她去和巴琳結婚，她寧可活活地跑進墳墓去；教士便教她回到家裏，裝作喜悅的樣子，依照着她父親的意思，允許和巴琳去結婚，而在次一夜，就是結婚的前一夜，服用他此時給她的一瓶藥，這藥的功效是在服了四十二小時以後，她會變冷而氣絕；當新郎在早晨來娶她時，便會發覺她像死了一般；於是依照這城裏的習慣，她將置於無蓋的棺車中抬去葬在族中窰穴之內；倘若她能夠除去婦女的膽怯，允許這個可怕的嘗試，在吞服這液質後四十二小時以內（這是這藥一定的作用）她一定會像從夢中一般蘇醒過來；在她未醒來之前，他便讓她丈夫知道他們的目的，他定會在晚上來從這裏帶她到曼地亞去。愛和嫁給巴琳的準備，給了年輕的朱麗葉勇氣去做這件可怕的冒險事情；她拿了教士的藥瓶，允許去考慮他的指教。

她從寺院裏回去，遇見少年伯爵巴琳，她溫和地假裝着允許做他的新娘，這對於凱辟婁族長夫婦是個非常快樂的消息，似乎使這老年人獲得了少年的生氣一般；朱麗葉以前絕對地不樂意他拒絕了伯爵，現在允許服從再去做他的愛人了。家中一切的事情爲了

將近的婚禮都入於熱鬧狀態之中，這不惜盛大鋪張的婚事，是凡隆娜以前從未見過的。

在星期三晚上朱麗葉服了那個藥，她懷了許多疑慮，恐怕教士爲避免她嫁與羅密歐的罪名加之於他，所以給她這毒藥；但是知道他是一個聖明的人；又恐怕她在羅密歐來之前醒了過來；不論這個地方的恐怖是窠穴裏充滿了凱辟婁族死人的骨頭，狄勃兒血肉模糊的潰爛在屍衣裏，都不足以使她傷神；她又想起她以前聽到的許多故事，說鬼是時常來到他們出生的地方的。但是對羅密歐的愛情和對巴琳的壓惡又復想起了，她便不願死地吞服了藥水變成沒有知覺了。

當少年巴琳早晨吹着音樂來喚醒他的新娘時，她臥室裏陳現了一個死屍的慘象，已非活着的朱麗葉了。死對他的幸運是怎樣！合家是何等混亂！可憐的巴琳悲傷着他的新娘，這可恨的死作弄了他，使他在結婚之前倒宣告離婚了。但是聽了老凱辟婁族長夫婦的哀號聲，更是令人傷心，他們只有一個孩子，一個可愛的孩子來承歡他們安慰他們，殘忍的死將她從他們眼簾裏捉了去，正當這愛護她的雙親在看着她高陞（他們以爲）於有希望有利益的婚事中。此時本爲喜事所設的一切東西，都把這些設備改作喪葬所用了。婚宴變成了喪宴，新婚之詩歌都變成了悲慘的吊詞，精緻的器具成了悲哀的喪鐘，用以散播在新娘的走道上的鮮花，現在用以散播在死屍身上了。此時教士爲她喪葬而非教士爲她結婚了；她被抬入教堂並非是慶祝活人的快樂幸運，不過是去憑吊死人的慘淡。壞消息總比好消息傳播得快，在信差到達以前，此時朱麗葉死的悽慘之事已傳給曼

地亞的羅密歐，信差是教士勞倫斯派去通知他這事不過是假裝的葬禮，不過是死的外影和僞裝，他親愛的姑娘躺入墓只要一刻罷了，希望他在某時從墓中救她出來。事前，羅密歐非常快樂歡暢。他在晚上夢見他死去（一個奇異的夢，給一個死人有機會去想想），他的妻子來見他死了，在他嘴上接吻吸氣，他便活轉來了，變成了皇帝！此時凡隆娜來了一個信差，他想這一定是來證實他夢中預兆的好消息了。但是當這相反於快樂的幻想之事發現了，他的妻子真的死了，他却不能用接吻去救活她，他便吩咐預備馬匹，他決定當晚到凡隆娜去，到她墓裏去看看他的妻子，大概惡作劇的事最容易侵入陷於絕境的人們的思想，他想起了一個可憐的賣藥人，他的舖子設在曼地亞是他新近走過的，從這似乎很飢餓帶了乞丐面容的人看來，從他的舖子裝飾很枯萎都是些空箱子放在骯髒的架子上看來，和從其餘許多極端枯樵的表示上看來，他當時會說（或許有些不信他自己困難的生命會遇到如此絕望的結局），「倘若有人要毒藥，售毒藥曼地亞的法律規定是死刑，但是這裏住着一個枯樵的人，他會賣給他」他這些話現在都跑進了他的心房，他便找着了那賣藥人，賣藥人經過了一番假裝的懷疑，羅密歐給他些金子，他的窮困不能拒絕金子，便賣給他毒藥，他告訴他，這藥吞服以後，倘若他有二十個人的氣力，也會立刻使他死去。

他帶着毒藥出發到凡隆娜去，去見見他在墓裏的愛妻，意思就是，當他滿足了他的眼福，便吞下毒藥葬在她的旁邊，他在午夜到了凡隆娜，尋到了教堂的塚地，正中造着

凱辟婁族的古坟。他已預備了一盞燈，一把鎗，和開掘的鐵器，正在進行掘開坟墓，當時却被一種聲音所阻斷了，這聲音便是叫着『下流的蒙太克人』令他停止做犯法的行爲。這便是少年伯爵巴琳，他也在這夜這個湊巧的時候到朱麗葉的坟上來，去散花和憑吊她的坟墓，因為她不死便是他的新娘了。他不知道羅密歐與死人有什麼關係，不過知道他是一個蒙太克人，（依他想）是一個和凱辟婁族人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推想他一定是晚上來污辱這些死屍的；所以他發怒的語氣中叫他停止，因為他是一個犯人，倘使他在這城裏被人寬得，凡隆娜的法律判罰他是死刑，所以他便要捉住他。羅密歐催促巴琳離開他，並且用狄勃兒的命運來警告他，狄勃兒已經葬在那邊，不要來觸動他的怒火，否則他將被迫着去殺死他，在他頭上又犯下一個罪。但是伯爵在漫罵中拒絕了他的警告，使用手像犯人一般攫着他，羅密歐抗拒，他們便爭鬥起來，巴琳打死了。當時羅密歐燈光一照，來看看誰被他殺死了，原來就是巴琳，他（從曼地亞路來聽說）要娶朱麗葉的，他於是用丁抬起這死了的少年，像一個人的不幸有了一個同伴，他說他要埋葬他在一個勝利的坟墓中，就是葬在朱麗葉的坟裏，這坟他現已掘開：那裏躺着他的妻子，像一個死神無法改變她美麗無匹的姿容的人；或許似乎死神是多情的，似乎痛恨枯瘦的妖魔爲了他的歡悅而保存她如此的；因為她躺着仍是很煥發像開着的花，像服了麻醉藥品睡着的一般；靠近她躺着狄勃兒有染血的屍衣中，羅密歐見了他，請求這死屍饒恕他，又爲了朱麗葉的緣故叫他『舅爺』，說他要替他做一樁喜歡的事將他的仇人處死，此時羅密

歐和他妻子接着最後告別的一吻，吻着她的嘴唇；這時他卸去了他一身的煩惱，吞服着賣藥人賣給他的藥，藥力確能致死，是有真效，不像朱麗葉的假藥，這時效力將消逝了，她快要醒來抱怨羅密歐沒有遵守時間或者來得太早了。

因為現在到了教士應允她醒來的時間，教士知道他送到曼地亞去的信，並信差不幸的耽擱了時間，沒有送給羅密歐，便親自來預備着斧頭和燈籠從禁錮之中救出這位姑娘；但是他很奇怪看見已經有火，點在凱辟婁族的坟墓中，墓旁有兩把劍和血跡，羅密歐和巴琳氣絕身死躺在墓內。

在教士要猜測如何這個不幸的事件會發生之前，朱麗葉的游魂醒了過來，看見教士在她旁邊，就記起了她所在的地方和她到這裏來的機緣，便詢問羅密歐的消息，但是教士聽見了一種嘈雜的聲音，他叫她從裝死和不自然的睡眠的地方起來；因為比他們能反抗還大的力量消滅了他們的意旨，給走近來的人們的嘈雜聲嚇得他逃走了；但是當朱麗葉看見她真愛人手中握着一隻杯子，她便猜到中毒是他死的原因，倘若毒藥有些剩下來她也要吞服，她吻着他還溫暖的嘴唇，試試有無毒質餘留在他的唇上；這時嘈雜的人聲更近了她便立即拔出她帶着的匕首，刺殺自己，死在她真情的羅密歐的旁邊。

此時更夫走到這裏來了。巴琳伯爵的書僮見他主人和羅密歐博鬥便傳個警報給百姓們，他在凡隆娜街上跑來跑去亂叫亂喊，一個巴琳！一個羅密歐！一個朱麗葉！這謠言沒有完全傳給他們，直等到這鬧聲把蒙太克族長和凱辟婁族長從床上喚起，同了侯爵來

查問這擾亂的原因。那教士從塚地出來，戰慄着，歎着氣，有可疑的狀態，已被更夫捉住。許多人聚集在凱辟婁族的墓地上，教士被侯爵迫令着陳述據他所知道的這些奇離而淒悲的事。

這裏，教士在蒙大克和凱辟婁兩老族長之前，忠實地將他們孩子的不幸的相愛經過，和他贊助他們的姻事，是希望在這結合之中來消弭他們兩族間宿仇。如何那邊死的羅密歐是朱麗葉的丈夫；如何那邊死的朱麗葉是羅密歐忠實的妻子；如何在他尋得適當機會來宣佈他們的婚事之前，另一個配偶却選給朱麗葉了，她要避免重婚之罪，（依了他的忠告）吞服了安眠藥大家以為她死了；如何他同時寫信給羅密歐，叫他在那安眠藥效力未消夫之前來這裏帶她去，而信差很不幸地誤送了信，沒有送給羅密歐；更有其餘的事，這教士不知道了，除了親自來墓地救朱麗葉而見巴琳伯爵和羅密歐已死外，其餘也一無所知了。這事其餘的部份由書僮補述，因為他曾目睹巴琳和羅密歐的爭鬥；同時又由一個僕人敘述，這僕人是和羅密歐同從凡隆娜來的，那忠實的情人曾有一封信交給這僕人送與他的父親，說明致死的事情，這證實了教士的話，那封信上承認了他和朱麗葉結婚的事，請求他父母的原諒，又說明從貧困的賣藥人那裏買了毒藥，和到墓地來的用意是想死在朱麗葉之旁，這種種情形會合起來，可以洗雪這教士被人嫌疑參加這複雜的謀刺，而且種種是他自以為一番好意而太刁黠了的策劃所未預料到的結果。

於是侯爵轉身對蒙太克和凱辟婁老族長們，責備他們殘酷無理的結仇，指示他們這

正是上天降災於違反天理的人，上天竟借着他們愛子來懲罰他們背叛天理的仇恨。於是這些老讎人不再做仇敵了，允許埋葬他們的宿讎在他們子女的坟墓中；凱辟婁族長請蒙太克族長給他握手，叫他是兄弟，彷彿承認那凱辟婁少女與蒙太克少年的婚事而兩族聯姻了；並且許他請蒙太克族長來取他女兒應享的產業（作為修好的紀念）；而蒙太克族長說他要給他更厚的報答，他將替她起造一個純金的像，使凡隆娜地方永久保存着這像的名字，這忠實的朱麗葉的像其價貴而工精沒有其餘的像能如此有價值的，凱辟婁族長回報着說他也要替羅密歐另造一個像，兩位可憐的族長竭力互相敬愛，這時似太晚了；他們以往的怨讎如此深切，竟祇有恐怖地毀滅了他們的子女（作為他們爭鬥和仇恨的可憐犧牲品）才能移去這兩大族間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猜忌。

## 仲夏夜之夢

雅典地方有一種法律，給城中的居民有權力去強迫他們的女兒嫁給他們擇定的男子；倘使一個女兒反對嫁給他父親所選擇的男子，做父親的便可藉法律付予他的權力去把她處死；但是雖然那地方的女子或許是常被她們父母用這法律的恐怖來恐嚇着，而做父親的總不願他們女兒去死，所以即使他們女兒發生了這種違抗的事情，這法律也很少施行或竟不能施行的。

然而當時有過一件事情，有一個老人名叫伊奇斯的，真的到齊蘇（他是當時雅典的公爵）跟前來告發他的女兒海米亞不肯服從他去嫁給他所擇定的一個雅典員族少年德米特里，因為她已愛上了另一個雅典少年名叫萊生特，伊奇斯要求齊蘇公平判決，並且懇請對他的女兒實施這條殘酷的法律。

海米亞辯護着請求原諒她的違抗，是爲了德米特里以前自認已經和她的好友海倫娜發生了愛情，並且海倫娜癡迷地愛着德米特里，但是海米亞這個所以違抗她父親命令的正當理由，並不能感動這殘酷的伊奇斯。

齊蘇雖然是一個慈悲的公爵，但是沒有權力去變更他國家的法律；所以他只得給海



米亞四天的期限去考慮這件事情；倘使期限滿後，她仍舊反對嫁給德米特里，那麼必定要將她處死刑。

當海米亞從公爵那裏退出來以後，便到她愛人萊生特處，訴說現在她遭受到的危險，她必須拋棄了他去和德米特里結婚，否則在四天以內惟有一死。

萊生特聽到了這不幸的消息很是悲傷；但是他想起他有一個姑母住在離雅典不遠的地方，這殘酷的法律在那個地方是不能對海米亞執行的，（因這法律的效力不能伸展到雅典城境界以外），他向海米亞提議，要她在晚上從她父親那裏偷逃出來，同到他姑母那邊去結婚。特萊生說，「我在離城幾里路以外的樹林裏等你，那個可愛的樹林就是我們在愉快的五月裏，常同海倫娜去散步的場所。」

海米亞很快樂地同意了這個提議，她企圖逃亡的事沒有告訴別人不過却告訴了海倫娜，海倫娜（少女們爲着愛情，常做出愚笨的事來）又很卑鄙地決定把這些事情告訴了德米特里，雖然她洩漏她朋友的祕密，除得到些酸苦的樂趣，去追蹤她負情的愛人到樹林之間外，不能得着些好處；因爲她知道德米特里必定要追趕海米亞的。

萊生特和海米亞約會的樹林，就是著名的小神仙喜歡常到的地方。

阿勃龍是這神仙中的王，鐵丹尼亞是王后，他們帶着一羣隨從的人，在這樹林中舉行午夜的宴會。

這時小神仙王和王后發生了嚴重的爭論，在月光之下可愛的樹蔭之中，他們不願再

相會面，他們只是繼續吵鬧，直鬧到許多小神仙們都爬進橡實的蒂裏去躲避他們恐懼了。

這不幸的爭吵，爲了鐵丹尼亞不肯把一小魔童送給阿勃龍而發生的，這小魔童的母親是鐵丹尼亞的朋友；在她死時，這位仙后便把這小孩從她乳母那裏偷了出來，帶到這樹林裏來撫養的。

就是這情人們相約的樹林中等候的晚上，當鐵丹尼亞帶了幾個宮女正在散步的時候，她遇見了阿勃龍他有一羣朝臣侍候着他。

『驕傲的鐵丹尼亞我在月光之下遇見了你。』仙王說，王后回答道，『怎麼，妬忌的阿勃龍是你嗎？諸位神仙快離開他，我已立誓不和他做同伴了。』『且慢，粗魯的仙子，』阿勃龍說，『我不是你的丈夫嗎？爲何鐵丹尼亞要觸怒她的阿勃龍？把你的小魔童給我做書僮吧。』

『你不要妄想，』王后答道，『你整個的仙國也買不到我這個孩子，』於是她很惱怒地離開了她的丈夫。『好，去吧！』阿勃龍說：『在天明之前我一定要使你受些痛苦，因爲你現在得罪了我。』

於是阿勃龍便召了派克來，派克是他最寵愛的機密大臣。

派克（他有時被人叫做好玩戲的妖魅）是一個機敏奸猾的鬼怪，他常到鄰近村莊裏去鬧着許多滑稽的把戲；有時他跑進牛奶棚，把牛奶的乳精撇去，有時將他輕飄的身

子，跳進奶油製造器，在裏面把他變化多端的身體跳舞以後，那麼製奶的少女要想將牛奶做成奶油便無效了；而村裏的少年農民，也沒有做出什麼好的成績，因為只要派克在他們釀着酒的銅盆裏去作弄一下，那麥酒便變壞了。又當幾個和好的鄰居相聚一處飲幾杯舒服的酒時，派克便變了一隻炒蟹跳進酒碗，等有老嫗去喝酒時，就去柑她的嘴唇，再將酒潑到他皺皮的臉頰上，過了一會，這老嫗正嚴肅地坐着講一個悲傷的故事給他鄰居們聽時，派克便將她下面的二腳凳抽去，使這位老嫗跌倒在地，於是這些閒談的年老婦人都相幫着去嘲笑她，並宣稱她們從未有過這種愉快的時候。

『派克到這裏來，』阿勃龍對這快樂的夜裏遊蕩人說，『替我叫姑娘們將『無情』的花採來；這紫色小花的汁灑在睡眠者的眼皮上，能使他們愛上醒來看見的第一件東西，我要在鐵丹尼亞睡着的時候，將那花汁滴在她的眼皮上，當牠張開眼睛時，她定將愛上她看見的第一件東西，不論這東西是一隻獅子，一隻熊，一隻喜管開事的猴子，或是一隻手忙腳亂的猿；在我未將這些迷惑力從她視覺中取去以前，我必須要使她把那孩子給我做書僮；至於她視覺中的迷惑力，可以用我曉得的另外一種迷惑力來替她取去的。』

派克的心中最喜歡惡作劇，所以對她主人要做的滑稽事情很是贊同，他便跑去找尋那花了；當阿勃龍正在等候派克回來的時候。他看見德米特里和海倫娜走進樹林；他聽見德米特里爲了海倫娜跟他來而責罵她，當他說了許多無恩無義的話，又當海倫娜溫和

地勸告他，重提他從前的愛情和承認對她是真心之後，他便離去而讓她（像他所說）去受野獸的支配，但是她却用了最快的速度去追他。

這位仙王對於有真心的愛人，時常表示同情，所以對於海倫娜很是憐憫；也許像萊生特所說的，他們常在月光之下，到這可愛的樹林裏來散步，所以當海倫娜被德米特里所愛的時候，阿勃龍一定會經看見過她。但是不論阿勃龍是否看見過她，在派克拿了紫色的小花來的時候，阿勃龍便對他這個寵臣說，你把這花拿一些去，這樹林裏有一個溫柔的雅典姑娘，她正愛了一個輕視她的少年；倘若你看見這少年在睡覺，你便灑幾滴愛水在他的眼睛裏，不過你設法去灑的時候，一定要當他在他的身旁，這樣纔能使他醒來看見的第一件東西，便是被鄙棄的姑娘。你須知道這男子是穿雅典式外套的。派克答應很敏捷地去做這件事；於是阿勃龍也就不使鐵丹尼亞覺察之下走進了她的臥室，這裏正是她預備睡覺的地方，她這神仙的臥室是一個在金銀花，麝香，玫瑰，和薔薇花的棚蓋下的圍堤，那裏生了許多的野茴香，蓮香花，和清香的紫夢蘭。晚上鐵丹尼亞常在這裏睡覺一會，她蓋的被服是很光滑的蛇皮，雖然這蛇皮是一個很小的遮蓋物，但是已很足夠蓋着一個仙子了。

阿勃龍見鐵丹尼亞在吩咐她的宮女，當她睡覺的時候，她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王后說：『你們幾個人殺死麝香玫瑰花蕊裏有害的蟲，幾個人去捉蝙蝠，把牠們的皮翅膀來做我的小外套；幾個人去看守着夜裏嘩叫的貓頭鷹，不要使牠們走近我；但是你們要

先來唱着歌使我睡去。」於是她們開始唱了這隻歌：

『花斑蛇雙舌尖，

多刺的刺蝟莫出見；

壁虎蚯蚓別弄錯，

切勿走近我們的女神仙。

黃鶯兒歌聲好，

請你來唱我們的催眠歌，

啦囉，啦囉，要睡囉，啦囉，啦囉，要睡囉；

無傷害，無咀咒，也無法術，

來擾我們可愛的女仙后；

如此良宵唱着催眠歌。』

當這宮女唱着催眠歌，使王后睡着後，她們便離開了她，去做她吩咐她們要做的重  
要工作，於是阿勃龍便走近鐵丹尼亞，在她的眼皮上灑幾滴愛情之水。一面又說道：

『你醒時所看見的東西，

就把他當作你真心的愛人。』

再說海米亞，她為避免因拒絕和德米特里結婚而處死刑，那天的晚上從她父親那裏  
偷逃了出來，當她走進樹林時，她見親愛的萊生特正在等候着她，領她到他姑娘家裏去；

但是他們還沒有過樹林的一半，海米亞已十分疲乏，而萊生特對於這位親愛的姑娘很是留心，並且他已證明她確是很愛他，竟致爲了他的緣故而不顧她的生命，所以勸她在一塊軟草堤邊休息一下，等到天明再走，而他也就在近旁的地上躺了下來，不多一會兒他們都熟睡了。就在這裏派克尋着了他們，派克見了這個睡着的美少年，又看見了這少年穿着的衣服是雅典式，他近旁又睡一個美麗的姑娘，所以派克就以爲這一定阿勃龍叫他來尋的雅典姑娘和那鄙棄她的愛人；他並且很自然地推想，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起，他醒來第一件看到的東西一定是她；所以他毫無困難的灑了一些紫色小花汁在他眼睛裏。但是事情却出於意料之外，恰巧海倫娜經過這條路，萊生特醒來第一個看到的昞海倫娜，而不是海米亞，說也奇怪，這愛情的迷術力量居然很大，萊生特對海米亞的一切愛情，竟致完全消失，而去愛着海倫娜了。

倘使萊生特醒來第一眼看見的是海米亞，那麼派克鑄成的錯誤並沒有什麼要緊，因他本已非常愛着海米亞的；但是這可憐的萊生特受了神仙的迷術使他忘掉了自己真心的愛人海米亞，而去追求另一個少女，以致丟下海米亞獨自一個人睡在那夜半的樹林裏，這確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這件不幸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前文已經說過，德米特里很魯莽地離開海倫娜而跑走，海倫娜竭力去追他，但是因爲男子長途跋涉總比女子來得快，所以海倫娜不能繼續跑得和德米特里一樣迅速。不久她便看不見他了；當她絕望地很沮喪着在徬徨的時候，

不覺走到了萊生特睡覺的地方。『啊！』她說，『這是萊生特睡在地上呀！他是死了，還是睡着了。』於是她輕輕地推着他，說道，『好先生，你若是活的，請你醒來。』這樣一來，便使萊生特睜開了眼睛（迷力便開始發生了作用），立刻對海倫娜說了許多愛慕的話：說她的美麗勝過海米亞更多，正像美麗的鴿勝過烏鴉的一般，又說他願為愛她而蹈火，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情話。海倫娜知道萊生特是她的朋友海米亞的愛人，並且萊生特正鄭重地預備去同海米亞結婚，所以萊生特向她說這種話，她以為是他在嘲笑她，很是憤怒；『喔！』她說，（的確她是這樣想）『難道我是天生給人輕視和嘲笑的嗎？我沒有得到德米特里一分和藹的臉色，也沒有得到一句親切的話，這還不夠嗎？這還不夠嗎？而你年輕先生呀；還要用一種輕視的態度來假意的向我求婚嗎？萊生特我還以為你是一個真誠溫厚的君子呢。』她忿怒地說了這些話，便跑開了；萊生特却仍緊緊地跟着她，這時他已完全忘掉那還睡着的海米亞了。

當海米亞醒來的時候，她發覺祇剩了她獨自一個人了，心中悲傷而憂懼，但她不知萊生特是怎樣了，也不知道從何處去找他，她祇得徬徨於樹林之中，同時德米特里找不到海米亞和他時情敵萊生特，而這沒有結果的找尋，使他感到很是疲乏，當被阿勃龍恰巧看見的時候，他已深深地熟睡了。阿勃龍已經問過派克，知道他將魔術誤用到別人的眼睛上去了，所以在阿勃龍既然找到了他先前所要尋訪的人，他便在睡着的德米特里的皮上滴了些愛水，德米特里立刻就醒了回來，而他第一件所看見東西，是海倫娜，他就

也像萊生特先前那樣向她說了許多的情話；正在這個時候，萊生特被海米亞跟着（因為經過派克的不幸錯誤之後，變成海米亞去追趕她的情人了），也到了這裏，於是萊生特和德米特里兩人都向海倫娜求愛，因為他們都受制於同一種魔術的感應。

這個陷於驚異中的海倫娜，以為德米特里，萊生特和她從前的好友海米亞聯合着說計來向她調笑。

海米亞像海倫娜一樣的驚異，她覺得萊生特和德米特里以前都是愛她的，現在不知爲了何事都變成了海倫娜的愛人；這種情形海米亞看來似乎並不是調笑的事。

這兩個少女，從前是一對很親愛的朋友，現在却怒言相詬了。

『無情海米亞，』海倫娜說，『原來是你噉使萊生特用譏諷的稱頌話來煩擾我的；你另一個愛人德米特里他常用腳踢我的，你沒有叫他稱我仙子，女神，絕世佳人，天堂仙女嗎？他很恨我的，倘使你沒有噉使我調笑我，他一定不會向我說這些話的，沒有情義的海米亞，你聯合了兩個男子來侮辱你可憐的朋友。你忘了我們在學校裏的友誼了嗎？海米亞，不是我們兩人常同坐同唱，用同一個花樣做我們的針綫，像兩顆連枝的櫻桃難得分離的嗎？海米亞你毫沒有朋友的情份，去勾結男子來譏嘲你可憐的朋友，也不是姑娘們應做的事。』

『你這些盛氣的話，我覺得很是奇怪，』海米亞說，『我並沒有譏笑你；這倒像是你譏笑我。』『噯，』海倫娜回說，『真有耐性，假扮正經模樣，我一轉背你便對我做』



臉嘴；互相丟個眼色，好把這有趣的玩笑一直做下去。倘使你有一些可憐心，莊重一些的舉止，有些禮貌，那你不應該對我如此。」

當海倫娜和海米亞正在怒言相讖的時候，德米特里和萊生特離開了她們，爲要奪得海倫娜的愛，而在林中扭打在一起了。

她們發覺兩個少年已經離開了她們，也就分離了，再在林中很疲乏地東尋西找的尋覓他們的愛人。

她們走了，那同着小派克在那裏竊聽她們吵嘴的仙王，便立即對派克說：「派克這是你的疏忽；否則是你有意這樣做的麼？」「仙王呀，請你相信我啊，」派克回說，「這是一種錯誤，不是你告訴我記住那男子是穿雅典式衣服了嗎？但是我對於這事的發生倒不覺得憂慮，因爲我以爲他們吵鬧，却很好玩。」「你已聽見，」阿勃龍說，「德米特里和萊生特去找一個方便的地方去決鬥了，我令你把晚上用濃霧罩住，使這些吵鬧的情形，在黑暗中迷失了路，使他們互相不能找到。你做出他們敵對人的聲音，用辱罵的話激怒他們，讓他們聽了以爲是敵對人的聲音，使他們跟着你走，你就這樣辦理，直到他們走得疲乏不能再走；而你見他們睡覺時，灑一些別種花的花汁在萊生特的眼睛裏，當他醒時便會忘記對海倫娜新起的愛情，而回復他對海米亞的舊熱情；那麼這兩個溫文的少女很快樂地有她們各人自己所愛的男子，他們會將過去的一切當做一場惡夢。派克快去做吧，我要去看看鐵丹尼亞已經愛了什麼東西了。」

鐵丹尼亞還睡着，阿勃龍看見一個村夫近在她的身旁，這村夫因在樹林中迷失了路途，也睡在那裏：『這個人，』阿勃龍說，『就得做我鐵丹尼亞的真心愛人了；』他便在這村夫頭上套上一個驢子的頭，這驢子頭和村夫很是相配，似乎是他肩上生出來的一般，阿勃龍裝了這個驢頭，雖然很輕，但是却驚醒了這村夫，爬了起來，他並未覺察阿勃龍對他所做的事情，他向着仙后睡的臥室裏走去。

『噢，我看見的是什麼天使嗎？』鐵丹尼亞睜開眼睛，那紫色小花的汁便起了作用，她說道，『你的聰敏是和你的美麗一樣嗎？』

『噢！夫人，』愚蠢的村夫說，『倘若我的聰明足以找着道路走出這樹林，那便算達到我的目的了。』

『不要想走出這樹林吧，』這迷戀的王后說，『我並非是一個平凡的仙子，我愛你，跟我來吧，我派些仙子來服待你。』

她於是叫了四個仙子來，這四個仙子叫豆花，蛛絲，燈蛾，芥子。

『侍候』仙后說，『這位可愛的少年，他走路時你們就得跳躍，你們要跳舞給他看，給葡萄和杏子他吃，從蜜蜂處偷些蜜囊給他。』她又向村夫說，『來同我坐在一起，讓我摸摸你可愛的毛臉，美麗的驢子呀！讓我來吻吻你可愛大耳朵，我溫柔的心肝寶貝！』

『豆花在那裏？』這驢頭的村夫說，他對於仙后的獻媚並不十分留意，但很自傲有了新的侍候人。

「先生，在這裏。」小豆花說。

「來替我搔搔頭，蛛絲在那裏？」村夫說。

「先生在這裏。」蛛絲說。

「良好的蛛絲先生，」愚蠢的村夫說，「替我殺死那荆棘樹上的紅色小蜂，良好的蛛絲先生，替我把蜜囊拿來，你做事不要太鹵莽，蛛絲先生，當心不要將蜜囊弄破了，蜜囊打翻潑出蜜來，我是不歡喜的。芥子先生在那裏？」

「先生在這裏。」芥子說，「你有什麼吩咐？」

「沒有什麼，」村夫說。「良好的芥子先生，不過請你幫着豆花先生來搔搔頭；我一定要去剃頭了，芥子先生，我覺得很奇怪，臉上都長毛了。」

「我的愛人，」仙后說「你要吃些什麼東西？我差個大胆的神仙去找松鼠的貯蓄物，取幾個新鮮的硬殼果來給你。」

「我寧願吃一把乾豆。」村夫有着驢子頭便有了驢子的胃口，說道，「不過，我想睡覺了，請你們一個都不要來煩擾我。」

「那麼你去睡吧，」仙后說，「我來抱你在我懷裏，喔，我多麼愛你！我多麼喜歡你呀！」

仙王看見村夫睡在仙后的懷裏，便走到她面前責備她濫用愛情於一隻驢子。

這事她不能否認，因為村夫正睡在她的懷裏，而且驢頭上她還替他插戴了許多的

花。

阿勃龍戲弄了她一番之後，又要她那個小魔童；她因為被丈夫發現了另有新的愛人，很是羞慚；所以不敢再拒絕了。

阿勃龍既已得到這個久所渴望做他書僮的小魔童後，對於他愉快的計劃使鐵丹尼亞被凌辱的情形，起了憐憫之心，便灑些另一種花汁在她眼睛裏；於是仙后便恢復了知覺，對於她剛才愛的東西，很是奇怪，並且說現在見了這個奇怪的東西，非常惱怒。

阿勃龍同時把村夫的驢頭拿去，仍舊留着他自己的笨腦袋在他的肩膀上，繼續他的睡眠。

阿勃龍和鐵丹尼亞現在完全言歸於好了，阿勃龍對她敘述那幾個情人的故事，以及他們夜半吵鬧的事情；她願意同他去看看他們這事情的結局。

仙后和仙后找到這兩個愛人，和他們美麗的姑娘，互相離開不遠地睡在草地上；因為派克爲要補救他以前的過失，所以很費苦心的設計把他們帶到同一個地方，而他們却互相並不覺察；派克很當心地用仙后給他的解迷劑將萊生特眼上的迷惑力解除。

海米亞第一個醒來，見她失去的萊生特睡在她近旁，便注視着他，對他突然的變心很奇怪。這時萊生特也睜開了眼睛，見着他親愛的海米亞，恢復了他以前被神仙迷力罩住的理智，他用他的理智及他的愛情來對待海米亞了；他們便開始講談在這晚上遇到的奇事，疑惑這些事情是否是真寶，或者是他們都做了一場同樣的迷夢。

海倫娜和德米特里在這時也都醒了；甜蜜的睡了一覺，已將海倫娜煩惱和憤怒的氣性平靜了下來，她很快樂地聽着德米特里對她依舊說着愛情的話，這些話她現在覺得是出於真誠，所以她非常奇怪而且喜悅。

這晚間徬徨的可愛的姑娘們，現在不再是情敵了，又重新做了忠實的朋友；一切過去的惡感，大家都加以原諒，他們和愛地聚在一起商量最好是如何應付他們目下所處的環境。不久他們同意着德米特里既已放棄對於海米亞的要求，他就應該竭力去勸服海米亞的父親去撤銷對她判決的殘酷的死刑。德米特里正預備爲了朋友的緣故回到雅典去時，他們很驚訝地見到海米亞的父親伊奇斯，走進樹林追尋他逃走的女兒。

伊奇斯知道德米特里現在已不要娶他的女兒了，他就不再反對他和萊生特去結婚，不過他允許他們要在此以後的第四天結婚，也就是海米亞判決去執行死刑的那一天；而且同在那一天海倫娜很愉快地同意去和她所愛的而現在很忠實的德米特里結了婚。

仙王和仙后是這件議和事的隱而不見的主持者，現在見到這些情人們的事，經過阿勃龍的一番善意勸勞之後，弄到了快樂的結果，很是喜悅，所以這些神仙們決定神仙國舉行歡宴和各種的遊戲，藉以慶賀這將要臨到的結婚大典。

現在倘使有人對於這神仙故事和他們玩把戲的故事而高興起來，認爲這故事是不可信而太離奇的話，那麼他們只要想想他們睡着做夢的事，這些奇事都是他們夢中所見的情景，我希望沒有一個讀者會這樣不近情理的去反對這個美妙而無害的仲夏夜之夢吧。

# 羅賓漢

## 快樂的英格蘭

啪啦！

長鞭在他的肩上繞圈子，灸灼着他那襤褸的長衣裏面的皮肉。狄剛衰弱的兩邊擺動着，但是並不叫喊。他的手緊捏在他拿着的羊皮帽上，他咬着嘴唇來止住痛苦。

『我不要懶鬼。』管事說。

他俯睇着這孩子，一個像座山似的人騎在一匹像座山似的馬上，他那無情的面孔爲忿怒而變黑了。

『你失職就這樣教訓你，我的孩子，你很知道要做些甚麼事。再講一遍。』

狄剛愾怒的仰望着，他的血液在他心裏沸騰了，他恨不得跳到管家的馬鞍前，把他短刀插進那肥胖的肚子去，但是他明白那是怎樣也不可能。這人會把他像一隻老鼠樣撥開去，而那長劍也會閃下來，一下子結果他……

那是沒有好處的。主人總歸是主人，工人應得服從，被鞭撻，過後仍舊要做工，直

到死給帶來了休息的時候。

「是，先生，」他咬住牙關回答，「我應當每隔一天在主人的田地上工作；我應當在春天耕好他的四畝地，而且爲這工作預備兩條公牛，我應當——」

「那就行了。」威廉先生粗暴的打斷他的話。

「你幹嗎今天早晨不在做工？」

「那是爲了豬，先生。牠迷失在樹林裏了。要是我不跑去尋找牠——」他中止了話，帶着懇求的神情。「我們就祇有這隻豬呵，先生。」

「豬？我管甚麼豬不豬？」這騎馬的人重又恫嚇的舉起他的鞭子。「你們全都是豬，你們這些做工的人。下星期處罰你每天在主人的田地上工作。」他旋轉他的馬跑上那撒滿了沙的道路。狄剛又恨不得把他的小刀刺進那多肉的身體去。「留心，你要在那裏，」管家掉轉頭來，「否則我就要鞭打你。」他奔馳到工場去視察工作去了。

很可憐的，狄剛走向那用污泥和麥稈蓋成的小屋，那就是他所稱爲家的。這是悠長的，倦人的日子，在屬於他父親的一塊可憐的狹長地上辛苦的工作着，他現在還沒有一個成人的體力呢。

要是他父親會回來呵！但是他離家已經好幾年了，跟着羅夫爵士和旁的有身份的戰士們一道。他們漂過海洋到聖地去，聽說有的是去守衛耶路撒冷，抵禦異教徒，有的是去從任何恰巧比他們弱一點的人——不管是基督教徒或異教徒——那裏搶奪戰利品和權

力。

狄剛希望他父親會回來和他一同耕種田地，或者他自己的年齡足夠大了。能夠以一個射手的資格跟隨羅夫爵士到海外去冒險。

任何事情都比爲了要養活他自己，他母親，和他的弟弟們而做這種無盡期的苦工好得多。管家騎着馬跑來跑去，喫好的食物，喝酒，睡覺，把自己養得胖胖的，他倒是鬆活得很！他不知道出汗是甚麼回事，除非是爲了肉太多的原故。他也不曾陷於飢餓，寒冷，和潮濕，更不知道當一根鞭子蛇一般的纏繞着你肩膀的時候的味道。

「晚安，小狄剛！」一個和藹的聲音在他身旁說。

他回過身來，村裏的神父站在那裏對他微笑，但是在他的黑眼睛裏却帶着一種不愉快的閃光。狄剛趕忙扯下他的帽子，很尊敬的鞠着躬。每個人應該不得罪神父。

「晚安，神父！」他回答，他的聲調一點沒有顯露出。在所有的人裏面，除了管事，這位神父就是他所最切望避開的一個人了。

「你還沒有交足你的什一稅呢，我的孩子！」對方說，摩弄着他腰間垂擺的十字架。

「不是的。」狄剛臉紅了。他早已知道這個遲早總要來的。「這是一個壞年成阿，神父。我的幾隻母雞在水裏淹死了，收成也是怪可憐的。我們養活自己還差不多不夠呢——」



「但是十分之一是應當付給教會的。」神父轉動他的眼珠虔敬的朝天上望着。「那是應當首先交來的，孩子。這雖祇一點點，但在上帝的眼中——」他的聲音帶着他在教堂裏歌唱的音調。「你記得寡婦的一文錢的故事嗎？」

「我們交不出來。」狄剛倔強的說，「我媽病了，因為我們吃不飽。我還不夠強壯，像父親那樣的去田裏工作。我們太窮了呵。」

「窮人是有福的！」神父吟誦着，緊握着他那雙光滑的雪白的手。

「你不窮，」這孩子吶喊着，「否則你不會那樣說。」

「狄剛！」那人的聲調分明的改變了。「你忘了你是在跟一個上帝的僕人講話。限下星期交出你的什一稅來，否則，教堂的執事會來向你押收的。」

「儘讓他們來押收好了。」狄剛憤恨地說。他把他的帽子戴回他那粗硬的黑髮上，於是大踏步的重又走他的路。神父站在那裏氣得說不出話來，用警告他似的眼光，注視着他的退後去的形體。

黃昏已經降臨，太陽早就落下去了，留下了西邊的天空紅紅的籠罩在樹林的無數的梢頭上。從薄暗裏，沿着路邊顯露出一些低矮的房子，燈光照耀着敞開的門戶。鴨子在小河裏游泳，一羣豬在樹林的邊緣上用鼻子搜掘着橡實。

狄剛走過這此小屋，向那些站在門邊的人們道了晚安。他自己的家是在村子的盡頭，和別個村子近在咫尺。牠差不多給大橡樹林所隱蔽，僅僅一片有着種植得好的蔬菜

和一對蜂房的珍貴的園地，把這草屋從茫無邊際的瑟吳德分隔開。

「你回遲了呢，孩子！」他母親說。

她是一個疲憊的白髮的小女人，被過度的勞作和太少的食物弄得衰弱了。她把一只盛着熱氣騰騰的蔬菜的木盤放在他面前。他拿了一塊燕麥餅，在回答話之前就開始咀嚼起來。

「管事釘着我呢，」他從塞滿了一口晚飯的嘴裏咕嚕着。「還有神父——爲了什一稅的事情。」

他母親歎息着。在草屋的暗角裏，他的弟弟們的蒼白的臉，從他們正睡在下面的破被裏抬起來。三雙關切的眼睛，注視着狄剛，三對耳朵癡神的傾聽着又有甚麼新的麻煩，降臨到他們家裏來了。

「要是爸爸能回家來，」狄剛蠻橫的說下去，「不在外國閒蕩——」

「你不應該這麼說。你父親是不願意去的，他不得不去。沒有誰願意去，但是有一百人被徵去了，都是最好的射手。現在他們在那裏呢？多半死了。不是被黑人殺死，就是淹在海底。」他母親從她那起繃的臉上揩去一滴眼淚。狄剛輕拍着她的肩頭。

「算了吧，媽。我們總得應付過去的。我們湊集攏來就足夠付給神父，但是我們自己剩下的却太少了。」

「不。你看到外邊鹿幹了些甚麼嗎？」

「不。」狄剛蹙着眉說，「牠們又到麥田裏去了嗎？」

「唉！牠們把許多禾麥連根拔掉了，還踐踏了更多的。一個月的糧食在一晚上給糟蹋了。」

狄剛發了他的一個稀罕的誓：「我要把這些畜生射死。」一隻！那麼我們有了鹿肉，同時又保全了我們的蔬菜。」

「別響！」她向門外窺探着暗處。「說不定有人聽到。你知道碰國王的鹿還了得……」

「哦，爲甚麼國王不能使牠們不來踐踏我們的田地呢？他每年到這裏來打獵一次——而所其餘的時間牠們都在踐踏我們的麥田，吃掉我們的麥根，把我們的所有的工作都破壞了。我們是甚麼動作都不准有。我們可以挨餓，但是鹿却長肥了。這是不合理的。」

「一响是那樣的，」他母親順從的說，「而且我料想將來還會是那樣的。祇要我們活着，就得替他們工作和打仗，他們從來不管我們是怎樣窮。」

「我要教訓他們！」

她微笑着。「孩子話！你得學會去承受你的鞭撻，而且要感謝他們，那總比起割掉你的耳朵或者被掛在橡樹上的好，你現在還是去睡吧。明天還有許多事情得做呢。」

火早就熄了，在暮鐘從教堂的塔裏傳來的時候熄滅的。天黑得很，滿月還沒有升起

來。狄剛在近門口的一堆乾草堆上伸直他的困倦的身體，立刻就睡熟了。

他的夢被攪擾了。他又看到了那些恐嚇着他的管事和神父的臉孔。他夢見冬天又來了，草屋裏沒有糧食。野兔、兔子、鳥、鹿等類的獵物，在樹林邊上惹厭的嬉戲着，在那樹林裏，是連一枝箭都禁止攜帶的，別說放射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午夜早就已經過去，月光從那當煙囪用的屋頂的空隙裏射進。他模模糊糊的夢見那討眼的騎馬的人開始追逐鹿，未了追逐他。他驚起，地上的蹄聲在他耳邊響着。

他靜聽了一會，這不是做夢，吵聲是從草屋外邊傳來的。他馬上拿了他的弓和箭，推開門去看個究竟。

一整羣鹿剛剛跑出樹林來，正在很愜意的享受他的椰菜！當他注視着的時候，家裏一星期的糧食在他眼前消失了。

這太忍受不住了。不加思索的，狂怒的，他扣住一枝箭在弓弦上，把牠扯回到他的耳邊，於是向那領頭的射去。

瞄得很準，長箭射中了那動物的喉頭。那牡鹿向空中跳躍着，倒了下來，牠的蹄子在地上蹴踏了一會，然後牠的頭在那頸上無力的旋轉了一下，就躺着不動了。

其餘的鹿都像影子一般消沒在樹林的大的陰處裏了。他獨自一個人在月光底下，和那死鹿一道。

他走上前去檢驗他所殺死的獵獸，然後他把他的血污的手慢慢的在額上擦過去。漸次的，他實覺到了他所做下的駭人的事情。

他殺死了國王的一隻鹿！

他的前額上透出了一陣冷汗，在那上面會給他的手留下了一點血污。他站着，好像化成石塊了，驚異着不知道怎樣的好。

樹林裏的每件東西都是國王專有的。砍倒一棵樹就是犯罪，甚至砍掉一根樹枝也是……至於射死一隻鹿！就是公爵要這樣做也必須得到皇上的許可。一個做工的人這樣做就說不定會被割去耳朵或一隻手。

狄剛戰慄着。他的朋友們儘管嘲笑他的耳朵凸出，而且過份的大，但是他却不願意捨棄牠們。至於失掉一隻手，他以後對於人，還有甚麼用呢？

不，他們不會割掉他手的，因為要是他們這樣做，他對於羅夫爵士就沒有半點用處了。他是羅夫爵士的農奴，羅夫爵士的財產。這倒並不關他自己的工作，而是他們要留下他來好替羅夫爵士去做工。

多半是他的耳朵，他斷定了。

除非——

他絕望的向周圍望着。沒有機會來隱瞞住他的犯罪。他要拖開牠，必須要有幫忙，這樣別人就會知道，而且會說開去。國王的管林人的耳目是怪靈敏的。

祇有躲在樹林裏，他才會得到安全。瑟吳德是窮人們的逃難所。人們說那裏佈滿了強盜，退伍的老兵，逃跑的農奴，和犯了罪的人們——這些亡命之徒，與其收他做伙伴，毋寧會割開他的咽喉。

祇有羅賓漢是不同的。要是他能夠找到羅賓漢，在他部下做事，加入他們的一伙就好了呵。村裏的人們常常驚嘆的，但是用謹慎的低聲談論着他們呢……

狄剛眺望着樹林。那樹林看去很神祕和不可親近，陪襯着在月光底下成了銀色的廣漠的田野，顯得更黑黝黝的了。那裏有着狼，野豬、和亡命之徒。羅賓漢要是還在的話，一定在那裏的甚麼地方，但是要在這草木叢生的迷亂的樹林裏找到他，那真像要在一個草墩裏去尋覓一根銀針一樣。

可是他必須忘掉，他不能再等待了，偷偷的走回到草屋裏，他摸索着他的帽子，短刀，和他的一點點別的所有物。他很留意的不驚醒他的母親。要是她一點都不知道，他們就不會處罰她。

他祇拿了二個燕麥餅放在他的袋裏來當做糧食，但是當他走過那牡鹿的時候，他彎下身去，微笑了，而且親自動手割了一片鹿肉。要是他做了強盜，他還可以嚐嚐鹿肉呢！

於是，對村子投了最後的一瞥，他悄悄的溜進了樹林。

## 法 外

狄剛的第一件要緊事情就是要在黎明之前離開他的家鄉奧克斯登。尋找強盜的首領是得等待的，在必要時，甚至要等好多天或甚至好幾個禮拜。固然，那不是接連而來的地方官和森林主管人在二十年或三十年裏所能完成的，但是狄剛却希望能夠更幸運些。孤單單的一個人，除了他的弓和短刀外沒有別的武器了。他看上去並不像一個官兵，他相信遲早地可以碰到一個人引導他入夥去。

瑟吳德並不是連綿的繁密的森林。有些地方，橡樹稀疏的排列着，地上鋪着綠草泥和青苔。有的地方，高大筆直的樹在月光下像銀牙一樣的密集起來，或者是樅樹叢和冬青樹叢濃密的羅列着，這麼黑黝黝的，辨不出一條道路來。有時他走到一個特別明朗的地方，那裏覆蓋着齊膝高的綠蕨。景色是常常的變換，沒有兩處是相像的。

有一兩條踏踐成了不毛的沙地的道路，橫斷了森林，而這些道路是最須避免的。還有「馬道」——寬闊的綠油油的道路，像長刀口一樣筆直的切斷了樹林。在白天他也必須遠避這種地方，怕的是遇見巡察的管林人。

黎明了。他注意到那白光正在他背後爬上來，他看到自己沒有迷失方向，安下心來了。奧克斯登是在樹林的西南邊上，他正遠離了那裏，走進這樹林的中心來。

他現在離開了開豁的馬道，轉入叢林裏，儘量悄悄的移動，繞過所有的開拓地，恐怕運氣不好，會被誰看到他穿過那裏。

他餓了，但是乾燕麥餅使他打噎。在吃牠之前他必得先找到一條小河喝些水。吃鹿肉也非等一下不可。他不敢冒險生火，牠的氣味和烟會洩漏他的行蹤。

要是現在是末夏或秋天啊！那就有繁茂的水菓來潤濕他的嘴。但是現在還祇是六月，除了生在崖上的一對帶白色的非常小的莓樹以外，他再找不到甚麼了。

有一次他驚駭了羣鹿。牠們從高的巖叢裏面跑出來，用牠們的柔和的跟睛望了他一眼，於是逃跑了。他聽到牠們穿過矮樹叢的繚繚的聲音，看着牠們的斑斕的身體消失在樹葉的光和影的模型裏面。

從近邊傳來一陣笑聲，跟着是另外一個回答的笑聲。

狄剛潛進樹葉的深處，靜默到一點聲音都沒有的躺着，手按在短刀上，耳朵傾聽着聲音來的方向。

他聽得到馬蹄陷在森林小路的鬆土裏的輕輕的聲音，接着傳來了一陣馬具的叮噠。他蹲伏在蕨葉叢底下。強盜是不會騎着馬在大路上招搖而過的……

『我希望這些樹能生出更多這類的果實來。』一個令人不快的聲音在說，近得幾乎就在眼前了。

『哦，我也這樣希望。』是另外一個看不見的騎馬的人回答。



馬蹄的聲音愈來愈近了。馬勒上的叮噠聲像就在他耳邊響着。好像他們一會工夫就會馳過他躺着的地方。偷偷的他從皮鞘裏抽出鋒利的短刀來。

就是在樹林裏，帶着弓和箭也是犯罪的呀！誰見到了他都會把他捉住，他會被交給管林人——這樣他昨晚的殺鹿的事就會受罰了。

真像有一個世紀呵。他謹慎的把身子支在一隻手肘上，從樹葉的縫裏窺視着。正在他這樣做的時候，那騎馬的人已經在他眼前走過，不到二十碼遠。他祇望得見他們的頭和肩膀。

他們一共有四個人，他們帶着頭盔，穿着男爵的制服在森林的那一邊馳過。狄剛在心裏笑着。那些騎在巨大的戰馬上全身披掛的人，他們沒有機會在樹林裏捉到他了。但要是在路上遇了他們，那事情就會兩樣。他顫抖着，想像着他們會怎樣迎擊他。他們的鎗會怎樣從他的肩胛骨中間刺穿他的背。

他們馳過，說笑着，從沒有側望過蕨叢，這孩子棕色的臉正從那蕨叢裏窺探着。當他們看不見了的時候，他還是靜靜的躺着觀察。

一條出他意外的大道橫斷了他的逃路。這一定是一條熱鬧的路，直通到腦廷海姆城去的。川流不息的行旅來來去去——趕着載貨馬的商人、小販、僧侶、兵士，和其他的人們。

千萬不能讓他們中的一個看見了他。他們會想起一個孤單的走路的孩子，因為在這

森林的道路是還有誰一個人走的。他們會去報告管林人……

很謹慎的，他爬向矮樹叢的邊緣去。一條開豁的綿延的鋪着草泥的大路，把他和那邊的安全的境地隔開了。

抬起他的頭，他望望路的兩頭——他看到一件東西使他大吃一驚。

原來一個人體現在眼前，他是死了的，死得又那麼可怕。

離狄剛隱藏的地方近在咫尺，他掛在一棵橡樹的伸出的枝幹上，在微風裏慢慢的轉動着。他掛得離地有一丈高，沒有了手，而且露出牙齒，現在祇剩了一把骨頭和破布了。這就是武士們所希望收獲得更多的『果實』。

他曾經也是一個人，他的唯一的罪，就是他沒有生存在富貴人家，而且因為他不願餓死這才偷竊。現在他是被當做了一個稻草人，來恐嚇別的反叛者，給富人的僕從們來嘲笑的『森林的果實』。

再也不管有沒有被人看見，狄剛橫闖過這條路，於是鑽進了那邊的樹林。他拚命的朝前跑，絆在樹根和纏繞的蔓草上跌了交，又曾齊膝的陷在一個污泥的池子裏。最後，當他跑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他喘着氣慢了下來，安步的走。

這裏有一條河流，他把身子投在草地上，從他雙手做成的杯子裏喝着水。他疲憊得很，但是現在並不要緊。看了這死人，甚麼胃口都會給倒了的。

那一整天他都流浪着，避開道路和住宅，逗留在繁密的叢林裏，而且常被每個突然

的聲音所驚動。

這森林使他着惱了，他是這樣的廣漠和空洞。他已經在裏面走了十五里路的光景了，却看不見強盜的影蹤。

也許羅賓漢已經死了。也許是像人們所說的。他到北面瑟吳德邊境外的山裏，那邊的約克夏去了。

是不是狄剛命定了要剩下孤單的一個，讓每個人的手來加害他呢？這是不愉快的念頭呵！

他開始渴望着日落。夜會給他帶來安全。固然，森林裏有野獸、狼、野豬，但是在夏天，牠們並不十分兇猛，而且他可以生火，煙不會來洩漏他了。

慢慢的，從沒有那麼慢的，太陽落到西邊的天空去了。在樹底下是已經昏暗了，但是在樹的上面仍舊是明朗的。直等到他祇看見一片蔚藍，那頭幾顆星開始現出來的時候，他才敢用他的打火石和火絨。

他找到了一個被濃密的樹葉遮蓋住的陰蔽的幽谷，他用手和膝爬了進去。他在洞裏把火生得這樣的低，因此最高的火焰也不會照到二十碼以外。在這裏，他可以十分安全的等到早晨。

他把鹿肉釘在一片尖木上，於是投進火焰裏去。那香味更引得他餓慌了，眼看着那脂油掉在火裏面糟塌了，覺得可惜。他不用他的指頭在那棕色的骨節上括一下，吮吸

着他。

終於鹿肉燒好了。他用他的短刀割了一塊，就拿在手裏吃起來，爲了他的貪饞的性急灼傷了手指和咽喉。他吃完了一塊燕麥餅，還留下一塊明天吃。食物是他須得認真對付的問題。

當他吃飽以後，他忽然覺到他是那麼的疲倦，已經錯過了半夜的睡眠，而且走了他從沒有走過的那麼遠的路程。他儘可能的採集了許多乾蕨，在那裏做成了一張床。雖然不怎樣柔軟和舒服，但是至少在他是夠好的了。然後他把冷鹿肉安置在野獸和昆蟲所不能達到的地方，於是躺了下來睡着了。

過分的疲倦使他一直熟睡到近天亮，刺骨的寒冷攪醒了他。那時雖然是在盛夏，天亮時也總是這樣寒冷的。他睜開他的眼睛，望着頭上的依舊黑暗和多星的天空，他又閉上了眼睛，縮做一團的窩在乾蕨裏取暖。

他必須在黎明時起身走掉。但是當黎明到來的時候，他重又在一種不安的狀態下睡着了。太陽已經升起，是這麼和暖和舒適。他一直睡到了早晨。

圍繞着他的整個的森林已經醒來了。鳥囀鳴着，松鼠在樹枝上跑上跑下，鹿偷偷的穿過蕨叢，管林人也開始巡行了。

狄剛睡下去，雖然每一秒鐘都在增加危險。

在正午前的一兩個鐘頭，一個聲音叫醒了。他反轉身來，本能的伸手去拿他的短

刀。

使他驚恐的是皮鞘空了。擺在鞘旁的弓也不見了。

『早安，孩子！』一個愉快的聲音在他背後說。

狄剛很快的轉過身來，支在另一隻手肘上，爬了起來。一個笑嘻嘻的紅面孔的人，從山谷的崖上注視着他。狄剛看到那消瘦的棕色的手滿不在乎的在玩着刀子——他的刀子——而現在要逃走是不可能的了。這陌生人的微笑裏有着一種甚麼東西在告訴他，那是不妨事的。

『在森林裏睡得這樣遲是有害健康的，』那人責備的說，『你預備到那裏去？你叫什麼名字？要是你不高興的話你就不必回答。你知道，但是除非你講了，我是不能把刀子還你的。』

狄剛覺察出這並不是管林人。他們大半都是法國人。而這人講的却是土話。他又穿着綠林康布，那種布是在綠林裏尋找隱匿之所的人們所喜歡的。

他對那陌生人報以微笑。『我的名字是狄剛，奧克斯登的狄克的兒子。我做錯了一點小事，因此我在尋找着一個朋友。』

那強盜的碧藍的眼睛霎了一下，他的眉毛在他那給太陽曬黑了的額上滑稽的聳起。

『噢！他叫甚麼名字呢？說不定他也是我的朋友。』

「哦！」狄剛慢吞吞的說，十分仔細的打量着他的詢問者。「他叫做羅賓吧。」

「羅賓？」那人搔搔他那生着短鬚的腮巴。「是的，我也認得一個羅賓。我奇怪不知道是不是這一個？」

「漢，」狄剛大膽的加說。那人拍了他屁股一下，站了起來。

「是這一個！你要加入他一伙嗎？」

「假如他肯收留我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伙伴，他一定肯的。你要留神。但是我們明天就知道了。」  
「怎麼夠？」

「瑟吳德回發生的事，我們大抵都探究得出來的。特別是人犯了事的時候。但是假如你是管林人派來的暗探，那末——」他意味深長的停了停。

「那末怎樣？」

「看到你這樣一個標緻的小伙子吊掛在樹上搖擺，那才叫人憐憫呢。」

### 森林裏的伙伴

「你幫我把這些帶去。」當狄剛滅去了他野舍的所有的痕跡的時候，這強盜說。他指着地上的二只袋子，那袋子摸上去像是裝着各色的食糧。狄剛順從的背了一只在他的

肩頭上，跟着他的響導從山谷裏走了出來。

他們一路沒有說甚麼話，也許是爲了謹慎起見，這強盜似乎不願意講到他自己。大部份的時間他們都在趕路，一個走在前頭，一個跟在後面，穿過這樹林的繁茂的部份。

狄剛驚嘆着，竭力想摹仿。這個人從不對他的路程懷疑，雖然有時候他停下來，鼻子向空中嗅嗅，像一只隄防危險的牡鹿一樣。於是他再繼續走，或者避開正路。他腳底下沒有細枝爆烈的聲音；連樹葉的擦聲都不大有。

他們就這樣走了有一個鐘頭，鑽進了比狄剛所曾經過的瑟吳德的更幽靜的地方。這裏沒有馬道，開豁的草地也很少。有時候這強盜跑上初看好像是結成一團的刺樹和荊棘堆，用他那细心的手分開牠們。於是顯露出裏面一條蜿蜒的黑暗的小路來。他們低下頭走進去，荊棘就在他們後面合攏來，把頂銳利的眼睛都能夠欺瞞住。

一個穿綠衣服的人從樹後面出來迎接他們，講了一兩句話以後，他又跑到樹蔭處，剎那間就杳無影蹤了。狄剛徒然的從樹枝下面細細的偷看，沒有痕跡，也沒有聲音來洩漏這哨兵的藏身所在。

當他們繼續向前走的時候，再沒有旁的人跟他們講過話，但是所有的時間，這孩子總覺得有看不見的眼睛在注視他們。他開始留意到新奇的鳥的音調，那音調是這樣的自然，十個人中倒有九個可以被騙過去。招呼的聲音一次又一次的從近邊傳出，於是從樹林裏的甚麼地方就發出回聲來。

他相信，當他們走近這強盜窩的時候，他們的到來一定由哨兵間傳出暗號。他想到幾分鐘內他就要會見那著名的首領本人。他的心臟跳得更快了。

空中有着木柴的煙，他吸嗅着。當每朵火焰發亮的時候，那恰像他村子裏的氣味。他馬上懷戀起家鄉來，但是他壓住了這種感情。

他已經跟家裏斷絕，不再在主人的田地裏工作，也不再在主人的鞭子下勞役了。

從今以後，他就是一個強盜，一個自由的人了。一想到這個，他的血液都奔騰起來，於是突然，在他還沒有來得及覺察以前，他們已經站在這強盜村的中心了。

村子，他心裏是這樣稱呼牠的，因為牠並不是一個營盤，但是牠又跟奧克斯登和旁的他所見過的村子截然不同。

這是一個山谷，一旁被沙石的懸崖隱蔽着，在牠對面有好幾個洞窟。近邊，有半打木頭屋散佈成一個半圓形，牆上都厚厚的塗了泥土，滿生着蔓草和荆棘。有一小塊耕種了的土地，但是看不到像環繞着他自己的那樣廣闊的田野。

「我們是不大耕種田地的，」他的嚮導打着哈哈說，「我們常常弄得在種子還沒有長起來之前就要匆促的離開去。」

他們向着洞窟走去。有一兩個人站在那裏和狄剛的同伴打招呼。幾個襁褓的女人彎身在火旁邊燒飯，還有幾個跪着在一條河流裏洗衣裳，好奇的抬頭瞥了一瞥，於是又繼續她們的工作。一兩個小孩子也停住了他們的遊戲，癡呆的望着。



「我們到了，」強盜說，領他走進一個頂大的洞窟。那洞漸漸狹窄成一條路，曲曲折折的，於是重新又擴張成一個大洞，由另外的出口通到外邊。

光線穿過屋頂的一個小洞射進來。地面是乾燥而且多沙的，大半都鋪蓋了鹿皮。牆上裝飾着大的鹿角和野豬的牙齒。

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從一只粗製的火爐兩旁他們的凳子上站了起來。

「我帶來了一個新兵，伙伴。」狄剛的鬻導說。

「你帶來了嗎？」

羅賓漢走向前來，用一種親切的姿勢把他的手在這孩子的肩頭上拍了拍。他的銳利的藍眼睛像鐵一般，正在探究着他的面孔。

對這強盜首領的第一瞥，狄剛感到了失望。他已經很老了。

要是他的稀疏的鬍子不是金黃色而是黑色的話，牠到現在早就變成灰白了。他並不像一個傳誦一時的驚人的英雄。

當他碰到那雙鐵一般的眼睛，感到這雙親切而又強壯的手抓住他的肩頭的時候，他就覺得不同了。這是人中之傑。

他許是和藹和愉快的，不像男爵那麼傲慢，但是他似乎有些甚麼地方比任何穿戴起貴重的盔甲，佩着華麗的軍徽到處橫行，叫做工的人見了下跪的人來得巨大和堅韌。

「那末你想加入我們的小隊嗎，呃？」他從他心底和諧的大笑起來。「我猜想，你

大概以爲這是一種完美的生活，可以吃國王的鹿肉和貴族的羊肉，這並不是五朔節的遊戲，我的孩子。你頂好還是回到你自己的村裏去耕種罷。」

『我不這樣想，先生。』狄剛微笑着說。

『沒有幾個強盜能活得像我這樣老的，』羅賓警告他。『儘管村子和城市裏，人們歌頌着我們，但是他們想不到那艱苦的部份。夜間露宿在雨裏，每個人都想割破我們的咽喉，還有飢餓和危險——』

『我們在前晚射死了一隻鹿。』狄剛鎮靜的說，『加以，先生，我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我在前晚射死了一隻鹿。』

『你嗎？一隻鹿？一個孩子能這樣做是不錯的了。呃，阿倫！在他這樣年紀竟能用一隻膽大的手去殺死國王的鹿！你多大了？』

『十六歲，先生。』

『好極，不要稱我做「先生」。在瑟吳德裏面，我們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伙伴。去掉一個主人又來一個新的主人，那有甚麼意思呢！』

『好的——伙伴。』狄剛含羞的說。

『你們來吃飯吧，』女的站在火爐旁說，『我想你和這孩子都餓了吧，阿倫。』

『哦，我餓了。』他們兩人同聲的說，於是大家都笑了起來。

『我希望阿倫得到些甚麼好東西放在那袋子裏。』羅賓說，於是他們很快樂的都

在凳子上坐下。

狄剛狼吞虎嚥，不祇是因爲一半天以來，這是他第一頓正常的膳食，而且是因爲在他幼小的生命中，這一餐他算是吃得最豐盛的原故。

有大麥和蔬菜的肉湯，有魚（那是他過去差不多從沒有嘗過的——那賣給了宮殿或者寺院），有乳酪奶餅，還有焙乾的蘋果。

『不要以爲我們常常吃得這樣好，』羅賓說，『我們最近還算順遂，如此而已。』吃完飯，他們到外面去試驗狄剛的射擊。羅賓早就細心的問過他所有他能做的事，直到這孩子差不多開始想像，他的入伙是他們勢力的一個重要的增加。

『我願知道人們能做甚麼——以及甚麼是他們所不能做的，』強盜說明着。『這樣一朝有事的時候我好憑靠着他們。』

『你想你能夠射中一個圖星嗎？』阿倫·愛·達爾，懷疑的問。

圖星是一種最難打中的靶子，僅祇是一個白色的小點。比較容易的一種是把白布蒙在籬上的靶子。

『我願意試試。』

他們豎起一個圖星，許多強盜都聚攏來注視着。狄剛從通常的距離瞄準了五枝箭，中間有三枝是射中了。

『一個小孩能夠這樣已經很可觀了！』有誰叫喊着。

「一個村人有這樣本領算是傑出了，」阿倫露着牙齒在笑着說，「熟能生巧，下決心到下禮拜要五次通射中。」

「我要。」狄剛快活的宣誓。

他守了信約。強盜們都歡迎他入伙，於是在阿倫的小屋裏給了他一個鋪位。起頭十天他祇做着各種雜事，他有充分的時間來練習射擊。到一個禮拜的末了，他已經能夠在標記上準確的栽上他的五枝箭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這是快活的，沒有像在家裏這樣辛苦的工作，但是生活並不怎樣緊張，他又覺得有點失望了。

強盜們來來去去帶着神祕的使命。有時候羅賓親自帶了十二個人出去了，但是他從沒有和他們同行過。他感覺得自己是局外人，他奇怪着難道他們還有懷疑他。

終於有一天，羅賓招他到自己的洞窟裏去。「我給你找到了一件工作，孩子。」狄剛熱切的跟着他。

「我要你到腦廷海姆去。你想你能夠辦理這樁事嗎？」

「改裝？」這孩子屏息的問。

「是的，要是你穿了綠林康布的衣服去，他們會把你掛在最近邊的橫樑上。」強盜大笑的說，「你一定要穿上我拿來的一些衣服，稱你自己是一個學徒。是的，一個織工的學徒，因為你是到一個織工那裏去的。」

「我叫自己做甚麼名子呢？」

「隨便你。你是從門斯裴爾特，你的老板尼古拉夫勒啓那裏來的，你是替他送一封信給腦廷海姆的湯姆斯·普爾老板的，他的招牌你可以在鵝門找到。」

羅賓拿起一個小包，在他手上量衝了一下。

「這是書信，用不着把它藏起來，因為這祇有普爾老板才能夠完全看得懂。要是你  
可能，把這個給他，照他所吩咐你的做去。」

「我知道了。」秋剛說，他的眼睛閃耀着。「那末我甚麼時候再能見到你和伙伴們呢？」

羅賓爲了他的興奮微笑了，於是慢慢的捋着鬚鬚。

「要是一切進行得順利，那末在腦廷海姆的市場上！」

## 入了虎口

秋剛從絞台山上第一次窺見了這城市。他渾身顫抖的在掛在樹上搖擺着的死屍旁邊經過，這些死屍爲了要保存得長久而被塗滿了黑油，這山的可怕的名字就是由此而來的。現在，當他走過門斯裴爾特路的最末一里的時候，他看見了下邊腦廷海姆的稠密的屋頂。

實際上，有兩個市鎮，密集在對峙的小山上，中間隔了一塊空曠之地。在山的東邊，浮現着龐大的聖瑪麗教堂的建築，而撒克遜人的屋子看去似乎在他的黑影下儘可能的擠緊。在西邊聳起陡峭的沙石的懸岩，在那上面，征服者設立了他的一座重要的礮台，在山脚下諾爾曼人的市鎮逐漸的崛起。那時一個諾爾曼人在撒克遜區域內還是不免於危險的。

這巨大的城堡攔住了狄剛的注視，而且比軋軋作響的絞架更使他顫抖。他漸漸看慣了路旁的死人，但是這懸崖上的陰森的堡壘却有些異樣。

牠從北到南的橫斷了道路，在紐亞克有牠的雙層礮台，牠管轄了脫倫特河的兩處重要的渡口，要是誰領有了牠們，就可以將英格蘭切成兩段。像甚麼惡毒的吸血鬼一樣，牠蹲伏在牠的岩石上，吮吸着地方人民的血。這岩石除了一面外，其餘幾乎都是陡峭的，沒有一個人能夠攀登上去，軍隊是更不用說了。一塊可通行的狹長地被濠溝、吊橋、和堅固的壁壘保衛着。

有時人們低聲的談論到有這麼一天，城堡會場倒地，牢會開放，把那些在獄中磨折了的盲目的受難的人放出來。但是他們絕望的談論着這個，好像他們在談論着世界的末日一樣。

要是有一天這城堡倒了，那就會是世界的末日，酷刑和暴虐的舊世界的末日……這時，狄剛已經達到了城門。

當他走近城牆的時候，他不免感到興奮。他從前沒有到過腦廷海姆，雖然他聽到過牠的奇蹟，於是不管他使命的危險，他決心快樂一番。

同時，說不定在所有城裏人的陌生面孔裏面，有誰會認出他是從奧克斯登逃走的孩子，於是會大聲叫喊起來。

他們盡力的把他化了裝。他穿上一套學徒穿的衣服，儼然是一個正當的小城裏人了。他破天荒的梳理了他的頭髮，單是這個就足夠瞞過任何看慣舊日的亂髮的狄剛的人。羅賓已經告訴過他一些應該說的話，要是有誰問他關於紡織或是他老板的時候。

有許多旁的人們走進城來，他在森嚴的拱門之下走過，並沒有遭到盤問。他走進石子街，這才鬆了一口氣。在這麼一羣人中問是沒有誰會認出他來了。

開頭他非常狼狽，他踉蹌的走過窄狹的街道，周圍奇異的聲音和景色使他耳亂眼花。他衝撞了幾個人，飽受了惡罵，絆跌在一隻狗身上，於是陷入一堆馬糞裏。這之後，他才開始留意到他在向甚麼地方走。

街道的兩旁開着店鋪和貨攤，像他那麼大的孩子向這個那個呼喊著，好像他們具有銅製的肺一樣。狄剛站住向一個小孩望着，那小孩正端着一大盆熱氣騰騰的牛排。

『你要甚麼？』學徒呼喝着，把肉伸到他鼻子底下。

『呃！』狄剛口吃的說。

『你要甚麼？』少年咆哮起來。

「噫——不要甚麼。謝謝。」

「誰都看得清楚，你是買不起牛肉的。」他的質問者反唇相譏。

狄剛漲紅了臉，捏住他的拳頭。隨後他羞怯的猶笑着，繼續趕他的路。在他的貴重的信件沒有交到之前，他是萬不能從事於格鬥的，那樣說不定會被逮捕。

再站立片刻都是最有利的。他相信他是被那些喧鬧咆哮的孩子包圍住了，都想把東西賣給他。他自生以來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喧嚷。他們簡直像一羣獵狗呢。

終於他走到了週日十字架，教堂下面靠山的一塊空地，小販和商人，賣廉價品的人和農民，他們每天都集合在那裏來出售他們的貨品，向這個那個叫喊着。附近就是鵝門，一會兒以後，他已經在織工湯姆斯·普爾老板的屋子裏了。

「你是替尼克夫勒啟老板來送封信給我的，是嗎？」

這織工是一個胖胖的，快樂的人。他雲着眼，當他走上來迎接狄剛的時候。他把他引到後面的一間房間裏，拿出一個細口的酒瓶來。

「你這樣年紀好喝酒了嗎，呃？」他問，露出牙齒笑了一笑。

「自然！」

這孩子喝乾了一杯苦澀的紅色的酒，竭力想不為牠的苦味而變動臉色。一種愉快的發熱擴張開來傳遍了他的身體。

「我想這類東西你在瑟吳德是難得吃到的，——在門斯斐爾特，我是說。」這織工



用另一種微笑更正他自己的話。『也嘗嘗這個吧。在腦廷海姆像我們一樣生活的人並不多，但也並非我們不生活得比人家好一點就不行。』

狄剛從他的荷包裏拿出信來，他的老板把牠放在桌上鋪平，他慢慢的讀，他的濃密的眉毛皺着，他的長長的手指慢慢的指畫着字句。狄剛不認識字，只呆望着，而且詫異着這些黑劃和黑線怎麼可以把羅賓的話傳給織工的。

『沒有旁人看見這個嗎？』普爾老板急切的說，當他終於看清了這信，把牠藏進自己的皮包的時候。

『沒有。』

『好。你知道這事嗎？』

『稍爲知道一點點。說是要發生甚麼騷動了，會嗎？』

『示威。』織工糾正他的話。

狄剛顯得很困惑。普爾老板大笑起來。

『要是騷動，那是地方官的過錯，不怪我們的事。市鎮裏的誠實小商人和工人要召集一次會，我們有所控訴。主要的是要求釋放我們的幾個鄰人，他們被地方官關在牢獄裏——』

『關在城堡裏面嗎？』這孩子屏息的插入說。

『哦，不是的。在那裏面我們就再不能救出他們了，他們是關在市鎮的牢獄裏——』

並沒有犯別的事，僅祇是對政府發出了一點怨言。」

「那末我們去釋放他們嗎？」

「哦，不！」普爾老板向他丟了一個眼色。

「我們祇是請求親切和藹的地方官來釋放他們。可是說不定當他看見我們都集在他的屋子前面，我們中間的有些人還順手帶了鐵鎚和斧頭——」

「他會屈服嗎？」

「也許會，也許不會。多半他會吩咐他的軍隊出來。」

「那末怎樣？」

「要是羅竇灑到市鎮上來，他們就可以得到比他們所預期的更多的東西。」

那晚狄剛同了這織工去參加一個會議，這織工答應了供給他住宿直到示威的一天為止。會議是祕密的，是在沙石的洞窟和孔道裏舉行的。那些洞窟和孔道，像羅馬的墓穴一般，在市鎮的下面蜿蜒着。

普爾老板自己的地下室也祇是洞窟，有些地方是弄光滑了的，刮平了而且裝配着門和階級。借着火把的光，織工引他到最裏面的一個角落，搬去了一些桶，於是露出一個洞口來。

「這是我的後門，」他笑嘻嘻的說，「有時候很有用處的呢。」

狄剛緊跟着他，注視着他脚底下的地面，當心陷進突如其來的裂口裏。這次穿過地

底下的旅行是非常奇怪的。想到在他上面，經過許多碼堅固的棕色岩石和地面，人們正在街道上月光底下行走着，覺得奇怪極了。

這織工是怎樣辨識路的呢？在狄剛看來，這地方簡直像一個蜂巢，每隔幾碼就有新的孔道和洞窟。但是他的嚮導却毫無躊躇地大踏步的走着，從沒有轉錯過彎，從沒有狐疑過一分鐘。

『還有很遠嗎？』孩子低聲問。他感到好像洞裏的老鼠一樣被踐踏着，覺得很憤恨。他情願犧牲一切，祇要他能夠抬頭再看到樹梢和星星。

『我們到了！』

他們閃着眼，走進一個大洞窟，牠的頂高聳到望不見。有二十個人已經聚集在那裏，而且有幾乎同樣多的火把插在裂縫裏來照亮這會場。

普爾老板在會議上宣讀了羅賓的信，而狄剛還是差不多一半都沒有聽懂。人們很急速，很憤慨的談着，有時候切斷了別人的話，有時候互相爭論着。從沒有聽到過用這種語氣來談論國王的，那怕在強盜們中間，因為他從小就尊敬國王的，所以他開頭微微感到驚駭了。但是他立刻覺察到這些人所講的是實情。國王和男爵們對人們同樣沒有用處。要是除掉了他們，和他們的戰爭、租稅、自私的遊戲，大家日子就會過得好多了。

狄剛一向以為城裏人日子過得比鄉下人好，但是他現在知道他們是不相上下的。如果店主或工人賺錢比農民多，那不過是國王更要得他多些。

他一向還以為這是諾爾曼人的過錯。現在發覺了諾爾曼人也有窮的，正如撒克遜人有富的一樣。問題是在金錢和權力，不在族名。

「你們不覺得嗎？」一個黑黑的馬勒匠微帶法國腔調說，『不到我們聯合起來去對付男爵們，我們的困苦是永不會終止的。他們愚弄我們，唆使一羣人去反對另一羣人，而當我們自夥累扭打的時候，他們却坐在他們的城堡裏嘲笑我們。這不是諾爾曼人對付撒克遜人，而是主人對付衆人。』

『是的。』普爾點點頭說，『這正是他們的詭計。』

『一種老法子。』一位從牛津來的青年學者插入說，『*Divide et impera*』。

『這是甚麼鬼意思？』馬勒匠咆哮着。

『是「分而治之」的意思。』學者昂然的說，『這是拉丁文。』

『拉丁文解決不了我們的困難——也打不開牢獄的門。現在我們得計劃……』

頭愈挨愈攏，聲音漸漸降低，直到狄剛在光滑的岩棚上打瞌睡，再聽不清楚說的甚麼話，

火把發出濺沫聲和濃黑的煙，慢慢燒完了。會議仍繼續進行，不顧漸漸增大的黑闇。被長途的旅行和市鎮喧囂弄得很疲倦，狄剛熟睡着了。

x

x

x

## 人民的呼聲

橫過腦廷海姆的廣大的市場，是一坐矮矮的城牆，將諾爾曼人的區域從撒克遜人的區域分隔開來的。但是今天除了緊靠城牆的人們以外，誰也不見城牆了。在兩邊，憤怒的人羣慢慢湧來湧去，蜂擁着，吐着怨言。

蒼白的臉，有的驚慌，有的好奇和熱烈，從臨着廣場的各排屋子的窗裏和陽臺上窺視。

再前面一點，再隔得開一些，城堡和牠的巉巖好似遮蔽了整個的西天。牠的高傲的旗幟陰暗的飄動，宛如兇惡的掠食鳥的翅膀，在市鎮上面翱翔。但是今天沒有誰担心着城堡。

「一——二——三！」粗魯的馬勒匠吆喝着，站在市場的城牆頂上。成千成萬的聲音一致的高呼着：

「我們——要見——地方官！」

狄剛和他的朋友那織工分了手，鑽過人羣，直到他接近中心。他一隻手抓住一枝棒，另一隻手拿着他的獵刀柄。他可以看見他的鄰人們大都用各色各樣的方法武裝起來了；屠夫們帶了他們的刀，鍛工們帶了他們的鐵鎚。每個人至少有一根棍，快要出亂子了。

『我們——要見——地方官！』又有這樣的喊聲起來了。

狄剛沒有認出瑟吳德來人的臉孔，但是他知道他們都在他周遭，用小販和香客的破衣改了裝。當信號發出來的時候，箭會從不知道甚麼地方出現，而國王的軍隊就會像國王的鹿一樣輕易的倒下去。

那宏大的吼叫的最後一個字的聲音剛一消失，羣衆中間立刻降臨了突如其來的靜默。像森林裏的火一樣，消息從一個嘴唇傳到另一個嘴唇。地方官到了！

狄剛踮起脚尖站着，伸長了他的頸子。

一隊排成雙列的矛兵，慢慢的從靠諾爾曼區域的城牆的那邊穿過人羣走向前來。人們憤怒的朝後退，那些頂挨近矛兵的人並不急於要讓他們肋骨中間嚼那矛尖的味道。『停步！』一個軍官吼叫着。雙列的矛兵轉過去，向後退，於是橫起他們的矛，留出一條空闊大路，被兩行刀鎗防衛着。地方官騎了馬跑來。

他在城牆邊勒住馬，瞪視着站在城牆頂上的馬勒匠。他們通了話，但是很少人能夠聽出說是甚麼。

突然，那鐵工回轉身來，向等待的人羣叫喊道：『朋友們！』

發出了激烈的吼叫。當那吼聲消失時，他迅速的接着說：

『工友們，不管你們是諾爾曼人或是撒克遜人——伙伴們——』

廣大的人羣又一次叫出了他們一致的呼聲。

「地方官不肯聽我們的要求。儘管窮人們挨餓，而富人們却吃得病了——誠實人說出了這話就要坐牢——」

最前面的兩個矛兵，得到地方官的信號，對他刺來，但是他敏捷的跳開去了。兵士衝向他面前來，他祇是爲了要在跑入衆人中安全地帶去之前，還發出一次最後的叫喊。

「打到牢獄去，我的好朋友！」

打到牢獄去！

突然，大家又像發瘋了一樣的叫喊起來。人羣向前洶湧，把狄剛也捲了去，他好像激流裏的一根小樹枝一般的微弱，棍子和旁的武器在頭上飛舞。

於是人羣又湧了回來，狄剛跟他們一道，連氣都幾乎閉塞住了。

我沒有知道戰鬥是像這樣的，他受傷的自思着。我不能夠抽出我的刀，我不能夠舉起我的棍子，我甚至望不到敵人。我被擠得那麼緊，好像裝在桶裏的魚一樣。

一兩分鐘以後，他才能夠爬上城牆去看個究竟。

慢慢的，戰鬥一步步進行着，人們在兵士們無情的矛尖之前倒退下去。羊毛緊身衣和皮護胸抵擋不住這樣的武器，而棍子不能在鎧甲和鋼盔上發生影響。像一隻受傷的野獸似的吼叫着，羣衆在整然的行列之前退向後面去。

廣場的一部份已經空出來了，這裏那裏的留下一個屍體，或是一個受傷的人在爬開去，不是鎖骨碎裂了，就是四肢流着血。地方官騎了馬在他的軍隊中跑來跑去，嚇使他

們再向前追擊。

「鞭他們到他們的狗窠去，這批狗！」他憤怒的翹起他的鬍子——恰在這一瞬間，一只蛋在他頭盔的鼻覆上撞碎了，撒滿了一臉。「捉住那個擲蛋的傢伙！」他尖叫着，「我要他今晚在空中跳舞！」

羅賓漢在那裏呢？

熱切的視線到處張望着。他允許了來幫助的，而再隔幾分鐘就會太遲了。羣衆會擁擠到狹窄的街上去散開。

突然一聲號角響，狄剛的心都跳了，他懂得這個音調。

六十個人奔向城牆來。他們看去活像來趕集的誠實的鄉下人——一個或者兩個，甚至穿戴着鄉下女人的裙子和頭巾——但是每個人的左手都拿着一張六尺長的弓，在右手裏拿了一枝二十七寸長的箭。瞬息間，每張弓都彎了，鵝毛的箭尾拉到每個強盜的耳朵邊。

羣衆不知不覺的稍稍退向後面去了，在嚇慌了的兵士之前讓出了一塊空地，現在可以安心射擊了。

「讓我們安然的通過，」傳來了羅賓漢的宏大的，鐘一般的聲音。「要不然——」

「進攻！」地方官怒喝道，策着他的馬衝向前去。

「射擊！」強盜還答。



六十根箭桿一剎那在太陽光裏閃耀着。牠們在鐵環甲和鋼盔上連響着，有的射穿了鐵環，有的射中了沒有遮護的臉和手脚。好些兵士撲倒在地上，全行列動搖了，胆怯的瞪視着已經扣在弦上的第二發的箭。

馬勒匠的機會來了。「打倒牢獄去，伙伴們！」他又大聲叫喊起來，羣衆又一次捲向前去。

兵士在第二發箭之前心驚胆戰，一下子就被擁上來的人羣包圍住了。壯健的手扭住了他們的矛，孩子們把他們絆倒，有些從後面跳上他們的背。他們沒有拙他們劍的餘裕，他們束手無策而被壓服了。

打到牢獄去！

狄剛順着急潮前進。他們像高潮一樣洶湧過廣場空虛的一端。地方官還是多少被他的蛋蒙糊了眼睛，被推在一旁。他那受驚的馬用後腳站起，有奔跳之勢。他目前唯一要緊的是要騎隱在馬上。

鐵棍和斧頭多到不可勝數。一分鐘的工夫打破了牢獄的門，再一分鐘把那些臉色蒼白但是帶着笑容的犯人們放到露天來了。他們有足夠的智謀立刻退避。

一刻都不差。發出叫喊聲：

「馬隊從城堡裏開來了。當心！」

從修道士巷——由市場到城堡的一條曲折的路——傳來了馬蹄雷鳴似的響聲，以及

嘈雜的馬具和武器的刮辣聲。

「好了，孩子們，我們目的已經達了，」馬勒匠呼喊著。「現在回家去吧，白白被砍破腦袋沒有意思。」

「回瑟吳德！」羅賓漢從近邊什麼地方喝着。

狄剛跟了其他的人跑。馬隊追擊着，瞄準了矛鎗，兇狠的長劍揮舞着。羣衆不可思議的混成一片，消失在橫街小巷裏，躲在拱門和有遮簷的側道上，跑進了馬隊不能追到他們的地方。不時從柱石後面飛出一支鵝毛箭來，於是一個騎兵就跌倒在石子上，強盜們竭力掩護着城裏人退却。

有一個騎兵向狄剛奔來，他的長矛瞄準了他的胸口。狄剛溜到一個突出的陽台下，但沒有用，矛鎗還是可以刺到他。他斜眼一瞥，看到一扇通到一條小巷的拱門。當發亮的矛尖突到他面前的時候，他低頭閃避過，從石路上很快的逃走，好容易脫出了險境。騎兵竭力想追，結果祇是碰了自己的頭，於是掉轉馬來，咒罵着，搜那容易找一點的犧牲品去了。

狄剛發現自己已經在空街的歧路上，那裏是他以前從沒有到過的。他的視線碰到了窗扉緊閉的空屋。到北門去的路也沒有人可以問，而他是非得立刻到那裏去不行的。

他轉了一個彎，跑到另外一個拱門下面，發見自己走到了一條不通的路，於是再試。寶貴的時間，決定生死關頭的時間，竟耽誤了。

他爲甚麼不緊緊的跟着強盜中間的一個，阿倫或者麥區或者羅賓漢自己呢？他是這樣急切的想要站在一切事件的前面。他真是一個小傻瓜，該吃腳尖。

噢，這裏是一條他還記得的街道！謝謝上天，這條街會把他引到城門去的。

他快步的走，却不敢跑。現在馬隊正在上下馳騁，詰問着甚麼人，抓住甚麼人。要他們不注意他才好。

他轉了最後一個彎。烏拉！門是敞開的。

當他擠上前去，就在他眼前，門在開始關了，太遲了，他飛奔上去。在門砰的關上的時候，他還隔幾碼。他覺到他已經陷在城裏了。

同時，一個騎兵掉轉馬來，正面睜住他——這就是剛纔追他的那個人。

### 在敵人手裏

祇一眼，這人和孩子都認清了。

兵士大叫一聲，用腳跟踢着馬腹，但是在這牲口還沒有從驚惶中恢復過來的時候，狄剛已經回轉身來逃到了街上，馬蹄的聲響和加入追趕的別的人們的叫喊緊緊跟在他後面。現在矮的拱門已經救不了他。低垂着頭，在狹窄的巷裏轉彎抹角。他逃跑，時時刻刻等待着當那落在他頭上的刀鋒。

他迷失在這生疏的市鎮裏，還有甚麼希望呢？幸虧這裏是撒克遜區域，他的追趕者對於這地方並不比他熟悉多少，要不然他們一息息工夫就擒住他了。

不通的巷子！這一回再沒有機會跑轉去了，叫喊聲是愈逼愈近了。他背向着無孔的牆壁，抽出他的刀子。無論如何要決戰一場。

突然在巷子側邊一座屋子的高處，窗扉開了，一隻長長的強壯的手臂向着他伸下來。

『抓牢，跳上來！』一個急切的聲音嚇聲的說。

沒有站住想一想，狄剛抓住那伸來的手就跳上去。在可怕的瞬間，他搖盪着，他的腿無力的擦着牆壁。他確信他快要落入敵人的手中，但是那陌生人的把握具有驚人的力量。狄剛被拉上裏面去了，他前仆黑黝的房裏，窗扉在追兵闖入巷子之前砰的一聲關上了。

『趕快，他們會搜查所有的屋子』

再沒有多講甚麼話，那人領他走下一段階梯。狄剛發覺自己在一個像普爾老板那裏一樣的地窖裏。這裏也一樣有一個隱祕的出口，通到天然的洞窟去的。

『跟着箭頭走。』那人說，『牠會引導你到校台山那邊的洞窟去的。這樣你可以找着你的路了吧？』

『是的，謝謝你。』

『可是當心——要注意有一根橫線的箭頭，如果沒有，那就是空的。』

『我知道。』

『祝你好運。』

抓住他的火把，狄剛出發。這是夠容易了。現在他知道了牠的祕訣，隔不了幾步就有箭頭刻在光滑的岩石上，牠們大部份都有一根橫綫畫在上面。但是間或橫線沒有，一個光光的箭頭指示着死路或錯徑，即使敵人偶然發覺了箭頭的線索，他也決不會注意到記號之間的些微的區別，而終於會迷失，或甚至死亡，徒勞心血而已。

人們說，千百年前腦廷海姆的最初的人們就住在這些洞窟裏。牠們還是用作地下室和貯藏所，而且（現在狄剛有理由這樣相信）也還有別的用途。整個市鎮都建築在龐大的地下的迷路上面。

他希望死在那裏的人不要在那地洞裏作祟……這念頭使他發抖。他更加快步的顛蹶走去，熱望着走到那另外一端的露天裏。

現在，甬道轉向山下去，他謹慎的摸索着他的路，他的脚在沙地上擦過，有時偶然踢着個小圓石頭，小石頭飛到黑暗裏，惹起了回聲。

突然，在一個石頭這樣從他的靴底飛出以後，他慌忙停了步，恐怕得窒息了。

他的耳朵本能的等待那石頭再落下來聲音——聲音沒有發出來。

於是，停了一會，從下面很遠的地方，來了一聲低低的『撲通』——像是什麼東西投

在水裏了。

他衰弱的搖抖了一下，於是毅然地跪了下來，匍匐的摸索着每一寸路。再過了兩碼，甬道截然的在潮濕的空氣和空地裏完結了。

他舉起火把向兩邊看，橫過地面，有一個深淵，他聽見慢慢的拍着巖岸的水的不快意的潺湲。

顯然，他認錯了箭頭。他一定跟了沒有橫畫的一支。他詫異在他之前有多少闖入者，也同樣弄錯了，而現在躺在這深淵底下呢？

他應當回到他離開正路的那個地方去。他的火把快要點完了，想到他會被拋棄在黑暗裏，他是非常的難堪。他儘快的退了回去。

但是在一個相反的方向找那箭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是畫在石頭上去指點人們從城裏逃出來的。而他得回轉身子來尋找牠們。迅速是不可能的了。

『從油炸鍋裏跳到了火裏。』他獨自喃喃的說。

想起油炸鍋，想起今晚在瑟吳德地方的豐盛的晚餐是很愜意的。這個鼓起了他的勇氣。

這裏的這個地洞，他可以賭咒他從沒有到過，他絕望的環顧着。從這裏引出了五條甬道，他的火把的快要熄滅的火焰再也沒有照出一個箭頭，不論是假的或是真的。

『與其被活埋了，不如吊死罷。』他又喃喃的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只好喃

喃。

他開始用他的小刀劃着自己的記號。這樣，至少免得再度跑到這同一的甬道裏。常常的，他從地洞裏出來，不過是又回到地洞裏。沒有出去的路嗎？

一定有的。他是從外面世界進來的，他可以回轉去的。

帶着沮喪的心情，他記得，就是他尋到路再度回到地下室，出口是被巨大的桶塞住了，從裏面，他是無法移開的。他就是叫喊好幾天，搥打了好幾天，怕也沒有人會走下這地窖來，聽到他的。

無論怎樣，他都尋不着回去的路……火把就要燒完了……他快要連他自己的刀劃的記號也看不見了。一個人過多久才會餓死呢？

火把拚着最後的力，忽然閃耀，燒了他的指頭。他咒罵着，丟了牠。一息息工夫牠還在沙地上照亮了一個圈圈，於是化爲紅欲，漸漸的熄滅了。

剩下的祇是黑暗。

絕對的黑暗。

狄剛想，他不是要依照他過去的教誨，求救聖者呢。他很久沒有向他們禱告了，因為他們不見得十分的好。當他母親和他們所有的人快要餓死的時候，他常常向他們祈求麵包，可是聖者們連一塊麵包皮也沒有給過他。聖者們毫無用處。不，如果他終於能夠活着出去，那是他幸運和他自己的努力。

如果他終於能夠出去的話，在瑟吳德，他會告訴他們大家一個怎樣的故事呵！

慢慢的，小心的，他在另外一條甬道上摸索着路。他的脚下沙沙的響，好像踏斷了一具骷髏的筋骨樣的什麼東西……什麼圓而沉重的東西滾在一邊，格格格的響。他咬緊牙關，繼續向前走。

他從無盡的複道和洞穴中顛躓的前進，好像有好幾個鐘頭了。有時，爲了避免碰着他的頭，他得彎着腰；有時，巖石的頂高高的屹立着，他的向上伸去的指頭尖也觸不到。有一次，他涉過一道地底的河流，齊膝的深，冰一般冷。他懷着希望的順着溪流走去，知道牠遲早要流到露天下面去的，可是牠突然流到了一個巖石的拱門下面，中間祇有一兩寸的空間。那樣再去會要淹死。

他離開腦廷海姆時是下午，現在一定是夜裏了，也許已經是另外一天了。好像有了一生一世一樣。他是這麼疲倦了，他可以躺着睡去——要是人能夠在這樣恐怖的地方睡去的話。

他又向前爬，一步一步的拖着他的拘攣的，濕透了的腳，湧着的溪流落在後面了，除了他自己的慢慢拖着的脚步以外，再沒有一點聲息了。

完結了，一定的。像一個在捕鼠機裏的老鼠一般的死去！最好用自己的刀子刺進胸口，縮短這苦痛……

不久他看見了微弱的幽靈一樣的光亮的最初的光芒。



不是真的吧？一定是他弄錯了吧？他是這樣的渴望着光亮，而現在，這完全是他的幻想。

但是當他顛躓的朝前走去的時候，光亮變大了。一陣含着花香的空氣的暖流撲在他的臉上。他可以看見叢林，看見在樹葉之間閃耀着的星星。

兩分鐘以後，他站在露天下面的山邊，深深的吸着傍晚的空氣。月亮升到了馬波利的高峯之上，在幾百碼遠的地方，在曼斯非德路的旁邊，絞刑架軋軋在響。他舒了口氣朝北向瑟吳德走去，那裏的山林的輪廓在銀色的清光之下顯得美麗可愛。

他徒步的走了幾個鐘頭，一面走，一面快要睡着了；但是知道了每一步路都使他和這危險的城離得更遠點，他感到很快活。終於他看見了一點火光閃爍，他離開大路向那裏跑去。

他的一切恐怖和憂慮通通忘了。再聽見友愛的聲音是怎樣的好呵！他的心是怎樣的切望着綠林裏的友愛！

「哈囉！」他叫道。

圍在火邊的人們跳了起來。他認出皇家管林人的制服是已經太遲了。他差一點沒有帶着失望和憤怒叫出來。不管他怎樣疲倦，他原應該小心的。

「這是誰？」一個尖銳的聲音問。

「奧克斯登的小狄剛。」另外一個回答，「我們正需要他。」

他還沒有轉身以前，已經四方八面被人粗暴的捉住了。熟練的手把他的腕反縛在背後，他好像包裹一樣丟在潮濕的地面上。

這一次，他正式落到了敵人的手裏。

## 自由之歌

天很快就亮了。疲倦而拘攣，混身是痛楚，狄剛連腳也拖不動了。但是，使他大大安心的昆管林人並不是到腦廷海姆去，他們走着相反的方向。

他們有六個人，都是淡黃色的諾爾曼人，特別從海那邊的森林來的。他們差不多不大懂得撒克遜話，而他們大概是不會向農民表示任何好感的。狄剛知道訴求憐憫是沒有用的。

他們在大路上走的時候，他們中間的兩個人老是把箭搭在弓弦上，小心的察看着兩邊的矮樹叢，他們知道腦廷海姆發生的擾動，他們也知道森林裏住了逃亡者。

這是一條寬大的路，這條通到北方的要道，法律上規定了路兩邊的相當距離之間，要砍盡樹木的。羅賓或任何同伴的突然埋伏的襲擊是沒有希望的。

無論怎樣，狄剛沮喪的想，他們一定是在好幾里路以外，一點也沒有想到我遭了什麼事的。我是飽經憂患的人了，如果我終於再能夠脫身，我的冒險正是夠多的了。

從昨天起他沒有吃一點什麼東西。有一個管林人，比其他的仁慈一點，給了他一大塊麵包。他們看了他竭力想不用手，開始來吃，都笑他，終於，一半麵包掉在路上，而他總算吃到了的那乾燥的一大口，幾乎把他噎住了。他們走過一條溪水的時候，他們讓他跪着，舐着他可以舐到的水。

現在，太陽升得更高了，路上已經有了其他來往的人。他們好奇的凝望着管林人和這囚徒，有的公然可憐他，有的嘲笑他，但是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做聲。表示同情是不聰明的，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願笑。

商人走過，牽着他們馱貨的馬和驢的繩子，載着波華力的杜松子酒和斯丹姆虎特的粉紅衣物，雪非德的刀和傑雪爾的鹽、羊皮、醃的雪魚、甘草、和百來種其他各樣不同的商品。

托鉢僧走過，有的停了步，照着他們的始祖聖法蘭西斯的吩咐，替俘虜做一回禱告。狄剛鄙棄的嗤一嗤鼻，他不需要什麼禱告。他想起了塔克和尚的行徑是何等不同，這位快樂的法外人嫌惡的離棄了教堂，加入了強盜的隊伍。塔克曾用他的旋轉的大棒襲擊這些管林人。

也有遊方僧，這是一些困頓的男女，他們毫無益處的從一個地方奔波到另一地方，希望他們走倦了，走死了以後一定可以進天國。有的正走向北方的大漢姆的聖卡斯特報特神廟，有的是到南方康特撥利去，還有一些人是打算到羅馬，到耶路撒冷去的。

「噢，是的，他們在鄉下遊行。」一個管林人說，「大漢姆和干託拔利的人民憑着他們有福了。」

在路上也有小販和乞丐，一些好像怕破人阻止似的偷偷走過的襤褸的人羣。在一座小山頂上，他們看見了一個這樣的拖泥帶水的人蹲在草上，彈着豎琴。

「早安！」他們走近的時候，他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叫道，「你們是什麼人，像一隊兵一樣的衝過？」

「皇家管林人。你是什麼人，判官先生麼？」

豎琴奏者茫然的望着他們，他們看到他是一個瞎子。他笑了笑，又低頭俯就着他的豎琴。「人人都知道我。我是豎琴家哈爾。我在帝王的前面演奏過——」

「那末，在我們的前面演奏吧。」管林頭目高興的說，「在我們的前面，我是說，我們需要一種進軍的樂曲。」

「很好，我正跟你們同路。」

豎琴奏者跳了起來，在他們的前面一跳一跳的走去。他的彎曲的身軀，和靈敏的鳥一樣，臉面的什麼地方——雖然大半被塵埃和污穢掩蔽了——狄剛似乎有些熟悉。但是他記不起以前是不是看見過這位豎琴家哈爾。

的確，他是一個奇異的演奏家，在他的音樂的調子上，這孩子又想，他發覺了他模糊依稀記得的什麼東西。他在他的腦筋尋思着，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他曾聽過這音

調。

這瞎人唱着諾曼蒂的戰歌和普羅文斯的情歌。他奏着從西班牙來的摩爾族人的樂曲，和那從德國來的深沉的旋律。他好像要從他的弦上拉出神奇，而管林人們差不多要在路上跳起舞來了。

於是斂琴家開始用一種純粹的腦廷海姆雪爾地方的土話唱一支歌，這歌詞除了從諾爾曼來的諾爾曼人以外，英國南部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可以聽懂。這是狄剛自己的民族的言語，他留心諦聽。

『勇敢點，孩子，不要怕危險。』

突然，斂琴家這樣的唱。狄剛的心臟劇烈的跳動，他凝望着在他旁邊搖搖擺擺走着的瞎子。但是這人一直朝前面看，他彷彿覺得這雙看不見的眼睛更加逼近了的對他霎着。這一定不過是孩子的幻想吧！

『不，不要瞪着我，』

歌人繼續的唱

『我要在我的小歌中告訴你，

不久你就要自由。』

阿倫·愛·達爾！狄剛真要安心的叫起來了。他注意的諦聽着下面的詩句。

『這些外國傻瓜，

不懂我唱的一個字，  
祇要他們能夠聽到韻律，

呵，叮玲玲！」

狄剛笑了，做詩同時想計策是很難的。阿倫又彈着豎琴，愉快的唱了。

「慢慢的走，裝着跛子，

那使我有時間

先到前面，佈置計劃——

滴瑤姆，滴瑤姆，滴克萊姆。」

「滴瑤姆滴！」一個管林人笑着說，「撒克遜語是怎樣鬧玩笑的話呀！」

「不准唱了。」頭目粗魯的說，「我們聽夠了。我們聽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

「我告訴你，」豎琴奏者鞠了鞠躬說，「這很有意思，很美麗的意思呀。」

正是的，狄剛自言自語的說。但是管林人一定要他唱一隻另外歌詠少女的法國歌，

而他們得趕他們的路。

在下一個轉彎的地方，阿倫茫然的四圍看了一下，問道：「到曼斯菲德的路是在這

裏分叉麼？這是我的路，先生們。」

他們給了他一個小錢幣，他感謝的蹣跚的走了。當他走出了他們的視線的時候，他

立刻伸直他的背，像一隻野鹿一樣的跑過森林。

管林人帶着他們的囚犯，一直向北方走去。狄剛想起了他被囑咐的話，他開始拖延。他的倦憊，並不全是假裝的，因為他實在沒有睡覺，而且是精疲力倦了。他準備同時也裝做跛子，在以後的幾里路上消磨很多的时间。這樣可以給阿倫一個佈置的機會，但是他不一定能夠找到夠多的強盜對管林人來一個公開的襲擊。羅賓和大隊現在一定在遠遠的前面。

不過，還是有一線以上的希望。同伴們從來沒有捨棄過他們一個伙伴。狄剛雖然是孩子，可是已經和他們很相投契了，特別是和阿倫。阿倫一定會想法的。

他像一個狐狸一樣的狡猾。他的裝假可以瞞過他的最好的朋友，欺瞞六個管林人。他一定不成問題吧？事情很久沒有這樣有希望了。

『快一點走，你不能嗎？』管林頭目嚴厲的說，『中午，我們要趕到一個村落，要是你能夠走得快一點的話，在那裏你會有點東西吃。』

『我不動了，』狄剛喃喃的說，在滿是塵埃的路上一步一拖的走。

『走！』他們拖着他的肘向前走。

在熾熱的太陽下他們向前走去。不久，他們中間的一個向後看了看，叫了起來：『後面來了一羣騎兵，一定有一百。』

大家都回頭一看。

『這是德恩柯制服，』另外一個說，『也許是羅夫爵士從十字軍東征回來。』

『是的。』管林頭目慢慢的說，『一百，呃！而他們以為他帶了三百人出去呀。』狄剛的心臟跳得很利害。在這一隊急遽的走近的人馬中，也許有他自己的父親。關於他自己的困境的一切念頭，在再見他的父親的希望中被遺忘了。

馬隊近了，羅夫爵士走在前面，他穿着黃色的外衣，衣上有一隻深紅色的鷹——人們說他的顏色是『血液和黃疸病』。他們又說，他的脾氣也煊染着同樣的色彩。但是在這時候，在他高高掀起的帽簷之下，他的蒼黃的臉上正浮着微笑，而且當他傾聽和他並馳的一個人的說話的時候，他露出了他的黃色的馬齒笑着。

管林人和他們的囚犯避在路的一邊，恭敬的站着讓這縱隊走過去。

羅夫爵士走到和他們並排的時候，狄剛大吃一驚，他看到他的同伴就是管事威廉先生，他一定是出來迎接他的主人的。在那時候，管事恰恰朝下面望，他的肥臉輝朗開來。

他很快的對羅夫爵士低語了幾句。騎士舉起他的武器作為號令，於是整個的縱隊勒住了馬。

『管林人，』他傾向前面，說道，『你那裏的孩子不是我的一個農奴嗎？』

『是的，羅夫爵士。奧克斯登的狄剛，爵爺。』

『唔，他是一個逃奴。』騎士在一個醜相的咆哮中露出他的牙齒。『我要他。我要收拾他。』



『但是，爵爺——』  
『把他關在德恩柯堡的地牢裏更要穩當點。他是再也不會破壞森林法的了。』  
狄剛恐佈的聽着。這就是說阿倫所能佈置的任何計畫都壞了。這一回他是的確完了。

### 鐵錘與鏟刀

羅夫爵士睨視着管林頭目，但是這人也還他一個凝視。狄剛可憐的站着，等待他命運的被決定。

一進了德恩柯堡，他完全絕望了。羅夫爵士有一種處治逃奴的辦法……去警戒旁人。他一走過吊橋，城門的鐵閘就要關上，瑟吳德的一切強盜再也不能救他出來了。

『我很抱歉，爵爺，』管林人說，『首先要按照森林法治他罪。以後——』  
『但是我告訴你——』騎士咆哮着。

管林人固執着自己的意見。敢於和羅夫爵士爭執的人是很少的。狄剛第一次喜歡管林人。

『我是皇家的人，皇家的審判應當首先辦完。』  
『我要捉他又怎麼樣？』

騎士意味深長的看一看他的從人，最接近的從人熱心的在聽着這對話。他們看到有一個和這羣管林人作戰的前途，他們的眼睛發亮了，因為兩個部隊之間絕對沒有什麼感情會決裂。

半打刀手一下子就會被這羣全副武裝的騎隊衝倒。他們一定再不敢去反抗羅夫爵士了吧？

『我是皇家的人，』管林人遲鈍的反覆着說，『我很抱歉，爵爺，但是如果你要干涉我的職責，就是——叛逆，你要受陛下的懲罰的。』

『好好。』羅夫爵士嫌惡的怒罵着，『你可以像律師一樣的辯論，我的好人。現在你帶了這孩子去吧，但是讓我以後取回來——當你處罰了他的時候。而且當心不要把他打得做不得工，做不得苦工。』

『他是要由山林法庭審理處罰的。』他平和的說，『日安，爵爺。』

『日安！』騎士自言自語的說着，策着他的馬向前馳去，整個的縱隊拚命跟着他跑去。

雖然他十分安心了，狄剛還是沒有忘記他的父親。當這長長的隊伍走過的時候，他在行列中尋找他的面孔。

沒有用處，這些人都是從他的村裏來的，許多面孔他都認識，被南方的炎熱晒黑了，而且又被刀留了許多的疤。但有許多記得的面貌沒有看見，他的父親的面貌是其中

之一。當最後一列走過的時候，他再也按耐不住了。他向一個他所認識的人叫喚。那騎兵回過頭來，他的堅苦的面孔現着同情，變得柔和了。

『死了，』他掉過頭來。『他被殺了，在——』

縱隊馳過去，他的後面的話消失在塵埃和遠處了。

狄剛和他的虜掠者一道前進的時候，他忍住了幾點眼淚。對主人們又多了一種仇恨，如果他終於再得自由的時候。

現在，他們正走下一個長坡，在那裏，可以看見露在樹梢上的一個小小村落的屋頂和炊煙。管林人開始想到啤酒，吮着他們的嘴唇。

這想頭並沒有耽擱很久。五分鐘以後，他們就坐在一個客店外面的木凳上了，而他的主人正在分配盛滿了強烈的麥酒的錫質的杯子。幾個其他的村裏人圍着在看，而且有許多對於狄剛的同情和對於管林人那方面的嫌惡的眼光。

孩子的手鬆了一會，他被允許自己去買飲食，長久的斷食以後，他急切吞着他的飲食。而且，如果有一個逃跑的機會的話，他得維持他的氣力才行。

『你們自己不羞嗎，替首領們幹這種卑污的勾當？』

聽到這個突然的質問，管林人都吃驚的抬頭望去。說這話的是村裏的鐵匠，他是一個強健的，紅面孔的人，從他的冶鐵工場走出來，手裏拿着鐵錘。

『你是什麼意思？』管林頭目說，

「哦，你和我都是工人，不是麼？」

「我是皇家管林人——」

「那沒有關係，我們都做工——而且做得很苦——就這樣，我們的主人，才能夠安閒的坐着。」

「這有點叛逆的模樣，朋友。」

「就是這意思。」其他的村裏人發出贊和的嘈雜的聲音。來看熱鬧的村裏人加多了。「這是大家的意思，」鐵工反覆着說，「我認爲我們大家應當站在一道反對上面的人。首先，你得把那孩子放了，他是我們的一個。」

「不要裝傻了把，」管林頭目站了起來。他不喜歡緊緊圍着他的這一羣人的模樣。「再不要談那些話了吧，你得明白，我沒有捕你們，是你們的好運道——」

「好運道！」鐵匠掉轉他的大頭，哈哈大笑起來。「你得明白你沒有動手是你的好運道，法國佬。」他用可以打倒一條公牛的手拍拍他的大腿。

人羣中發出史大的嘈雜的聲音，嘲笑管林人，同情俘虜，還有一種漸漸增大的憤怒。狄剛急切的搜尋着他們的友愛的面孔。但是沒有一個他能認識。且慢！是不是又是幻想呢，還是那盲聾琴家偷偷的在人羣的背後四圍奔走，在這裏小聲的說一句，到那裏推一下呢？

「快喝完吧，孩子們，」管林人迅速的說，「現在，我們要動身了，再綁起他的

手。」

「他們敢這樣！」鐵匠咆哮着。「這是怎麼回事，伙伴們？我們就這樣站在這裏讓——」

他停住了，他的口張着。三枝箭對準着他的心。羣衆慢慢的，惱怒的退了下來。

狄剛看着他的機會在消逝。另一瞬間，他的手又要被綁了。是他的時候了，他應當冒一冒險，希求最好的。

他鼓起他的力氣，突然撲到正拉緊了弓的管林人們身上，像一個連穿九個紅心的鎗彈，他一個一個接連的碰去，被他摔倒了三個。兩枝箭嗖的一聲無傷的射投空中去了。

「抓住他！」頭目怒叫着：

第二個瞬間，他走下來，走到鐵匠的拳頭前面。村莊的街道騷擾起來了。

狄剛的冒險沒有完全得手。他使得押解他的人吃驚了，可是他沒有掙脫。他們中間的一個把他困在客店的牆腳下，一把打獵的刀對着他的喉管。狄剛筆直的，無助的站在那裏，從眼角望着那爭鬥。

隨手用了任何武器武裝着——鐵錘、鐮刀、叉耙等——村裏人歡快的一致行動起來。這地方的人和管林人之間有一種長久的不和，這是報復舊仇的好機會了。

他們雖然人數多，可是管林人的武裝要強得多。因為沒有機會射箭，他們抽出了他們的劍，背靠着牆，站成一個半圓形。狄剛和他們的失了知覺的領袖都在圈裏。

鋼碰着鋼，發出鏗鏘的聲音，這聲音攪雜着雙方的喘息和叫嚷。頭上飛着石頭和土塊，正如打在他們所要打的管林人身上一樣常常打在村裏人自己的身上。連女人們也出來幫忙了，無疑的，這就是投擲的東西很少打中目標的緣故。狄剛的頭上挨了一個土塊，還幸虧不是一個雞蛋。他不禁想起了腦廷海姆的地方官。

管林人中間的一個倒了，他的頭破一個鐵錘擊破，但是他們的頭目清醒了過來，代替了他的位置。

『我們得退進客店，關起門來。』他對他的部下叫着，而他們開始服從的向門邊退去。

看着捕獲物快要逃走，羣衆加倍了他們的努力。一時間，管林人除了忙於招架襲到他們身上的勢不可當的鐮刀和其他的武器以外，一點什麼也不能做了。

『桂！』管林頭目向那看守狄剛的人緊急的叫。『割了那小子的喉頭，來這裏幫助罷。』

『好的。』

這人斜睨着狄剛的臉，用他左手捉住他。狄剛閉了他的眼睛，等待着短刀的一刺，恐怖得僵了。

很久，刀還沒有來。

突然他覺到他的肩上的緊握鬆了，他的面前不再覺到麥酒的氣味了。

他張開他的眼睛，準備承受任何災難，預備看到這人遲遲不動手：祇是爲了要殘酷。但是，就令是這樣吧，桂，這位管林人是遲延得過於長久了。

他靜靜的倒在牆腳下，躺着，死死的，看不見東西的眼睛朝上面覷着，而同時，一塊紅色的大斑點漸漸的在他的短上衣的胸前擴大。

自斃琴家手握着劍，正從他的上面的窗口爬了出來……

「快，桂！」管林頭目回轉頭來叫。

「他要我們代他來了！」阿倫·愛·達爾的聲音應着。他已經把桂的短刀納到狄剛的手裏，像虎貓一般，他們一齊向管林人的後面撲去。

那以後，爭鬥很快完結了。有四個還能夠跑的管林人，跑了——用了一種連野鹿也要妒羨的速度。村裏人趕着他們，送了他們最後的一陣土塊和馬蚤去加速他們的奔逃。他們的弓在他們遺棄的地方躺着，而那天是不怕他們再來了。

「謝謝你，阿倫。」狄剛感謝的喘息着。

「謝謝這些人們，」強盜笑着。「今天，幹這事情的是鐵錘和鐮刀，不是瑟吳德的弓和彎刀。」

「噢，鐵錘和鐮刀，」鐵匠插進來說，「如果大家像我們今天一樣的用他們的鐵錘和鐮刀的話，主人們立刻完了。」

「劍也要完了。」一個女人說，「造成戰爭的是主人們，不是我們。」

狄剛突然想起了他的父親，他點點頭。

『現在，回到瑟吳德森林曠地去吧。』阿倫叫道。

### 救援的酬報

他在外的這個多事的禮拜過後，他回到強盜伙裏的時候，狄剛發見那裏的人數差不多膨漲到七十了。他們中間他認識有幾個是從腦廷海姆的監獄裏釋放出來的囚犯。這些人不敢回到他們的妻那裏，他們的家裏去，他們入了強盜們的伙，一直到比較好的時候到來，他們可以再度從事他們的老的生活的時候。

這是雜亂的一羣，這一小羣沒有主人的人。他們一大半是像狄剛自己一樣的撒克遜農民，但也有幾個僱於替爵爺們打仗的退伍兵；幾個被迫離開自己的城市，隨便什麼地方都不能找到工作的手藝工人；還有一個殺了人逃出了牛津的學者，一個長久沒有向人民傳教了的塔克和尚，和其他奇奇怪怪的人物。

他們大半是從瑟吳德四周的村莊來的；少數是被羅賓漢的名字所吸引，從約克夏跑到南方來的；有一兩個，像和氣的大漢子，小約翰，是從德比夏的高峯林來的；而那些老兵士，大半是些諾爾曼人，他們來歷是沒有人知道的。

至於羅賓，什麼人也不知道他的來歷。他是一個神祕者。



有人說，他是貴族出身，一位真正的伯爵爺。但是如果他們說這話時，被他聽到了，他的黃褐色鬚鬚的深處會浮着微笑。

「一個普通的人做領袖你們不滿足麼？」他會突然變得嚴肅起來問。「如果你們要追隨一個伯爵，你們挑選他們就是——可是你不要跟我一道。有的傻瓜，剛剛失掉一個主子，馬上又找一個。」

狄剛是不管羅賓是什麼人，也不管他做過什麼，要緊的是他現在所做所說的事情。這孩子知道，他是一個爲了人民，反對他們的壓迫者的漢子。

七月化爲了金色的八月，除了裝裝捕獸機，劈劈燒柴和每天的軍營生活的職務以外，很少工作。有時候，他們做做遊戲，比一比箭。有時候，狄剛自己一個人，或者其他一兩個小伙子去散步，在多娃河或其他流貫林間的小溪裏去洗澡。多娃河有一塊美麗的地方，是在這小河寬得成了一個小湖面的地方。那地方圍繞着松林，和一座生滿了蕨草的小山。

有一次，在他們搶劫了幾個富商以後——一宗這樣容易做的買賣，那簡直無須當作是一種冒險——狄剛分到了二十個銀幣。他在半夜裏偷偷的去探望了他的母親一次，給了她十個，要她慢慢的花用，這樣纔免得人家奇怪她的錢的來路。

這是八月中旬的一個悶熱的早晨，他同了他的好友馬爾丁，一個從巴爾斯萊逃來的紅髮的學徒，發現了離小屋不過一哩光景的神仙池，那池注定了成爲又一處大家喜愛的

游泳之所。

很敏捷的他們脫下他們那綠林康布的衣服，跳進被太陽曬暖了的河流裏，在一棵垂下河岸的大橡樹下面互相追逐嬉戲，這一切是多麼愉快，他們竟忘掉了時間的過去，直到空氣漸漸寒冷起來，這才使他們留意到太陽早已消隱了。

「我們曬不乾了，」馬爾丁咕嚕着。「我們應該在還有太陽的時候就上來的。」他們憂鬱的澀着水朝那滿生了蘚苔的岸邊，他們放衣服的地方走去。

「啊啲！」狄剛恐怖的叫起來。

「我們的衣服呢？」

「不見了呀！」

「我們是不是把他們放在這裏的呢？」

他們發瘋似的在對岸的每一寸地上尋覓着，他們的赤裸的腿在尋覓中給蕁麻刺痛。徒然的事。衣服、帽子、弓、刀——一切都無形無踪了。

「一定是甚麼混蛋開的玩笑。」馬爾丁發怒道，「且等到——」

噫！

一枝三尺來長的箭，在距離他的心臟沒有幾吋遠的一棵樹幹上震抖着。

「留心！」

兩個孩子在第二發箭射得更中之前，本能的把身子撲進矮林裏。不一會，在他們的

頭上發出箭穿過樹葉的聲響。

『管林人，』狄剛嚇聲說，『那不會是射着玩的！』

『別響！我們得爬開去。』

他們匍匐着走進了森林的安全地帶。在他們後面已經聽不見追蹤的聲音。天黑下來了，他們的看不見的敵人，很顯然的並不想在近處冒擾亂的格鬥的危險。可是，他拿去了他們的衣服和武器。

『不好了，』學徒悲哀的說，『我們竟弄得像這個樣子回家去。』

『呃！痛得很呵。』狄剛胆怯的站起來，撫摸着他的疼痛的膝頭。

『並且冷得要命哩。』

他們站在薄暗裏發抖，他們的蒼白的身體縱橫着傷痕。在他們赤腳下面，草已經潤濕着露水。

『這樣我們怎好見人呵。』狄剛抱怨着。

『我們總不能在這裏默一整夜呀！』馬爾丁更切實的反駁着。

慢慢的，謹慎的，他們擇路走回家去，有時停了步來確定有沒有人跟在他們。就是處身在這種窘境中，他們還是足夠清醒來記起他們不能向任何釘梢的視線洩漏出隊伍總部的所在。

當他們終於望見了前面篝火的歡迎的閃光的時候，他們想不給人看到的溜進他們的

小屋去 但是沒有用，這一伙的所有的強盜都好像圍繞在火旁或者站在門邊——連瑪麗安也站在她的洞口大笑——兩個孩子就不得不受到這種處罰了。當最後他們消失在自已小屋裏，砰然地關上了門的時候，他們的臉頰都不由得緋紅起來了。

在這裏，很整齊的兩堆，是他們的衣服，弓和箭放在上面。

小約翰開開了門，伸進他那快活的臉孔。

「也許那樣可以教訓教訓你們這些小傻瓜，」他說，在他的戲謔的態度後面有着一種嚴肅的調子。「說不定會碰到真正的管林人哪——」

「他是會瞞得準些的！」狄剛反駁着，吮着他的傷處。

「那當然。」小約翰說，「你身體有些部份，狄剛——當你逃跑的時候——是連一個瞎子也不會射不中的。」

「豬糞！你自己呢——」

「不管我的甚麼吧。快穿起衣服。我們大家在要半夜裏行軍呢。」

在半夜裏行軍！

兩個孩子已經忘掉了生氣。有件興奮的事開始了，想到這，就使他們的血液跑遍了他們那冰凍的身體。祇一會，他們跑出來加入到這圍着火的集團裏，問着關於這事的詳情。

阿倫告訴他：「你還記得有着客店的那個小村子嗎？」他帶着微笑對狄剛說。「那

裏有一個很壯健的鐵匠——」

「是，是！他們把我從管林人手裏救回來就是在那裏呢。」

「對啦，管林人也沒有忘掉哩。」

「難道他們想去懲罰那村子嗎？」

「是的。今晚有一隊人馬要離開腦延海姆。不到天亮，在人們沒有散佈到田野裏去之前就會到。他們要出其不意的來襲擊那村子，吊死那鐵匠，鞭撻其餘許多人，科罰大家無力繳納的罰金——」

「除非——」狄剛意味深長的插入說。

「除非，」阿倫微笑着同意了。「你曉得，我們在半夜裏就要進軍。」

「羅賓怎麼知道這事的？」馬爾丁問。

「一隻小鳥，」警琴師笑了。「森林裏的小鳥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城市裏同樣也有小鳥哩。」

「唔，我們要打得他們落花流水。」狄剛自負的說，「他們有多少人？」

「有二十個來執行這刑罰——」

「噢，那是容易打勝仗的！」

「還有，他們有一百個開赴約克賽的騎兵同行。那一百個兵就要等在那裏看熱鬧呢。」

「一百二十個！」狄剛的臉都沉下去了。

『害怕嗎？』馬爾丁問。

『你自己才害怕呢！那是非常——叫人興奮的。』

雖然這樣，但是這兩個孩子的沒有吃過東西的肚子總覺得有點空虛，當他們在那天晚上同別人一齊排起隊來的時候。這是他們第一次的真正的戰鬥，兩個人都不敢十分確定他會非常喜歡牠。

七十個強盜排成一列單縱隊，幾乎並不比一個人所發出的響聲更大，他們沿着迂曲的小路前進。沒有樹枝折裂的聲音，也沒有樹幹斷折的聲響，當這一連串的影子從這叢林蜿蜒而過的時候。連孩子們都學會了這樣走，幾乎不讓有一根被踐踏了的草洩露出他們曾經路過那裏。

羅賓的計劃，是要在半路上出其不意的襲擊敵人。在他們到那離村子二三哩路的一個地方，如果一切進行得順利，那些復仇的官兵就再也近不得那村子了。即使他們能夠，他們也找不到他們所急要找着的人，因為已經給鐵匠送了一個警報。他會在這些騎兵們到達他的鐵舖之前就同他的朋友到森林裏去了的。

『凡是幫助我們的人，我們總不使他因此而吃苦——祇要我們能力做得到。』阿倫解釋說，『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在各個村子裏的朋友就愈來愈多。』

這時候再也沒有談話了。他們像幽靈一樣的溜過去。沒有露在外面的金屬來接受那透過樹葉子漏下的月光。綠林康布掩蓋了一切的東西，甚至他們的劍鞘。

當他們到達指定地點的時候，月亮已經落下了。那地點是路上的一個斜坡，有一道淺溪橫貫過去，牠的穩，而多石的河床，成爲了一個很好的渡口。這河流穿過一叢一直蔓延到道路的兩旁而沒有像一般叢木那樣被伐除的荊棘和矮林。

這樣，強盜們可以從密叢中射擊出去，遮沒得無影無跡，而溪流所穿過過去的泥地，對於馬匹又是可怕的障礙物。這是一個理想的埋伏地點。

羅賓分派了五十個人在叢林裏，其中一半在路的這邊，一半在另一邊。狄剛和馬爾丁隨着阿倫在右邊。十個人被分佈在後面，狙擊衝過去的任何騎兵；其餘的人埋藏在遠遠的前面，受了命令要一直埋伏到敵人敗退，然後去加速他們的崩離。

命令是簡單的。號角一響就發射。在能達到的儘可能瞄準那些軍官，對於兵士只是爲了自衛才射擊。如果天色亮足了，他們的顏色會顯示出區別來的。

接着是等了一個鐘頭，一個悠長的寒冷的鐘頭，狄剛幾乎感到和他昨天旁晚裸體逃回時一樣寒冷和淒苦了。黎明慢慢的到來了，是一片灰白色的曙光。除了河流的潺潺聲以外，再沒有別的聲音。

終於遠遠的傳來了馬蹄聲，盔甲的叮璫聲！

狄剛像一匹貓一樣的注視着阿倫，完全模仿着他。他一聲不響的拉開他的弓，把一枝箭扣在弦上等待着。還有半打箭插在他前面的地上，以備隨時攔取。

第一個騎兵涉過了溪流。阿倫舉起他的弓，把那鵝毛的箭尾拉到他的耳邊，狄剛同

樣做了……

他必須決定爾準甚麼人。當他決定主意的時候，他的箭頭向各方轉來轉去。

吼！吼！銀號角尖銳，響了。

像四月裏的暴雨一樣，五十枝箭落到了騎者的行列裏，打在鎖甲上，穿過了衣服和皮肉。

人馬混亂的翻轉了。馬匹立起後腳，嚇昏了的騎兵們在地上爬。空氣裏充滿了喊叫和砰礮的聲音。

吼——吼！這次是號聲了，是給兵士們的號令。他們分成兩排向外轉開去，第二次號聲起時，左右一齊衝進叢林去。

『射！——爲了你自己的性命！』阿倫咕嚕着。

他自己的手指決然的閃動着，當他拿出他的箭來，把牠們射進掙扎着的人羣去的時候，狄剛本能的照樣做了。沒有時間來準確瞄準，也沒有時間來區分那兩種敵人。他祇要看見盔甲的閃光，或是聽到矮木的折裂聲，他就把他的箭向那方發射過去。

在十碼開外現出了一個巨大的黑影，在曙光中馬匹和騎者映成黑色，一柄長劍閃耀着……

這孩子的弓弦響了，他看不見箭。可是那黑影在他面前消失了，馬立起後腳，人在溪流裏悻然作響。他的鎖甲上的暗光此合着水面上閃爍着的硬騎。那水（雖然那時候狄



剛看不到）已經慢慢變成紅色了。

碎礮！掃掃！碎裂！

更多的戰馬躍進叢木中，把牠踏倒了。箭靜靜的在這遍地的呼號中射出去。一匹有斑點的灰色馬忽然突破了荆棘的最後的防寨倒了下來，輾轉着踢着狄剛的脚。不一會，牠的騎者也隨着倒下來，可是沒有受傷，而且在舞動着他的劍，這可使狄剛吃驚了。

用箭是來不及的了。這孩子拉出自己的武器來，閃到一棵樹的後面。阿倫，馬爾丁和其餘的人在甚麼地方？他似乎祇是一個人。他在林子裏，同着一個用連鎖甲護身而比他強壯兩倍的六尺來高的武士在戰鬥着。

狄剛瘋狂的衝過去，那人毫不費力的還擊着，並且乘着優勢跳上前去，

那可以了結狄剛性命的一跳，變成了那個人的毀滅。他滑倒在濕草上面，滾到河裏去了。他在那裏掙扎了一會，他的盔甲太重了，壓得他不能夠起來。狄剛原可以很容易的跳下去，把他結果了的。但是殺人不眨眼並不投合他的脾胃，而且無論如何還有更急迫的事情要求着他的注意。他再沒有工夫看那個人了。

馬爾丁正在和另外一個下了馬的人廝殺着，幸好那個人的右臂受了傷，所以不能用全力來揮動他的劍。狄剛大喝一聲跳過去助戰，把他的劍砍到那個人的頭盔上，他倒下去了，狄剛心想這時候馬爾丁足可以應付，便再拿起了他的弓來。

已經用不着牠了。森林裏空洞而且寂靜，祇是到處有些呻吟着的人。他跟着別人跑

到路旁去，恰好趕得上看到那隊伍瘋狂般的逃回腦廷海姆去的騎兵的尾影。

除了些少的劍傷以外，強盜們這邊沒有損失，因為祇有少數的騎兵達到了肉搏的距離。他們那邊受創很重，道路都被戰跡弄凌亂了。

遵了羅賓的命令，強盜們收集起所有的武器和盜甲。許多人顯得驚異，因為以前從來沒有這樣作過。這些強盜憑靠着弓，短劍和鈎刀，拿了矛和盜甲是沒有用的。

『我們說不定會需要牠們——將來有一天。』羅賓深思的說；阿倫點了點頭，好像他至少知道是那一天似的。

『把這些拿去給我們的那位鐵匠朋友。』這盜魁繼續說，指着那堆收集起來的武器，分派了幾個人送去。『告訴他把這些藏起來，等待時機，等待時機。』羅賓對自己的祕密的思想微笑了。『並且告訴他，在我們能夠把守住這條路的期間，村子是不會受傷害的。』

## 武 力

在德恩柯堡的高聳的方形的宮堡上面，飄揚着旗幟，那表示出羅夫爵士已經從聖地回來了。一隻展開翅膀的鷹，血紅的襯在純金黃的底子上面，在夏日的和風裏飄揚着，就像牠所代表的兇惡的猛禽一樣。

不錯，正是德恩柯的鷹回家來了！

高樓在大地之上，紅紅的瓜子深深的挖進農民們的肉裏面，他喝着周圍鄉村的生命的血液。

羅夫爵士除了他買回來放在他小教堂裏的那贗造的聖骨以外，他還帶了許多東西回來。他帶來一種毀壞着他的肉體和靈魂的祕密的穢惡的疾病；他帶來了許多侈奢和殘行的新的花樣，是在東歐的腐敗的宮廷裏學來的。而且爲了這些，他必須有更多的金錢和權勢，比從來更多的金錢和權勢。

在他的執行吏的苛刻的奴役之下弄得怨聲載道的佃戶們，原希望爵士自己回家後會有好一點的日子的，但是看到結果如此，他們不免傷心失望了。

他從他的堡壘的狹窄的窗隙向外眺望，看到那許多屬於他的土地，穀場和牧地，果園和有着鱒魚的小溪，一直伸展到御林的邊境。他的財富就是從這裏，而且單單從這裏來的。

爲了他的飲宴，人們不能不帶着犁鋤流汗和呻吟。

爲了他的音樂，幼小兒童不能不終日去嚇走鴉雀或是照料豬羶。

爲了他的大紅的金絲緞的服裝，村婦們不能不襁褓和顫慄的度過冬天。

爲了他的誇耀，頂好的馬，最高大的男子，頂伶俐的孩子們，必須浪費他們的時間到處跑來跑去侍候他。

「哦，」他會向問他的大聲說，「這都是我的，不是嗎？」

他必須要得更多些。他們必須犁耕得更快些，把遺落的穀子檢拾得更仔細些，把他的倉庫屯得更滿些。如果他們在工作時昏厥過去了，那怎麼辦呢？不具有鞭子使他們醒過來嗎？

歌者和說故事的人，用注意的眼光留意着他的脾氣和他的長靴，在他的大廳裏歌詠着幫助弱者的騎士們的驚異的故事。牧師們講述着武俠的模範，和作一個偉大的好人物——像他們的主人一樣是多麼的神奇。羅夫爵士向歌者們鼓掌，並且對牧師們從心底噉出一聲「阿們」來——然後他打發人去叫他的管事，告訴他從佃戶們那裏榨取更多的工作。

武力……虐政……

那個夏天，牠們給廣大的德恩柯領地裏的每個人家帶來了憂愁。

逃脫了的農奴，把這個消息帶給了強盜們。鞭撻和苦役，拳打和足踢，在爵士的田地裏的強迫的勞動，和更長的勞動時間的種種事跡。

羅賓帶着莊重的神色聽着，沉思的撫摩着他那金黃色的鬍鬚。「工人們為甚麼不起來反抗他們呢？」小約翰咆哮了。「我是不會忍受的。」

「是的，你是不會的。」羅賓笑了。「可是他們並不都是七尺高的大漢，有鐵錘般的拳頭呀。這些可憐的小鬼們怎能用他們的鐮刀和草叉去和全身盔甲，騎在馬上的人們

對抗呢？」

「我們不能援救他們嗎？」狄剛不安的插入說。他在想着他自己的奧克斯登村，和昨天聽來的消息：羅夫爵士發下的新命令，那就是增加工作，增加到村民們所做不了的那麼多。

「我們大家必須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我們先開一次「夜會」，這位伙伴可以把這件事講給大家聽。」

那天晚上，晚飯以後，有一百多人左右團集在大的中心篝火周圍。一個逃出來的人站起來，描述農民們是在怎樣苦酷的條件下勞動着，於是發出了同情和同意的咆哮聲。

「我們不能夠都跑到森林裏來。」那農奴結束着說，「我們要顧慮到家庭。而且瑟吳德怎能養活得了這許多人呢？我們祇能夠靠土地生活，可是我們的主人使得我們幾乎完全不能夠活下去了。」

塔克和尚跳了起來，他的圓臉跟着變得嚴肅了。「當然你們必須靠土地生活，究竟是誰做了那些工作的？你們做的。誰捏住了那些成果？那些大肚子的爺們，非趕走他們不可！」

現在阿倫站起來了，他的眼睛在火光中閃爍着。「那是對的，伙伴們。非趕走他們不可。鎗、腳鐐和鎗砲。在英格蘭還有一個主人的時候，我們都不能休息。四海之內，

人人都應該平等！」

「胡說！」第三個發言人喊道。「你把我们看成甚麼？我們都是強盜，不是嗎？用我們的手去反抗所有的人嗎？維持我們自己的生活還不夠艱難嗎？不把這些農奴們的困苦放在我們的肩上，我們自己的麻煩不已經夠多了嗎？」

起了一陣贊和的喃喃聲。那人勝利的向周圍望着。

「主人是永遠有的——願他們好運氣吧。沒有了富人的掠奪，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呢？」

他在鼓掌聲中坐下來。羅賓站了起來，他的嘴唇間露出一絲輕蔑的微笑。

「我們不是搶掠的猛禽，伙伴們——只是被迫如此。譬如說到我自己，我是希望快點能吃一碗公道的太平飯，不願吃臭肉的。沒有了富人和主人的時候，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呢？回到我們的職業上去，伙伴們，無論是做甚麼！平安而且舒適的活着，不用戰戰兢兢的躲藏起來。我們到瑟吳德來，不都是被迫來——像這位伙伴一樣嗎？他的抗爭不就是我們的，我們的戰鬥不就是他的嗎？如果我們都站在一道，我們是可以打到德恩柯去的。總有一天，我們能夠把主子們從英格蘭境內肅清。」

「是的，我們能夠——而且會的！」阿倫叫道。

「可是我們得慢慢的進行。開始，我們一定要教導農民們跟我們一樣想法。我們可以用比言語更好的行動來教導他們。我們須得用種種可能的方法幫助他們抵抗維夫爵

士。

於是羅賓，已經把那些疑慮較多的強盜們說服到聽從他的計劃了，便進一步說出要採取怎樣的形式來。就在第二天實行了，不久羅夫爵士便奇怪究竟在他的領土內放進甚麼不調和的魔鬼來了。

他的農奴們都突然變了，不再是謙卑和怯懦，他們已經得到了一個近於挑戰的新的信念。他騎馬穿過他的田地時，他覺察出他們在他的背後冷笑，他們在密謀着甚麼……有一個村子延誤了工作。他決定要給他們一頓教訓，在草地裏立了鞭柱。第二天他要看着他的兵士們當衆鞭打這些罪犯。

那天晚上，那些柱子都被塗上油燒掉了。他到那裏的時候見到的只是焦枯了的殘柱。他憤怒的要找出做這事的人來，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挑了一個他所懷疑的人，派兵把他押送回堡，預備將他吊死在城坡上。隨後他繼續騎了馬去監督收割。

不知怎的這個人並沒有押送到。押送的衛隊述說了一件怪事：看不見的敵人從樹林裏像雨點一樣的把箭射向他們。一下子他們的俘虜就不見了，還聽見一陣退却的銀號角的聲音。

再就是奧克斯登的倉庫的事情了。管事威廉先生，被吩咐來蒐集起他從人民那裏所能絞榨得出的一簣穀物。如果他們冬天要挨餓，他們就得拉緊他們的腰帶。羅夫爵士要這麥子！

就在倉庫堆滿了黃金的穀粒的那個晚上，一股烟霧迷漫的火光染紅了夏季的天空。當威廉先生因為被人從床上叫起來而咒罵着，帶了他的守衛趕到的時候，村人們正在努力的撲滅那火。沒有人能說他們不在努力，他們跑來跑去，喊着，大家衝衝跌跌的，用許多水桶來潑水。可是火勢愈來愈旺，威廉先生從事救護，可是已經太遲，救不出穀子來了。每一個人都看着這幕慘劇回去睡了。

第二天，走到那溫暖的廢墟上去，他詫異了，好像看不出所有那些被燒毀了的穀物的多少痕跡。農民們好像共藏着一個甚麼祕密的笑話。總之，或者這個冬天他們不會那麼餓了。

整個收穫時期和收穫以後，都是同樣的。事故不斷的發生，而且，有種種的原因，似乎永遠也不能拿到罪犯來定罪。如果有一個人有嫌疑，他或者是得到了一個神祕的警告，在能夠捉到他以前就無影無踪了，或是在能懲罰他以前他就逃掉了。羅夫爵士儘管豎起絞架和鞭柱，可是不到廿四小時，牠們就完全被燒掉或是鋸壞。他的手下人再也不敢單獨騎着馬走了。他們不敢信任農民們的性情，也不敢信任森林裏那般看不見的弓手們。

羅夫爵士氣得發抖，他不斷的冒火；因為關於作弄他手下人的新花樣的報告接連而來。

我這是不是我自己領土上的爵爺呀？」他大發雷霆，把他的帶着長手套的拳頭打



在大廳的桌子上。『吩咐三十名弓手和二十名兵排好隊，我要給點利害他們看看！』  
他騎着馬在他們的前頭，他們巡行遍了所有的村子。在每一處停下來地方，人們都被兇暴的鞭打；在森林裏，有一兩個人沒有經過審問或是準備就被吊死在那裏；罰金和刑罰到處在施行着。

『跪下，該死的！低點！摘下你的帽子來！』

揮着長長的旋繞着的鞭子，他騎了馬穿過田地和小路。他經過的時候，每個人都得跪下，男人們脫下帽來。羅夫爵士看不見他們那鬱積着憤怒和憎恨的眼睛，牠們正俯視着不歸他們所領有，却倒領有了他們的那地面。

『這才是法子，威廉。強硬的手腕，武力，不是瞎說的——』  
嗖！

一根三尺來長的箭射中了他，穿過了牠的絲質的寬袍，可是被裏面的護甲擋落了。

『在那邊！』他咆哮起來。『搜那叢林，把他捉來——要活的！』

他的兵士們散開去執行他的命令。他們空着手回來。那看不見的弓手沒有一點踪跡。他們有一個人檢起那枝落下來的箭。

『這是一枝強盜們的箭，老爺——』

『一枝強盜的？哦！我知道是誰在裏面搗鬼了，我要對付他的。』

他的腦子裏充滿了新的計劃，羅夫爵士兇暴的騎着馬回去了。第二天，整個瑟吳德

都知道德恩柯的爵爺在他自己的領土內被偷射了。一定有甚麼變動要發生了……

### 羅夫爵士行獵

瑟吳德附近又發生了新的騷動，騎兵到處疾馳着，德恩柯保鬧嚷得像一個蜂窩。從腦廷海姆的造弓箭的人那裏拿來了一千枝新箭，軍器匠都忙着修整雜盜和損壞了的鎧甲上的連鎖。在瑟吳德周圍每個村落裏和每條橫路上都懸賞了比從前更多的賞金，要得羅賓漢的首級。肯出賣他的盜匪都可以得到赦免，恢復自由。

沒有人應賞。僅僅有一個人，一個年老的軍事冒險家，他不是那一夥裏面的人，只是一個出沒有森林中的單獨的路劫者。……他夠笨的在一家酒店裏吹牛，說他止要到堡裏去領賞。一個鐘頭以後，他被發覺死在溝裏，他的頭蓋骨給一把農夫的鋤頭打碎了。從此以後，就再沒有出現第二個叛賊。

每天有消息傳到強盜們隱藏着的地方來。羅賓坐在他的洞裏，把所接到的報告的斷片湊合起來。有一次捉到了羅夫爵士的一個信使；但是從此以後他們傳信就由森嚴的衛兵護送了。那次的信是給一個住在森林的較遠的一邊的爵士的，請他駐守每條通到瑟吳德去的路。

「他們想從各方面把我們圍困起來，」羅賓靜靜的說，「於是他們就步步進逼，一

直到找着我們爲止。這森林不夠大，容不了一百個人，——而且還要顧慮到婦女和孩子們。」

「讓我們在還能夠跑出去的時候跑出去吧，」小約翰從憑着。「在哨兵線完成以前，來一個迅速的衝鋒，我們立刻就可以達高峯了。如果他們追到那裏，我們還可以上班尼斯達爾和山裏去。在那裏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我們。瑟吳德可太小了。」

「你說得對。」羅賓憂愁的同意了。「我真不願意離開這裏的人，可是目前似乎沒有辦法了。我們要把不能帶走的東西埋藏起來，日落時動身。」

似乎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他們的力量還不夠強大，經不起像羅夫爵士所能招集的那樣雄大的兵力的決定的打擊。如果截斷他們的退路，這一夥便會潰散，許多人的性命都會犧牲。

當他們收拾起些少的財產，並且準備夜晚行軍的時候，沒有誰再比狄剛更難過的了。雖是新入夥的，他却對這塊地方發生了留戀了。而且離開自己的鄉村那麼遠，剩下那些羅夫爵士可以任意放開手去對付他的人民，那是不好的。這是逃跑，不像羅賓的行爲。

他把這意思告訴了馬爾丁。這個從前的學徒苦笑：「不這樣，就沒有辦法。你願意我們都像狐狸一樣，每個洞都被塞住，讓人家捉住嗎？你願意掛在一根橡樹枝上擺來擺去嗎？」

決定了從瑟吳德的西邊衝出重圍去。一段短促的行軍，就可以把他們領到德比夏的給灌木遮蔽着的小山和樹木繁茂的山谷去；在那裏，他們的敵人又得開始包圍他們的計劃。

『噯，又回到灌木叢裏去可真好，』小約翰懷戀他的故土的曠野，說，『那裏有空場可以跑，祇要躲開城堡鎮。』

黃昏一開始，長的行列就排列起來了，婦女和小孩們在當中，沿着祕密的林中小道向前走去。哨卒散佈在前面，確定路上有沒有敵人。狄剛和阿倫走在前頭，還有其他六個人。

他以前從來沒有到瑟吳德的這邊來過，小山比較多一點，這是那些山嶺的一個頂試，如果運氣好，明天晚上他們就可以睡在那些山嶺裏面了。但是首先要穿過一片開懸的土地，一帶田地和屋宇，說不定有危險潛伏在那裏。

森林疏落了。『也該到時候了，』阿倫喃喃的說，『如果我們統統要在天亮時通過去的話，大隊一定要比我們後一個鐘頭。我們就要走到一道淺河了，羅賓要我們渡過去，把守住牠。』

『甚麼人來攻擊我們，我們都一定可以打退吧？』狄剛說，『這個時候，不會整個軍隊都醒着的。』

『我們在空地上是敵不過騎兵的，而且還有女人們，』他們默默的繼續走着他們的

路。不久他們到岸了，那砂路便在這裏消失了。

「吓！真冷呵！」

「別響！」阿倫說，聽着水走在前頭

當他們快到浸及腰部的時候，從對岸的矮林裏發出一聲響。狄剛身旁的一個人，喘息着向後倒了。這孩子以爲他是被碎石的河底滑倒的，伸出了一隻手去扶他。

撲通！撲通！

好幾枝弩箭射到水裏去了。

「退回去！」阿倫喊。於是強盜們都轉回去。有些滑向前去游泳，爲了加快速度和縮小鵝的。狄剛舉着阿倫泅水的樣子，儘快的走着，拿起他的弓來，不讓牠沾濕。

他們在林子裏聚集，損失了兩個伙伴。他們從樹後回過頭來窺視那有來無罪的淺河，看不出那些隱蔽的弓手的痕跡。他們自己用過的方法，別人也用來報復他們了。

「跑回羅賓那裏去，赫爾，」阿倫命令道，「報告他那條淺河有戒備。如果有別的路，告訴他。我們就在這裏牽制着，他可以領着大隊通過去。然後我們再到德比夏去和他會合——如果我們能夠的話。」

餘下的強盜們都拉起他們的弓來，耐心地等着。過了一會，對面叢林中起了一陣騷動，一枝箭射了出來，一個甚麼東西倒下的聲音回響着。

當羅賓喘息着帶了一隊最快的人來到的時候，森林的後面已經微露曙光了。「沒有

別的路。』他喘着氣說，『茜福特已有了戒備，而且從堡裏可以看得見那橋。如果我們能夠，我們一定在這裏衝渡過去。』

有一半強盜已經箭拔弩張，祇等敵人一動就射過去。其餘的都把刀劍抽了出來，一聲號令，齊衝到水裏去了。狄剛是在最前面的一羣當中。

哧！哧！撲通！撲通！哧！

當他們抵達河流中間的時候，一陣箭向他們射來。在他們的頭上，交織着反攻的箭桿。一個跟着一個滑倒了，呻吟着，倒下水去，給沖走了，在灰色的水裏急動着沉下去了。

狄剛到達淺灘了，阿倫在他的旁邊，小約翰拿了一柄大的雙橫劍跑在前面。他們一聲吶喊，跑上了岸。

一羣人跳出來迎敵他們，矛鎗向着他們刺來，劍在他們的頭上輕快的旋轉。砍、刺、和閃躲；強盜們打起來像魔鬼一樣，不但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性命，而且是爲了在他們後面整個團體的性命。他們非得殺通一條路不可。

他們的伙伴們，已經不能再安穩的射擊了，跳到了河裏，正在渡過去援助他們。再過一分鐘就可以渡過這淺河了！阿倫一面戰鬥着，一面狂喜的唱着歌。

這時傳來了隱約的得得的馬蹄聲，粗暴的號角響了起來，而且愈逼愈近了。有黎明中冒着白沫的馬，搖動着的馬鬃和旗幟，盔甲的閃光，轉動的眼珠——！

狄亞瓦雷的騎兵！

小約翰像一棵抵抗旋風的橡樹一樣的站着……強盜們像樹林地上的秋天的落葉一樣向後奔跑……羅賓的銀號角在召回他們，耳朵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絕望的音響……當騎兵來到淺灘把那些落在最後的人們砍倒的時候，狄剛同其餘的人都給逃脫了，向下流洄游一百碼，冰冷的水刺痛了流着血的那一邊的肩膀。小約翰一定倒了吧？可是沒有，這個德比夏的巨人正昂然闊步的走回來，他的巨人的劍，殺氣騰騰，把他的敵人嚇回去了。

他們幸而沒有力量追蹤這些強盜們到林裏去。他們安頓下來防守着這淺河，並且派了巡邏在河的對岸上走來走去。羅賓帶着他的縮小的分隊，回去和大隊結合。在那裏，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他們舉行了一個戰敗後的會議。

他們中了圈套。他們已經損失了十五個人，而這不過是他們在這森林邊上成敗如何的一個徵兆。整個地方都驚動起來了，每個男爵都同意了戒備那與他自己的土地相連接的那一部份森林邊界。要想逃到偏乃尼斯的更寬的地方去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迅速的騎者把這個消息帶給了羅夫爵士。他正在德恩柯堡的大廳裏進早餐。他聽見那些強盜們的企圖所遭到的結果，他笑了，而且馬上吩咐了他的屬從。

「今天我們要去打獵，奧立佛。我敢保證一定可以獵得不少。」

從城堡的頂上，集隊的號聲響遍了全堡。弓手和長鎗手都跑去武裝起來，馬全上了鞍。當羅夫爵士騎馬走過吊橋的時候，有二百五十名兵丁跟在他後面。行獵開始了。一個長脚的牧童正飛奔到羅賓那裏去報告這個消息。

### 死的影子

瑟吳德森林從南到北有廿五里遠，牠的寬度大約有十里。這塊面積被好些從各方面橫又過來的大路分割成好幾區。有像埃溫司陶那樣的村莊，正在林的中心，在這裏整畝整畝的地面被開拓了。

羅夫爵士的計劃是很簡單的。他分別的處理這林地的每一區。他的騎兵在周圍的路上巡邏，而他的步兵便是獵者。這一區搜索完了，他們就移到另一區去，這樣，經過了每寸土地，他們終究是會把強盜們趕出來的。

如果羅賓打算潛回到那已經『獵過了』的一塊地方去，守着大道的騎兵，決不會看不見他們橫穿過去的，於是便用號角和使者傳出警報去。看來，這追捕了一生的有名的強盜現在是注定要完了。

這其間，這些伙伴們在開會討論怎樣辦。他們回到他們的老巢去，重新升起火來吃早飯，並且商量着要不要對那比他們多三倍的人數作一次最後的抵抗。



『我們有藏着的盔甲。』小約翰說，『我們可以砍倒些樹築起防禦來——』

『對，死戰！』另一個說，『我們總有一天得死去，而且我們也不能夠死得更好。』

『等一等，』羅賓微笑的插入說，『大家爲甚麼都這樣忙着要死呢？活着是更重要的，不但是爲了我們自己，也是爲了那些期待我們幫助的工人們。』

『我們還有甚麼辦法呢？』

『再信賴一次我們的綠林康布和長弓吧，不要麻煩甚麼盔甲和防禦！人們把我們叫作甚麼，伙伴們？』瑟吳德的影子——！今天我們就要變成影子——死的影子。』

馬上，因爲一分鐘也不能遲延，他披露了他的計劃，立刻獲得大家的同意。婦人和小孩都藏在洞中最深的凹穴裏，不容易被人探入的。十個弓手藏在近邊的樹林裏，奉了命令，一見搜索的人到來就設法把他們誘開去。

剩下六七十個人，他們分成六個或是十個人一分隊，每一分隊歸一個有經驗的森林戰士領帶。狄剛和馬爾丁照常隸屬在阿倫的支隊。不到五分鐘，整隊都消溶到綠色林中去了；當那些分隊跑向他們的地點去的時候，連一條嫩枝都沒有弄折。

這時候，羅夫爵士正通過了他的奧克斯登村，準備揭開第一個獵物隱蔽所。愉快的談着話，像獵人在行獵一樣，這些騎有馬的紳士們沿路上分散成好幾組。在森林的另一邊，離開一哩左右，步兵們展開成爲扇形，手執武器，慢慢的向前推進。

半個鐘頭過去了。通過那高高的蕨草和濃密的冬青樹，是很慢的。後面的人儘在喊他的伙伴們不要走得太快了。他們得轉向一邊把他們的矛鎗刺進那最濃厚的叢林裏，惟恐有一個人藏在那裏。終於，他們出現在大道上了，武士和扈從們正不耐煩的在鞍上轉動着，他們的手指在他們的劍柄上發癢了。

「那邊沒有人，老爺！」那隊兵的隊長報告。他轉過去重整他的隊伍。過了一兩分鐘，他帶着困惑的神色向四周看了看。「丟了四個人，老爺！」

羅夫爵士揚起了他的粗眉。「丟了？怎麼會丟了？每個人都是看得見他身旁的人的。」

「是的，老爺。我們每隔十步，可是，就是那樣也還很難時時都得見的。」

「哦，好，他們會趕上來的。我會叫他們追上你們去。現在我們來搜這一座林子。告訴那些人時時要互相看得見，讓他們講話，那麼他們就會注意到甚麼人脫落了。」

兵士的長列橫過了大道，被吞沒在樹林當中了。騎兵們在周圍跑着，直到他們把這個森林完全包圍起來。

過了許久，發出了灌木的折裂聲和又驚嚇又憤怒的叫喊。「我想是他們來了。」羅夫爵士點點頭。「把劍抽出來，準備——」

可是那個時候，從樹林裏倉惶跑出來的是穿着德恩柯的制服，而且他們的臉都和他們的衣服一樣的灰黃。他們有兩個人帶着一架尸首放到羅夫爵士的面前。那是衛隊長，

一枝箭陷進在他的肩胛骨的中間。

「是從背後射過來的，大人。」其中一個吞吞吐吐的說，「我們已經把每一吋走過的地都搜查過了——可是還是從背後射了過來。」

「還損失了別的甚麼人嗎？」他們的主人咆哮了。他策馬馳到那些陰沉的，露出恐怖樣子的人們的零散的行列面前，他們都沿林邊聚集着，到處傳播着不幸的消息。另外又有八個人穿過樹林沒有生還了，可是沒有誰看見他們死。羅夫爵士咒罵着吩咐他們再把那地方搜查一遍。有幾個，他得用鞭子趕他們才肯回到森林的那片不吉的地方去。從背後射過來！他們已經發出不忠的怨謗了。……

這奇異的行獵就這樣繼續着，騎在馬上的獵人們也沒有完全逃掉。一個性急的年輕騎士，喊着說：看見有人在林中掠過去，便縱着他的馬向前追去，一卜子，站在路旁的同伴便看不見他了，可是當他跑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屍身，在鞍上搖擺着，咽喉裏插着一把獵刀。他們馳到那地點去，看見鬆土上的蹄痕，可是沒有人的足跡……他們是在和人，還是和鬼作戰呢？

狄剛聽見獵隊慢慢走近來，他很高興了。這是很拘束的工作，躺在一棵橡樹的粗枝上，離地三十呎，連移動一下都不敢。他的弓已經拉好，並且他的口裏咬住一枝箭。羅賓說過，祇要達到目標，每人射一箭就很夠了。

聲音愈來愈大了，他甚至可以用聽得見沉重的靴子把叢木踏倒的爆裂聲。那些人儘在

談着話，叫喚着，來鼓起他們的勇氣。

「好運氣來了要叫人發抖哩！」一個看不見的長鎗手就在他下面咕嚕着。他往下偷看，從濃葉裏碰到了那鎗甲的燦光。

「不，」一個緊靠着他的弓手回答。「你不會知道下次輪到誰的，你會嗎？」

「可憐的老羅爾甫，他挨着我跟你一樣近，可是我剛往旁邊一看，他就不見了！正是那樣的，然後我去找他，他在那蕨叢裏，死得跟一隻羊一樣。」

「那正是——」弓手憂愁的開始說，但是他的話沒有說完。

「見鬼！」長鎗手說。

狄剛看不見他們了，但他可以猜得出來發生了甚麼事。他把他的弓拉到耳邊。

長鎗手又出來了，透過蕨葉閃現着。「這兒，赫爾，吉爾司，來這兒！他們又幹掉他了！他們幹掉了老——」

高高的在橡樹上面有甚麼東西在沙沙的響，僅僅比一片落葉的聲音大些。那兵士搖抖了，抓着他的頸額，然後像一個棋子一樣栽倒下去，靜靜的躺着了。狄剛從他的箭筒裏抽出第二枝箭來，以防意外。

聽到喊聲，有三四個人跑了來。他看見他們彎腰向着那死了的長鎗手，聽見了他們在看到那弓手的屍體時的驚呼。他原可以很容易的把這些愚蠢的士兵再幹掉一個的，他們正張開口，向各方面凝視着，祇沒有留意右邊；但是羅賓告訴他們不要嗜殺，所需要

的祇是恐嚇這些兵士們，直到他們不肯再向深處前進，而搜索就此停止。

那個時候已經迫近了，他從下面人們的低聲怨語裏就可以知道。在這座森林裏的黑暗角落裏，他們的同伴已經有三四十人被殺死了，而且沒有一個曾經見過敵人的一點影子。這簡直是魔鬼的行動，不是強盜的。祇有那箭還稍微可以證明一點……

忽然，狄剛想要聽清楚每個字，失掉他的平衡了。他的弓直向下掉去，他自己却仍然抱住那光滑的樹枝，繞着反了轉來，變成臉朝天的懸着。他就那樣歇住了，不能再恢復他從前的位置，懸在那裏不敢動。

『那是甚麼？』

那些人仰視着他。他隨時都準備着他的背會挨下一箭。他閉上眼睛，絕望的抱着那樹枝。

『祇是甚麼鳥吧，赫爾！』人們中嘩的另一個說，『你們驚動了牠們。那裏沒有甚麼。』於是他們向前走去趕上其餘的人，看不見也聽不見了。

狄剛爬回原位，躺在樹幹上喘息着。幸虧他的弓被下面岔掛住看不見。如果牠落到地上，那就會把整個計劃都向敵人洩露了。

那團獵向北移動了，他間或聽到號角的響聲，隨後又是沉靜。他徬徨不安的溜下樹去會合了其他的人。他們的工作完了。

羅士爵士搜索了這森林一整天，但是到日落時他的工作還沒有完成一半，失掉了五

十個人，其餘的也都有叛意了，他非常暴怒的吩咐他的號手吹起歸隊的號來。

遠遠的，羅賓的號角，在薄暮中銀鈴似的，而且帶着嘲笑和響聲，在召集那些強盜們。

羅去爵士聽見了，痛心的咒罵着，當他沿着漸漸黑暗的道路馳回家去的時候。

### 英格蘭的夢想

那天晚上，在德恩柯堡的晚餐，真是足夠悲慘的一個宴會，因為雖然比平常遲了六個鐘頭才進饌，羅去爵士的心情可沒有平復下來。但是其他各處却洋溢着喜悅和歡欣。

許多人，農奴和旅行者，看見了這遠征隊垂頭喪氣的緩步走回家去。消息傳遍開去，有一百家以上的農夫們圍了爐火笑着他們老爺的挫敗。那些有作歌天才的人已把羅賓漢怎樣用計克服了他的敵人的事，編成新的山歌了。

甚至腦廷海姆都聽到了這個消息；那是在晚上關城以前一個過路的騎兵帶來的。在普爾老板的家裏，在矗立着週日十字架周圍的更多的人家裏，充滿了歡笑和愉快。

悉吳德自身，更響徹着歡宴的聲音。那中央的大火堆又一次在這森林的中心燃燒起來了，而且新殺死的肥肉，也穿在叉子上了。強盜們掘出了他們儲藏的麥酒和蜜酒，大家都儘量的暢飲。

「吃、喝、和快樂吧！」狄剛喊道，他的眼睛在火光裏跳躍着。

「因為明天我們就會死。」馬衛丁加上說。

「不要那麼高興，金吉爾。」狄剛反駁着，扯着他的頭髮。

「哦，那是實在的，不是嗎？我們像這樣下去，一年又一年，一直等到或遲或早我們就得挨一箭或是一鎗，然後——吓！每個強盜都是那樣結局的，或遲或早。」

狄剛沒有說話。這個時候他嚴肅起來了，想到前一天在淺河那裏死掉的伙伴們。馬爾丁所說的話是實在的……

做強盜的有一個時候是極好玩的，但是如果年復一年，冬天和夏天，永遠也不知道甚麼是安全和適意，他還會喜歡嗎？那一定不會這樣好的，當他到了羅賓這樣的年紀，或者當他害了風濕症，像塔克和尚在冬天的濕坑中所害的那樣……

管他吧，還早着哩！我們再來一角壺麥酒，讓他們大家看看他是怎樣一個堂堂的男子吧。

阿倫在彈着他的豎琴，因為只有阿倫會，他的手指撥动着弦，把他的聽衆的心都給打動了。聽他的音樂，你會覺得喉嚨裏有一塊奇怪的東西梗塞着。有時候他會使你想站起來去行軍，和全世界的男爵們打仗，又有時候——

羅賓站起來了。那豎琴顫動着變成無聲了。寂靜降落在那些紅潤和健康的面孔所形成的圓圈上。

『伙伴們——』

他們是怎樣的對他，對這個字眼起立呀！他就是伙伴，不是像大多數別的強盜夥的首領那樣的首領。

『我們又一次把我們主人們鎮進攻擊退了——』

『噢，我們打敗了他們！』嚷鬧了一會，他才能繼續說下去。

『你們有些人有問！我們還有多久要藏在這樹林裏，被剝奪掉一半值得生活的東西呢？我們甚麼時候才打回去呢？伙伴們，時候快到了。』

狄剛注意着每一個字。他伸向前面，臉被麥酒和興奮弄紅了。羅賓又想出了甚麼新的計謀呢？

『我們已經獲得了農民和城市工人們的好感。我們已經向他們證明我們不單單是路劫者，而是他們反抗爵爺和皇帝的鬥爭的伙伴。他們公開參加鬥爭的時候快要到來了——去領導他們，是我們的光榮。』

他停頓了一下，向四邊望着。每一副臉，老的和少的，都像狄剛的那樣緊張。他們的信仰和熱情，是毫無疑問的。

『所有森林裏的人都是平等的，』這強盜繼續說，『全世界的人都應該平等。他們應該為他們自己和互相間而工作——不是為了有他們上面的主人。讓農民為所有的人來耕種，織工為所有的人紡織——就是不讓地主走來偷去收穫物，不讓商人王子拿走衣服。』



然後平民就可以有他們現在所有的兩倍那樣多，而且地上再也沒有飢餓和貧窮了。」

不再有飢餓，不再有貧窮！狄剛的心唱起來了。一切都那麼明瞭，一旦他們弄掉了地主，僧正和他們的執事，當然是會那個樣子的。爲甚麼以前沒想到這點呢？

「農奴制度必須消滅！」羅賓的聲音，在爆裂的火光上面嘹亮的響着。「取消苛捐雜稅！把土地歸還農奴，城市歸還工人！不要城堡，不要僱傭的穿着制服的劊子手；不要兵役，不要爵爺，不要主教，不要皇帝！」

「不要爵爺！不要皇帝！」

森林似乎在回響而又回響着這喊聲。狄剛和馬爾丁喊得同別人一樣大聲。

羅賓仰起頭來大笑，他的翹起來的鬚子舉向着星星了。他知道，隊裏每個伙伴都擁護他。他使他們看到了他多少年來的夢想。他舉起他的手來，他們又都靜下來了。

「都不是容易的，伙伴們——如果容易的話，我們早就該完成了，要花許多年去說服人們，告訴他們一個真理——只有兩個階級，主人和平民，有錢和沒錢的。其餘的事情——諾爾曼人和撒克遜人，基督徒和回教徒，農民和手藝人——都是分離我們，保持主人在上的一種手段。」

「是的，附近的人們開始明白了。幾年來我們幫助了這些村莊，我們開導了他們，還有些腦廷海姆的人，時候一到，他們全都會起來——那麼德恩柯堡的勢力，不，皇帝自己的勢力，都要在他們面前粉碎了。」

「怎樣作呢？」有人急切的喊。

「因為沒有農民、爵爺們就不能生活，他們會餓死，而且如果農民起來打仗，沒有軍隊抵抗得了他們的；因為兵士們中間的有一半自身就是農民，他們會聯合起他們自己的血肉推翻暴君的。」

羅賓停住了，他的眼睛反射着他的勝利。「你以為我們能辦得到嗎？」馬爾丁疑惑的細聲問。「當然！」狄剛嚇的說，「我們甚麼都辦得到。」

「總之，工人們必須團結起來。」羅賓說，「那些爵爺們也許大笨不會團結起來保護他們自己，但是如果他們團結，我們就準備在冬天起事。」

這些年輕伙子們都不明白爲甚麼。那盜賊繼續解釋着：

「那時候，道路都變成最壞，橋都陷落，小河都變成不能過渡了。那是爵爺們運兵最困難的時期。如果半個省都發動起來，我們就可以在他們的約克夏的朋友們和其他部份能派援兵來以前，處置我們自己的主人們了。到他們出動的時候，他們對付他們自己的財產已經夠麻煩的了。」

又一次，他的笑聲歡躍的響澈着。

「我們將從中部把火點起來，伙伴們！」他喊道。「可是牠會蔓延開去，南、北、東、西，直到整個英格蘭都燃燒起來。工人要組織成一隊大軍，沒有強固的地方可以抵抗得住他們。等到最後的一個宮堡都被攻下的時候，我們就要建立起新的英格蘭，平等

和自由的英格蘭——終是快樂的英格蘭了。」

## 大僧正中計

他們非得有錢不行。那個秋天，可以看到這夥強盜像任何守財奴一樣貪婪的收集着金錢。

他們非得有錢不行，如果叛亂要成功的話，就得帶頭看農民和工人組成的軍隊，離開他們的家庭幾個禮拜或者幾個月。那個期間，必須要供養他們的家，不然他們就會發牛不滿，而且全然的飢餓會使他們離散。然而直到打勝仗為止，一定會發生私逃和跑回家去的事情。

富商們比以前更加不敢走過瑟吳德了。不管他們把他們的旅行保守得多麼秘密，強盜們有一種神奇的智識，常常安得恰好是時候到那裏去搶劫他們。所有他們的金銀全都流入羅賓的洞裏，那逐漸增大的貯藏中了。

這是小規模的，還不能夠滿足將來的隊伍的需要。所以羅賓負了一件神祕的使命，到腦廷海姆去了。小約翰去到海瑟塞治，爲了不久要發生的事，快佈置起德比夏的人們來。別的強盜們也都各有使命出門去了，總部祇剩下不到二十個人在阿倫。愛達爾的指揮下。

「真是我們的運氣！」有一戶早上吃早餐時，那托鉢僧咕嚕着說，「有人帶信來說，羅佛的大僧正明天帶着許多金鏹到林肯去——可是我們人太少了，不能下手。我們祇好白放這些大洋錢過去。」

「我奇怪。」阿倫沉思着。

「你奇怪你的去。」韋爾、史卡列插進去說，「你怎麼想我們二十個人，可以在整天有人經過的大路上搶劫那大僧正呢？他帶了鏹出門的時候，隨身帶有一打的武裝衛兵呀。」

「祇要我們能夠使他離開大路……」

「祇要，」韋爾嘲笑着，「到他那裏，請他到樹林裏來一下子吧，呃！」蜘蛛對蒼蠅說，你不到我的客廳來坐坐嗎？」你的腦子到那裏去了呢，阿倫？」

「還在牠的老地方。塔克，你這老騙子，你知道關於這個大僧正的事情，甚麼事情能夠引誘他呢？」

「羅佛的大僧正，」托鉢僧沉靜的說，「頂喜歡世上的兩件東西——我們都沒有可以獻給他的。」

「清潔和敬神——該不是吧！」韋爾插入說。

「不是，」塔克反駁道：「是金錢和漂亮的姑娘！」

起了一陣哄笑。「這可難倒你了，阿倫！」有人叫道。那斃琴師沉思的摩着他的下頷。

『我不知道。這裏狄剛可以扮成一個很好的姑娘，如果我們把上星期從那些商人們的包裹裏拿來的好衣服，給他裝扮起來的話……其餘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也都好，好，預備，馬匹、鞍子、盔甲、號衣——』

『要來做甚麼呀？』他們一齊喊。

『你們就要知道的，交給阿倫叔叔好了！』

這樣，那大僧正第二天帶着他的護衛和財貨車在路上走着，有一個扈從恭敬的向他開口，那扈從的後面跟着一小隊騎者，帶着武裝和旗幟，他想不起以前是否曾經見過，更使這大僧正感到興趣的是，騎者之中有一個樸素的蒙着面紗的窈窕的女子。

『原諒我，老爺，』那扈從謙遜的開口道。『我的主人就在附近快要死了。他要一個牧師，好讓他可以懺悔他的罪——』

『是嗎？』那大僧正忿忿然的說，『我要急着趕路，先生。你不能去找一個教區的牧師嗎？他並不需要一個大僧正，他需要嗎？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

『對不起，我的大僧正老爺，可是我的主人在非常困難中，他一生聚斂了許多財富和廣大的田地——不完全是用正當的方法得來的。他的良心在刺痛他，他願意把他的財產一半募給一些教堂、寺院——』

『呵！』大僧正快活的說，『那又當別論了。』

『他想他也許捐給他死在這裏的這一省的一個寺院。也許是紐斯特，或者——』

「羅佛？羅佛不行嗎？」

「我想你的忠告也許很快會說服他的。」

「我是可以的，」那大僧正冷淡的回答。「誰得那另外一半呢？」

「他的女兒在這裏。她在結婚以前，必須是那指定的僧正的被保護人 而且僧正得

……替她管理……她的承繼產。」

「他願意的。」現在大僧正的聲音熱烈起來了。「你的主人在那裏？」

「一哩左右——從那條小路過去——」

「我不喜歡小路，不過帶着你的人和我的。——是的，那是夠安全的了。帶路吧，先生。我要和這位小姐並騎，而且，呢——安慰安慰她。」

幸虧狄剛的多節的褐色的手，是被手套遮藏起來了，因為一路上大僧正不斷的輕輕拍着他的手，不然會覺到有些異樣了。

「你一定是非常的美貌，小姐。」他喃喃的說，「祇有姣好的臉蛋才配得上這樣優美的手指哩。」

「你這樣想嗎？」他的帶了面紗的同伴假笑着說，「也許，你看見我的臉的時候，我的老爺，你就不會那麼喜歡牠了。」

「沒有的話！」大僧正感歎的喊道，「我可以說，你的美……呢，正如你的善良一樣。」

「快行了，」狄剛低聲含糊的說。

「甚麼？我不十分明白。」

「對不起，我的老爺，我正在給我的父親祈禱呢。唉，唉，唉！」他垂下他的頭，認真的抽咽了。

「喏，喏，小姑娘！」大僧正慰藉的勸阻着。

「我——我並不是一個——一個——小姑娘哪。」

「當然不是的，你已經是一個完全長成的小姐了。不要哭，將來我照應你。」他的脾臉變得通紅，他的小眼睛愉快的閃爍着。「我希望將來你和我在一起——很快樂，我的親愛的。」

大僧正被這快樂的談話，和自己的更快樂的念頭所佔據，沒有注意到他們已經走下小路有多遠了。終於，他向周圍看了一下，叫住騎在前面的扈從問道：「還有多遠呀，我的朋友？」

「轉過這個灣就是，老爺。」

「好的，我很快活。」

狄剛已經看見阿倫的眼色了。「原諒我，我的老爺，」他低聲的說，「我得快點回到我的父親那裏去。」他縱馬而前，在轉灣處消失了。因為他被他的緊束的衣服束縛着，到了危急關頭，處在大僧正的衛士當中，他會弄得無可奈何的。

現在這一小队人馬走進目的地來了，阿倫和他的六個人在前面。大僧正，他的附隨牧師，他的十二個從者，和那些載貨的馬在後面。

『甚麼回事？』大僧正叫道，『我看不見一個人。你說——』

他停止住，連嘴唇都灰白了。那七個強盜回過馬頭來橫阻着道路，他們的鎗尖凶惡的閃爍成一排。

『甚麼回事？』大僧正又喊道，『拔出你們的劍來，弟兄們。有——』

『站住！』阿倫插入說，『誰先動，誰就挨一箭。』

半打強盜，穿着一色的綠林康布的衣服，從樹後溜出來，包圍了那些警衛。

『這是一個圈套，我的老爺！』附隨牧師激動的叫了出來。『回馬跑吧——』

『你向後看着，』阿倫喊，他們回過頭去橫在路上又排了一隊弓手，他們的箭都扣好在弦上。

『騎兵們，』那強盜命令着。『把你們的劍拿出來——不，一次一個人——把他扔在一堆。你先，然後你，再你，再你……對了。現在向前來，下馬，等着，誰要動一動——』

用不着再說了。他們看着那些弓手們的時候，他們的臉面已經表示出他們完全明白了。只有大僧正一個人還留在馬上，他的眼睛恐怖的轉來轉去。

塔克和另外兩個強盜上前把那載貨的馬牽進森林裏去了。沒有一個人動，直到最後



的蹄聲和叢木的折裂聲寂靜了爲止。

一聲長長的口嘯，像從哨兵發出來的一樣，打破了這個沉寂。「有人來了，」阿倫快活的說，「正好是我們離開你的時候，老爺。」

「等一等，阿倫！」

狄剛馳上前去，妖媚的揭起他的面紗，「你不和我吻別嗎，我的大僧正老爺？」  
每個人，甚至大僧正的衛士們都哄笑了，他自己的附隨牧師竟也抑止不住嘻笑。那胖臉氣得發紫了。

「我願意——」他狠狠的睡了一口。

「來吧，親愛的。」阿倫大笑，抓住狄剛的手。那些弓手們慢慢的退入隱蔽中，不到一分鐘，一個強盜都看不見了。

### 秘密的任務

「你看來倒很會改裝，」羅賓微笑着說，「第一次織工的學徒，然後是騎士的女兒……是的，我想你一定比這夥裏的任何人更能夠任這件事情。」

「我要盡力的做，」狄剛有力的低聲說。

「這是危險的——」

『我不怕。這次我該是甚麼了？我到甚麼地方去？』

『一個僮僕，你要到——德恩柯堡去！』

狄剛張大了口，『可是我立刻就會被認出來的——』

『不會的。因為你在聖誕節日去，那城堡會擁擠不堪。有半打的男爵會到那裏作客，沒有人知道你是誰的僮僕。而且等待阿倫把你的臉和頭髮打扮好了，德恩柯沒有人會認得出你來。』

『我去做甚麼呢？』

『混在衆人裏面——睜開你的眼睛，注意那些堡壘，尤其是自從羅夫爵士回去後所施行的變動。把輻都記在你的腦子裏，那麼你可以用一根小樹枝在沙地上給我劃出來。注意弱點，看看宮堡的入口是怎樣防衛的——』羅賓很快活的說出了一大堆要他留心的事情。末了，他說：『全仗着你了，狄剛。我們要攻下德恩柯堡。牠的燃燒的火焰，將是整個英格蘭起來的信號。』

攻下德恩柯！

兩個禮拜以後，當狄剛走近那可怖的城牆的時候，他想起那句壯語，感到驚惶了。強盜和農民們，沒有任何戰爭的利器，怎能打勝這麼雄大和強固的城堡呢？

他隨着人潮，走進外苑了。這是聖誕節的早晨，外苑擠滿了聚在那要向紳士們凝視着的農民，到那大廳裏去表演的藝人；乞丐和小偷，以及那些以爲在這麼盛大和雜異的

集會中有利可圖的人們。

沒有人十分注意這個伶俐的僮僕，有着燙鬚和修剪好了的乾淨的頭髮，頂爽利的緊身衣和長襪，在人羣中昂昂然走過去……他一定是跟了甚麼爵爺來的。無疑是被派出來送信的。

狄剛懷着一顆跳動的心，走上了吊橋。

連那爲牲畜儲藏的安全而設的外苑，都被濠溝堅固的保衛着，可以給敵人相當的抗拒。但是真正的城堡是從吊橋，和羅夫爵士照新式的築城術重建的雙塔門樓開始。羅賓和他的伙伴們怎能把牠攻下來呢？

一道深的濠溝上面覆蓋着冰，躺在橋道下面。他用他的眼睛測量了牠一下，橫着至少有二十呎。跟着是河岸峻峭的高管起來，頂上是一堵高高的石垣，量到城梁一定有六十呎。

現在他正穿過城門，走進門樓下面的狹長的過道。兩頭都懸着一個吊閘，每個都是沉重的，鐵的柵格，用來加強那鐵飾的城門的力量。偶然向上一看，他看見了那殺人洞，從那裏可以由上面把任何走進那狹廊的攻擊者刺死或射殺。

到了內苑露天的地方，真是一個解放，在那裏，那古老的長方形的城堡掛着羅夫爵士的旗幟，離開宮園的草地和大扁石有六十呎高。這時候，客人們正從靠近北垣的一座較低的建築物，他們去做了彌撒的那小教堂裏魚貫出來。

「嘿，小孩子，你也要趕去參加，是不是？」狄剛旁邊的一個魁梧的約克夏的武士說，「錯過了教堂，呃！你的主人會說甚麼呢？他是誰？」

「我是他派去送信的，伙計。」這孩子驕貴的答道，在還沒有提出別的討厭的問題以前，走了開去。

羅夫爵士正在領着路走上到宮堡裏去的階梯。他的後面，跟着一列穿着節日的盛裝的爵爺和貴婦、和少數的牧師們。下人們如像扈從和小僮、僕人和音樂師都跟在後面。狄剛混在這裏面，他的腦子和舌頭機警的準備着任何必要的回答，如果他被詢問的時候。同時，他的眼睛搜索那階梯，他必須記住每一件事情……

底層一道門，有一個吊閘，十二步低級，一個梯頂。但是你走到那裏之前，又有一道門。在你走進宮堡本身裏面之前，又有十二級，和第三道門。一個最後抵抗的好地方！

羅賓叫他注意弱點。甚麼弱點都沒有！德恩柯堡是可以抵抗軍隊的。

絞盡腦汁在想計劃，他向前走進了宴會廳。羅夫爵士和他的賓客們已經在遠遠一端的臺上坐好了。人們捧進來野豬頭、鵝、闖鷄和別的佳肴。

狄剛想起他自己的家庭，在那小屋裏戰慄着，只奢望今天能得到一點額外的賞賜。可是高桌旁的這些男人和女人們却在拚命的狂飲着，而且把肉扔給他們的獵狗，那原是夠養活許多飢餓的人的。

他坐在一羣談笑着的僮僕中間開始吃着。不管怎樣他也可以享受享受他的聖誕節了；雖然他的生命時時刻刻都有危險。今天在瑟吳德沒有像這樣的東西——仍舊是鹿肉，加一隻偷來的鷄或鵝。像這樣豐盛的筵席在他的一生中從沒有見過的。

「來點酒吧。」他的鄰人溫柔的說，他遞了一杯酒到狄剛的手裏，他就深深的呷了一大口，隨即噴了出來，他們都笑了。他不慣喝這種烈性的有香味的酒。他必須當心，酒會衝上腦來的。

「喝呀，伙計！」另一個小僮不耐煩的喊。狄剛乾了杯，又給倒滿了。

「以前沒見過你呢，」他的新朋友繼續着。「你是跟着誰的？」

狄剛躊躇了。他把鼻子埋在酒杯裏，又長長的呷了一口，好拖延點時間。僮僕們都是以熟知所有各家，他們的稱號和等級為誇耀的。如果他說謊，他會給自己找來麻煩：

……

「我說，你是跟着誰的？」那小僮又說一次。

狄剛茫然看着他，唯一可做的就是假裝喝醉了。「噫！老朋友，我當然是跟着你的呀。你想我是跟着誰？」

別的僮僕都被他這笨拙的幽默引得哄笑起來了。可是那沒有使得他對面的小僮高興。他忿忿的漲紅了臉。

「別跟我開玩笑，朋友。你不知道我是這裏小僮的前輩嗎？明年夏天我就是一個雇

從了。」

「那沒有甚麼，」狄剛含糊的反駁道，「我現在也許祇是一個 baby，可是明天我會成爲一整本書的。」

「你更多半會成爲一個死屍——」

「噫，讓他去吧，愛丁尼。」另一個孩子插嘴說，「你沒有聽見他滿嘴胡說嗎？不過兩杯酒就喝醉了。」

這次，嘲笑是向着狄剛，愛丁尼也加入了。忽然，他伸向前去，對另一個小侏低聲的說：

「總之，他有點奇怪哩。兩杯酒總不會使他的頭髮都變了顏色。」

「你是甚麼意思？」

「看看他的耳朵後面，有一捲黑頭髮，其餘是淡金色的。」

「也許他要學時髦，」另一個懶洋洋的說，「太太們現在都喜歡金髮的孩子了——」  
「我告訴丹尼爾爺去。」愛丁尼從座上溜起來，向高桌走去。

狄剛很快的思量了，他必須走出大廳。如果他被召到那高桌去，羅夫爵士會立刻看出他的改裝來。他急忙的站起來，把他的凳子都翻倒了。

(註) Page 本來有小童和書員兩種解釋，這裏是一句雙關的俏皮話

「喂，等等！」另外一個小僮說，他的聲音現在變得嚴重了。幸虧那桌子隔着他們。

「我——我恐怕要生病了。」狄剛含糊的說。當他撞跌了狗，用肘推開站在門邊的僕人逃走出去的時候，又起了一陣哄笑。

他剛走向階梯的時候，他聽到了在大廳的遼遠的一端羅夫爵士的咆哮聲。現在是到了生死關頭了，他簡直像飛一般的跑下了那寬闊的階級。

庭院裏許多人，他很快的混進人羣裏去了。再過一會他就可以過吊橋了……

「關上城門！」這命令從他背後甚麼地方傳了出來。他看見城門掩上了，哨兵們站在那裏守衛着，這可使他吃驚了，他落入了陷阱。

他能藏在甚麼地方呢？他看看這裏和那裏。大家都向周圍瞻視着，問發生了甚麼事情。他祇要待一息功夫，搜查就要開始了。

那小教堂！祇有那裏一定是一個空着的地方。他繞着一間給兵士屯駐用的木屋溜過去，跑向那拱形的門道那裏去。在他後面，嚷亂的騷動起來了，那些武裝的兵士在擠進人羣，盤問着，察看着人們的臉孔。

小教堂裏面很清靜而且非常幽暗，同時也是空洞的。如果他們進來搜查，他能藏在甚麼地方呢？他困惑的向周圍窺視着。

那些圓柱中間是沒有安全之所的——一個火炬立剎就可照出那影子來了。那裏都沒

有藏身的地方。他可以聽到嘈雜的人聲，遠遠的，却是逐漸走近了。

噢！那裏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在上空，就在屋頂下面，瑟吳德橡樹做的大樑，從這個牆橫伸到那個牆去。而且這裏有一架通到鐘上去的盤梯，也許他能設法爬到一根樑上去。

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一時間他想他辦不到了。他好像張開翅膀的鷹一樣的棲止在牆柱和橫樑之間，既不能夠向前，也不能退後。遠在下面，堅硬的石塊等着他摔下來。跌死……一個非常的努力把他帶到樑上了，他平躺在那上面，被灰塵和蛛網所窒息。正在這時候，那小教堂的門開了，一羣人湧了進來。

「那麼，他一定在這裏面了！」

沉寂的聲音恐怖的揚到了偷聽着的孩子的耳邊。

「除非他在城門關閉以前逃了出去。」

「哦，如果他沒有，他現在是出不去了。如果他還在堡裏，遲早他是要被捉到的。放行之前，每個人都必須檢查，他決跑不掉。」

「無論怎樣，我們總得看一遍。」

照所費的時間推測起來，狄剛覺得這「看一遍」是一個非常仔細的搜查。他聽見那些人走上鐘樓的梯子，感到他們就在近旁黑暗裏，沿着那縱橫交錯的棟樑窺探着，他連氣都不敢透了。終於，他們的脚步退走，門也關上，這時候他算是安全了。可是他究竟



怎樣離開這座城堡呢？

如果每個人都要檢查，問他們的姓名和職業，他永遠也不能走出那城門去。單是他的頭髮就可以把他洩露的。咀咒那不聽話的黑頭髮，一定是阿倫不知怎樣給忘了！

那麼，城門是不行了。牆垣怎樣？跳落四十呎，然後是那峻峭的河岸和濠溝……祇要他有一根繩子，也許在黑暗的隱蔽中可以行。

不過，又是怎樣去找呢？如果他開始到各間屋子裏找一樁四十呎的繩子，他一定會給人看見的。他不知道那裏放有繩子。如果不湊巧，他也許會走錯到兵士的屯駐所去的。

蠢才，爲甚麼他以前沒有想到這個，鐘呀，自然是！

他小心的從縱樑上起來，提心吊膽的又抓到了那牆柱。他坐在那裏，看着由窗口射進的微弱的白色光線，直到牠們先變成灰色，然後完全黑暗下去，他知道這知知的冬季節快要過去了。

這是一個頂好的時候。兵士們這時一定正在吃他們的夜餐，而且每一個人都一定因爲吃得太變成愚笨和困倦了，他們大部份都會擠到大廳去聽音樂和看演藝去了。

他抽出他的短劍來，開始割斷一條粗的鐘索。他測量大約夠長了，如果不夠，他就必須跳下那一段的距離。

最後的一段斷了，索子從黑暗中滑下去，在石塊上纏自己盤捲起來像一條蛇一樣。

他摸下樓梯，把索攆拉直，搭在他的肩上。

等等——他必須不讓羅夫爵士知道曾經有一個間諜來過德恩柯。他必須做點什麼出來，使他們探尋不出一點跡跡。讓他們以為是一個賊吧……他跑到祭壇那裏，檢起了兩個金的燭台，塞進他的緊身衣裏。然後他小心的，一寸一寸的把門開了。

正在下雪——這可幫了忙。燈光從堡壘的窗裏射出來，內苑是空空的。躲在黑影裏，他向城緊走去。

幸好外苑祇是在一邊，並非四面都是。在這一點上，祇有一堵牆垣和濠溝阻攔了他的逃路。他用顫抖的手指把索子結在一個突出物上面，軸又透過空氣，嚇嚇的垂下去了。

脚步声！一個粗暴的聲音：『誰在那裏？』有人在跑來，在早火下一道盔甲的閃光。

狄剛吊了過去，再溜下來。

索子的尾端突過了他的流着血的手指，他像一塊石頭一樣的墜下去。還有多高——五呎呢，還是五十呎？

他碰到河岸翻滾了，他的後腦碰在濠溝的冰上，昏眩而且戰抖着，他撒脚就跑。一枝弩矢射了他的肩，整個手臂都痛麻木了。他咬着牙，爬上了對岸。

有許多人從城梁上射過來，他看見他們的頭襯着天空映成黑色。

「祝聖誕快樂！」他嘲弄的回頭喊着，就飛跑到瑟吳德的安全地帶去了。

### 瑟吳德起來了

「我們決不能攻下一個那樣的宮堡，」羅賓決斷的說，「除非我們想得出一條計策……」

沉默了幾分鐘，每個人都任認真的思索着。「我知道。」阿倫叫道，「我們的主意全打錯了！以爲那宮堡是我們要奪取的最後的地方。牠應該是最先的。」

「可是我們怎能得到牠呢？」

「狄剛曾到堡裏去過，而且藏過，是不是？別人爲什麼就不行？逢着人民可以自由出入的那天，我們可以有六個人扮作香客和別的什麼走進去。他們可以藏在小教堂裏——那些橫樑上。」

「說下去，」羅賓愆重着。「這說得有理。」

「然後，在晚上，你從外面開始進攻。我們可以保壽羅夫爵士一定把所有的人都派到外面的城梁去。宮裏一定一個人都沒有，因爲不需要有人在那裏。那就是我們的機會——在裏面的伙伴們——溜進宮堡裏去，放下梯階的吊閘。然後他們可以從背後射擊那些守軍。」

『這是好機會，』小約翰慢慢的說，『祇要有些人留有宮堡裏……』

『我們來商量這些人。』

狄剛拚命請求着作這一組的一員，因為他知道地勢，他們這才勉強的答應了。要不然，他們覺得他已經盡了他的任務，再一次要進德恩柯，對於他會是很危險的。但是狄剛指出，在他上次的逃脫中可以認出他來的祇有那兩個僮僕，叛亂的時候，他們一定已經走了。

這期間，有許多事情要做。神祕的消息在鄉村四周流佈着，在農奴中間私語着。一切都必須爲着這永遠消滅主人的權力的暴動準備好。

聖誕節歡宴的十二天完了。爵士們都帶着自己的隨從，在正月的細雨中走了。一枝浸紅了的箭祕密的傳遞着。

有一剛說故事的和歌者到堡裏來了。渴望着有一點什麼消遣來打破冬天的沉悶，居民和屯兵都擁到演奏廳去聽他們。一個跟着一個，有十個人偷偷溜進那小教堂了。一個是帶着雞蛋來的農夫，另一個是遊方僧，其餘的是跟着一班戲子進來的。在他們的衣服下面，全都有武裝和刀劍，還有一個駝背的孩子，背着一大捆柴搖幌着進來，在這捆東西裏面藏帶着長弓和箭。祇有兩個強盜不能夠達到教堂去，他們扮作乞丐，守兵不准他們進去。

整天他們坐在或躺在那高高的橫樑上。堡裏小教堂的牧師在下面喃喃晚禱，並沒有

留心到上面等着的人們。敲起晚鐘了，幾乎把他們震聾。夜幕已經降落在這堡上了。

他們走下來，脫去了他們的外罩和破衣，摸索着他們的弓。狄剛卸下他的『駝背』，鬆了一口氣，然後掛起箭壺來代替。

『我們去的時候，』阿倫低聲說，『烏力克和格爾斯頂好是留在這裏。羅夫爵士如果不能進宮堡，他也許會試以小教堂來抵抗的。所以，我們一走，就把門栓上。你們可以從頂窗上射出來，如果萬一他們走進了，你們可以再藏到橫樑上面。』沒有說別的話了，他們在黑暗中屏息的等待着。

吼——吼！

羅賓的銀號角聲在遠處很微弱。一個屯兵一聲叫喊，從城門那裏吹起軍號！

『有人來！』阿倫嚟聲說，『站在黑影裏別動。』

門開了，在外面的薄暗裏，一個人影閃現了一下。他們聽到他抓住鐘索，拉着。

玳瑁！玳瑁！玳瑁！

這洪大的警鐘激起了一切的回響。忽然，牠的有節奏的響聲停止了，消失在連續的愈來愈弱的敲打中。敲鐘的人倒在地上，他的心上插了一刀。

『跟我來。』阿倫說。

兵士們橫擁過庭院去，火把舞動而且照耀着，箭好像是從天上落下來，每刻都有人在叫喊，或是扭打着暴跌在地上。

『大家都到防學去！』傳來了羅夫爵士的咆哮。他不到兩分鐘就把自己武裝好了，正背着他的巨大的雙鋒劍大踏步的走過去。

有人走過，喊道：『外苑失陷了！都是農奴們！有好幾千——』羅夫爵士咒罵着，開始儘他的沉重的武裝所能允許那麼快的跑向城門去。

在混亂中，強盜們自己穿起鎧甲，戴着鋼盔，一點也認不出來的走過去了。當他們走近宮堡的時候，最後的守軍正湧下階級到外垣去防禦。

『動手！』狄剛狂喜的喊道。

他們關起底層的門，把吊閘放下來，他們爬上階梯的時候，把其餘的門也都拴鎖起來。除了那些婦人們和小教堂的牧師以外，他們完全佔領了這宮堡。

『兩個人留在這裏把守門，』阿倫說，『也許有婦人想要開牠。你們其餘的人，都跟我到屋頂上去。』

他攫取了一個火炬，手裏拿着劍，領着路，那曲折的階梯似乎沒有盡頭。他們經過了大廳、走廊、和寢室，瞥見了一些婦人們；她們看見他們走來，都驚呼着逃開去了。終於，他們走出到露天的城梁了。

外苑冒着猛烈的通紅的火焰，食庫和馬廐都燒起來了。城樓映得很清楚的黑黝的矗立在那裏，他們和在白晝一樣清清楚楚的望得見那些守軍的背。守軍向那看不見的攻城者投下一陣箭、弩、和石頭，但是顯然他們自己在受着襲擊。

驚惶中，他們來不及裝上木板，那通常是用來加強城梁的保障的，於是羅賓和他的  
人們的精確的射擊中了不少。

『可是，』阿倫說，『像那樣他們永遠也攻不下那城門。羅賓說，他要往北邊準備  
梯子，那裏是我們可以幫助的地方。』

他們暫時的止住射擊。沒有多久守軍就衝到北城的一處去，可見得攻城者正在企圖  
爬城。通常，爬城是一個最不容易的攻城的方法，倘不是有內應，羅賓是決不會採取這  
一着的。

盛着滾滾的油和水的大鍋，在城壘上發出嘶嘶的聲音。拖來了大塊的石頭，平放在  
砲眼上，準備投擲到那些攻城者的頭上。弩手們發射着，儘快的拉發他們的橫弓，但是  
幸而這比起拉彎長弓來是慢得多了。不一會，從攻城者那裏發出了一陣比以前更大聲的  
呼喊，被守軍答以嘲笑，顯見得那壕溝已經填滿。第一次的梯子是快要給毀壞了。

『揀定人，射擊。』阿倫簡單的說。

六枝箭從宮堡的屋頂上呼呼的飛下來，好幾個守軍彎倒下去了。

『儘快吧！』

強盜們兇猛的靠牆站着，儘他們能夠那麼麼快的拉回弦來射擊着。每一個舉起一杓子  
油或者伸手要推落一塊石頭的人，都好像中了魔術一樣，就站在那裏死掉了。在剩下的  
人察覺出了新的攻擊是從何處來的以前，已經死掉一大堆人了。

「反了！」

這喊聲傳佈開去，變成了巨吼。被激怒和恐怖所扭歪了的蒼白的臉仰向宮堡了。一陣驟雨似的弩矢射向城梁，一個強盜痛苦的喘息着，跳回後面去。一隊人受了羅夫爵士的命令，跑過庭院，開始攻打階梯的底層的門。

這時候，梯子在那個地方搭起來了，被後方的射擊所牽制，守軍簡直不能驅逐他們。人們開始湧上來了，狄剛第一次看見了攻城者。

他們許是農奴，但今天上晚他們都變成英雄了。他們湧上了城牆，他們的誠實的面孔在鎗鎗給與他們的鋼盔下面掀起。頭幾個就和他們的敵人一樣全副武裝，後面的人都拿着鏃鉤和乾草叉，鐵錘和鐮刀，把木板作盾牌。

在那光滑的凸面上，造成了可怕的大屠殺。人一個跟一個的倒了下去，和敵手扭成一團，滾到了下面庭院的草地上。宮堡上的強盜們不能再向人堆裏發射了，因此他們轉過來瞄準跑向這邊來的援軍。

在他們下面，一個大的煤烈聲宣告了最底層的一道門被打開了。其餘的門能夠支持很久嗎？如果在羅賓進城堡以前，羅夫爵士又重佔了這宮堡，這六個強盜的生命就不值一文了。這時候，密密的飛擲物掠過屋頂，好幾分鐘他們都不敢伸出來射擊。

五十個圍攻者已經站在外垣上了。他們圍成緊緊的，開始向城樓移動過來。守軍們兇殘的從前後攻擊他們，弓手們從下面的庭院把箭向他們射去。他們的梯子已經被扔下



去了，外邊沒有援軍可以來，他們被截斷了。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

烏力克和格爾斯忽然在小教堂的屋頂上出現，從一個新的角度射下來，把形勢轉變了。但是，他們祇有兩個人……。

『沒有箭了，』阿倫咆哮着。『這可完了，我們衝出去！』

感覺到他們是差不多向着死亡走去，這個小隊放棄了屋頂，跑下彎曲的梯子。『開門！』阿倫對下面的兩個伙伴說，『在我們後面抵擋住他們。你們能夠阻擋得住他們多久就阻擋多久。』

他們抽出劍來，跑下第二道門去，那門已經在攻牆器的衝擊之下有點動搖了。『動手！』阿倫輕聲的說。

門忽然向後開了，攻擊者都向裏跌倒在他們帶來的大木上面。他們還來不及恢復過來，強盜就已經在他們上面砍殺了……。

『現在搶到城樓去！』

揮動着滴血的刀鋒，他們衝進了庭院。『瑟吳德！』他們大叫着，對抗着『德恩柯！』的呼聲。『工人們起來，』狄剛大叫，跑到庭院去了。

一個弓手追迫着他，手裏拿着短劍。狄剛盲目的打着，繼續向前跑。他的眼前蒙着戰爭的瘋狂的烟霧，他除了現出在前面的隱約的城樓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了。

被這新的攻擊所驚駭，守兵們沒有覺出來這一隊的人數是有多少。人們恐慌的到處跑，不知應該轉向那裏。宮堡、小教堂、北城——到處都被叛軍佔領了！現在他們又到了城樓……那內層的吊閘正在慢慢的升起來！

在戰爭的喧聲之中，他們聽見了一個歌聲。那些督羅夫爵士工作的時候那麼常常歌唱的人們，現在轉着他的城門的絞盤的時候，又在歌唱了。現在門大開了，吊橋放下去，圍攻者的大隊湧進了內苑！

狄剛發見自己睜着威廉先生的眼睛。他一生中第一次敢於和那目光相遇，而且知道害怕的是這個人，不是他自己。他們交鋒了，這管事衝過，想要以超越的力量戰勝這少年人……他的臉上中了狄剛的劍，可怕的叫了出來，倒在地上了。

一個鐘頭以後，德恩柯的火焰加上了日出的紅暉，羅夫爵士再也看不見牠們了。他被他的沈重盔甲壓倒，躺在壕底，那是被小約翰以一個極妙的反手的打擊，把他從城架送下去的。

可見整個瑟吳德都看見了焚燒他們的暴君的堡壘所造成的第二天的日出。他們以這作為黎明的標幟，通過個個小村，傳着這句話：

「瑟吳德，起來！日子到了。」

x

x

x

## 陰雲密佈

「你覺出了這是什麼意思嗎，主教？」

公爵和大主教在窄狹的房間裏對着面。這位牧師沒有回答，他的白胖的手指神經質的敲着桌子。

「那意思就是，」公爵繼續說，「你和我的末路。如果這種事情發展下去，我的堡壘要和德恩柯走同樣的路了。而且你，大主教，要在約克的你那華麗的宮殿門口上懸擺着。」

「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這老人喃喃的說。他的臉上是髒污的羊皮紙的顏色。「上帝不會允許的——」

「上帝並沒有救了德恩柯。」公爵譏諷的笑了，「我們需要的不是大使，而是弓手。」

他默默的在房間裏踱着，他的前額因氣惱而發黑了。大主教在他的椅子上轉過臉來。「今天早上有什麼消息？」他顫聲的問。

「全省的農奴紛紛投到他的旗幟底下。他有五千人馬——有的人說是一萬。并且他打算向腦廷海姆進軍。」

『這可怕極了，真正可怕極了。』

『說點新鮮事情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叫我頭痛了。我們非有所行動不可。』

『把這城嚴守起來，』牧師怯懦的提議道，『當然那些暴徒，——你想他們能夠得到我們這堡裏來嗎，你不會這樣想吧？』

『嚴守起來！』公爵嘲笑道，『整個地方從康特到康伯蘭都起來了，——而我們困守在這裏！』他用有力的拳頭在桌上打了一下。『看着。這個叛亂非掃平不可——馬上，甚至要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除掉。要不然，我們就永遠再也不能在我們的堡裏安睡了。』

『是的。我——我知道。可是我們怎麼辦呢？』

他的僚友深深呼吸了一下，這好像是要強制忍耐對待一個小孩一樣。『幸虧我在这裏，』他說，『似乎再沒有一個人會懂得處理事情的。』

他走到窗口，從窗隙裏窺看下面的市鎮。市場上擠滿了人，無疑的，是在談論着叛亂，謀叛。他喊了一個衛兵來。『吩咐值班的隊長用騎兵來肅清這市場，拘捕每個談到羅賓漢的人。或者敲破他們的腦袋，那樣更簡單。』

他回過身來對着大主教。『我已經打發使者去了，』他沉靜的說，『軍隊正從中部各處開來。三天以內我在腦廷海姆要有六千人。那個時候，紐瓦克另外也有一隊五千人。我們從兩方面進軍，要把這暴徒挾在鉗子中間。』

「好計策！你真是一個大將軍，韋塞克斯。」

「我還有點主意，」公爵不快的說，「我知道這事情必須連根除掉。不然我們所有的勢力都要完了。你願爲你的生存盡點什麼力嗎，主教？」

「呃——有什麼我能做的事嗎。」那老人說，很快的改變了話題。

「是的，通過你省裏的每個牧師和僧正發出一道通告，說：人們應當爲他們的主人工作，如果誰有異議，就要落地獄。那些無智識的農民會相信你的。大主教對他們說的話，他們句句都相信。那會分散他們一大部分，而且阻止更大一部分去參加叛亂。」

「那麼，我就那樣辦。」

「并且暗示每一個僧院，關於這件事情，我們不要留下任何紀載。我要撲滅牠——完完全全的。這樣，我們的子子孫孫就永遠不會再有像這回的事情發生了。」

「你能夠——完完全全嗎？」

「我想是的。」公爵對自己微笑了。「我向各方都送了信，路截斷了，沒有人可以把消息從南方傳到北方去。英格蘭的其餘各地一點都不知道。」

「還是一樣會傳過去的。」

「當然！一兩句私語流言，可是到那時候，一切都過去了，死人是不会講話的，南方和北方的人民決不會知道那是實際發生過的事。由我去辦吧。」

有人敲門，一個使者走進來，行了禮。

「格蓮菲爾和奧特蕭的領地被農民佔領了，大人。」  
公爵噓了一口氣，「看見了嗎，主教？」

「可怕，可怕，」這老人哭聲的說，「這些人並不感他們主人的恩嗎？」

「他們不是人，他們是蟲賊，他們必須那樣對付。還有什麼消息嗎？」

「德比夏那邊有謠言，大人。他們說海塞沙治的領地已被農奴佔領了。」

「叛軍怎樣？」

「昨天將近有一千農民從鄰近的土地進軍到那裏。他現在足足有七千，有五百是騎馬的，有許多是全副武裝。除了他們奪來的武裝以外，他們在事先儲藏了不少。」

「他們一定有的！那是不可思議的。他們有盔甲，他們有長槍——他們有錢。他們背後一定有一個頭腦。」

「那強盜！」大主教插入說。

「我想是的。好，我們要對付他的。我要用我的戰斧打破這些腦袋。」  
公爵走回窗前去，向外望着。他所見到的事像使他滿足的微笑了。

腦廷海姆的工人們在他的騎兵之前倒退了。這回沒有瑟吳德的弓手來幫助他們。市場上舖滿了已死和垂死的人們，其中甚至可以看見有些婦女。騎兵們前前後後的馳騁着，砍倒每一個他們所碰到的人。

「該這樣，」他嘉許的低聲說，「他們究竟是自由人。他們並不像農奴一樣是屬於

我們的，把他們踏下去！」

「那是什麼呢？」大主教忽然說，「是什麼使得這些人反攻的呢？當他們毫無希望的時候，他們像蒼蠅一樣死在你們劍上，但是他們似乎死得很高與似的。」

「也許——」公爵遲疑了。「也許那是因為他們知道了他們總有一天會勝利的。但不是我們的時代，」他很快的加上說。

「那一定會是非常可怕的。」大主教沉靜的同意了。他把他的短胖的手交叉在他的肚皮上，想到晚餐時候了。

在下面的市場上，他們正在把死人拖曳開去。

### 暴風雨的襲來

「他們中計了，」羅賓勝利的說，「他們去了。到騰廷海姆的路上沒有障礙了！」他們，羅賓和約翰、阿倫、狄剛、還有一兩個其他的人，站在城北三四哩的一座有森林的小丘上。在他們下面，被樹遮蔽着從這處來的視線，農民軍正排着隊站在那裏。羅賓伸出他的手臂指着。一長列軍隊，他們的盔甲和鎗尖在冬天早上的陽光中閃爍，正在橫過那波動的田野，走進森林裏去。牠的先鋒已經完全消失在瑟吳德的光裸的樹幹後面了。他們看着他沿着朝北的路慢慢的消失，彎彎曲曲的像一條網蛇。

羅賓笑着回過身去，不管他的年紀和他的不慣的戎裝，輕快的跑下農奴們正積聚集在的幽谷那裏。他跳上一個樹樁；大家都靜了下來。

「伙伴們——」

一陣沙啞的贊同的聲音穿過了行列。

「伙伴們，韋塞克新公爵已經帶領兵馬經過我們面前走了，城市在那裏等着我們去佔領。那裏只有少數的衛兵，而我們在這裏面的伙伴，腦廷海姆的工人們會給我們開城的，不到一個鐘頭我們就可以得到那城了。也許就是今天晚上——誰知道呢？——英格蘭中部最堅固的城堡就要屬於我們了！」

起了一陣贊同的吼叫，「領頭吧！」的呼聲。

「好，伙伴們，誰跟我到腦廷海姆去？」

這次的回答，震耳欲聾。劍、鎗、斧頭、搖動得像一座小樹林一樣。盾牌在陽光中閃耀得像鏡子。羅賓躍上了馬鞍，他們跟在他後面前進，像踏踐的獸羣一樣。

然而在這個由一個強盜的天才鍛鍊出來的奇異的軍隊裏，有着紀律。每個人都知道他的責任和地位。仍舊是以前那樣像影子一般的，瑟吳德的人們走在前面和兩旁，開着路，留心着埋伏。阿倫和三百騎兵在前面，直向城門而去。小約翰和其他的騎者殿後。狄剛騎在這巨人的旁邊，還在驚異着他們居然找到了合適的武裝和戰馬給這樣一個漢子。



『不是很壯麗嗎？』他不禁喊道。

『我們還沒有走出森林哪，』約翰陰沉的答道，『全都太容易了，好像不是真的。』

『你這不講好話的！』這孩子笑了。『我說，想想我騎在馬上，披掛了這一套！不是很好嗎？』

他彎向前去，拍拍他那美麗的灰色馬的斑駁的頸項。在這戎裝裏面是很熱而且悶氣的，而那頭盔又重。此外，掛在他鼻子前面的護片，在他沒有習慣以前，把他弄成斜視眼了。不過無論怎樣，那仍然使他覺得更壯大更強健了。他高興他可以騎得來馬，而且做了一名騎兵——

『怎麼了？』小約翰轟然的說。前面的隊伍突然加快了步子，幾乎成了一種奔跑。

『喂，看那裏！』狄剛喊。

一隊強大的騎兵慢慢越過山脊，縱列向他們的左翼推進了。

『他們一定是一些紐瓦克的傢伙，』約翰說，『希望他們人數不多。羅賓想要溜過去，那是很危險的。』

『他們已經準備攻擊了。』

『天知道，他們如果攻擊，他們會把我們的隊伍砍成碎片的。』他在鞍上掉轉頭來。『準備，孩子們！』他向後面的人們喊。

從上面發出轟的響聲，好像那山邊就要朝他們崩倒下來一樣。於是人馬和兵器，像山洪一樣的奔瀉下去。

『衝！』約翰高聲的迎戰。

被這個字鬆開了，殿軍橫過山邊斜衝過去。他們從兩側打擊進攻，雙方的衝突是可怕的，人獸滾在一起了，盾牌和長鎗互相撞碎了，這險惡的混戰中再加上步兵們的箭，射進了戰鬥的中心。

狄剛發覺他沒有受到打擊就馳過去了。他回過來，打算轉回去，他快活的看見了敵人正湧回到地平線去。他們在那裏停下來重整隊伍，剩下像一列黑色的石像遮住了那空野的景色。他的第一次騎兵小戰鬥，已經完畢了。

從羅賓那裏傳回來了命令，側翼受着這樣的威脅是不能前進的。在繼續向城進發之前，必須先對付了他們。叛軍都遵令退回到正對着敵人所在的山脊的高原邊上。

他們現在看見的不是可喜的現象了。紐瓦克的兵力還正在佈滿地平線，人數足有五千，有許多都是騎了馬，武裝得很好的。這是快要到來的事……

『堅定起來，伙伴們！』羅賓鼓勵他們。『先使他們把馬弄乏了。長弓可以驅散馬匹，我知道。然後我們的機會就來了。』

他把他自己的兩小馬隊分配到兩翼去。至於其餘的，長鎗手把他們的盾牌聯成一排，弓手們站在後面從他們的頭上射過去。

襲擊很快就來了。紐瓦克和東方的武士急於要教訓這些種田人的匪徒一頓，轟然衝下了他們的小山，衝上了另一個山邊。

盾牌的行列一點也沒有動搖。有幾個騎兵跑近來了，箭好像一陣雨雪一樣打着他們。他們向羽箭的暴風雨低下了頭，拚命向前衝去，一堆堆的死了，被逼轉回了去……羅賓的號角傳來了約翰同阿倫懂得的兩個聲音。

叛軍的馬隊，又一次像鬆開了的獵狗一樣擁上前去。他們像燕子一樣兜過斜坡，在中間連結起來，把退却的敵軍趕得滾下山去，然後又整齊的退回兩翼。

『這可教訓了他們一下，』狄剛喃喃的說，帶着一個剛把一個高貴出身的青年從戰馬上摔倒下去的人們的滿足。

『嗯，』小約翰說，『我想我們可以趕跑他們。不過——』他忽然停住了，注視着北邊。『看那裏——』韋塞克斯回來了。跑去告訴羅賓，不然我們就完了。』

狄剛看了一眼那走近來的隊伍。那是無疑的了，不知怎樣，韋塞克斯得到了信息。他變了卦，統率着他的六千人回轉來，從後方攻擊叛軍。每一秒鐘，鉗齒顎在迫近了……

他在戰線的中心找到了羅賓。這強盜的臉蒼白而且沉着。『那還不是最壞的消息，小狄剛，告訴約翰——當心，不要再告訴別人——我們必須留在這裏殺出去，不管他是韋塞克斯不是韋塞克斯。腦廷海姆來了信，計劃被破獲，工人們都被襲擊了，他們的首

領死了，今天早上被吊死了，門城也關着了。」

「那麼——那麼？」那孩子口吃的說。

羅賓點點頭。「除非是奇跡，我們統統等於死人了。」

「我不能相信，我們的事業是對的，一定要勝利。」

「當然是一定的，但是也許不是現在，也許是在我們都早已死掉而且被忘記了。羅賓漢變成祇是歌曲和故事中的名字的時候。回去告訴約翰，我——我要竭力想法再看見你們兩個人。」

狄剛馳回去了，忍住盈眶的熱淚。

羅賓走出到小隊的面前。

「伙伴們！我們要肅清對面的小山，排好慢慢的走，今天將要是人民第一次大勝利，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們。那麼，前進！打倒主人！」

他們的聲音和海一樣，而且他們像海一樣的慢慢湧向前去，一股鋼鐵的浪潮……他們越過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肩靠着肩，緊盯着人海的那嚴陣以待的行列。

騎兵們無慈悲的兩次衝進洪流中，一次他們衝破了那盾牆，可是每一個衝過去的人都從馬上被拖下來殺掉了。山邊蔽滿了驕貴的戰袍和普通的短衣。這湖水殘忍的浸上了山，退後又沖向前去。

這一定就是羅賓所說的奇跡吧！

農民們，在他們的前面祇有絞架，猛烈的戰鬥着。他們把那驚慌的騎士掀倒在一邊，向兵士們衝去。兩堆人死命的扭打在一起。優勢已經判明了，主人的僱兵們退後來了，那不是潰散，却是敗退了。

這時，四分之一呷以外，韋塞克斯公爵的戰鼓響了，他們的銅的聲音響徹了全山。被勝利溫暖了的農民們，突然感到寒冷了，他們現在都知道他們掉進陷阱裏了。

狄剛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時常面临着死亡。他現在不怕了，但只要他能夠死於勝利，而不是死於失敗呵。到頭來一切都白費了麼？主人還是永遠繼續是主人嗎？

羅賓策馬向他們奔來，他對小約翰微笑了。「我是喜歡同朋友在一道的，」他說，「現在只有打到底為止，沒有甚麼命令好給了。」

「讓我們殺一條路出去吧，」約翰慫恿道，「英格蘭還有別的地方，我們可以再重新開始。」

「他們來了。」羅賓截斷道。

騎兵的浪頭，再一次的在這農民的堅固的隊列上擊碎了。長弓，再一次的把騎士和騎士射倒了，但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有了裂痕，射擊的精華已經完了。

「瑟吳德救兵來了！」約翰咆哮道。他揮動他的戰斧衝進戰鬥最烈的地方去，劃平了每一個阻着他路的人。狄剛跟隨着，亂殺亂砍，不知道他自己的致命的打擊甚麼時候會來。

農民們現在散開成小堆了。像在海斯丁所曾發生過那樣的事情正在發生着。不久就是一個大屠殺快要來了，就是落日也都沒有山邊那樣紅。

他眼看着塔克、韋爾·史卡列、一打的老伙伴倒下去了。最難堪的就是當阿倫，這有一付快活心腸，會奏愉快的音樂的阿倫，在他的馬蹄下朝上向你露齒而笑的時候……一個永遠也不會再笑了的死人的猶笑……

兩個敵人朝他這邊來，一個人在一邊。他的手臂乏得幾乎舉不起他的劍來了，這就是結局。他覺得頭上受了一個可怕的打擊，一切都完了，他甚麼都不知道了。另一個身體倒下來同其他的身體一齊被踐踏着。

## 北 退

在他的頭上，瑟吳德的銀枝襯着那蔚藍的二月天空，造成絹似的圖樣。在甚麼地方鳥在唱着，就像牠們平常一樣。以前——以前——他疲弱的搔着他的疼痛的頭，極力回憶着，他死了嗎？莫非這是天堂嗎？

「你過一會就會好點的。」小約翰說。他的巨大的歡樂的面孔出現了，從空中俯下來向這孩子微笑着。

狄剛坐了起來。「甚麼日子？我們在那裏呢？」

「回到瑟吳德來了——這時，最後我們有幾個人殺了出來。」約翰的微笑消失在那可怕的光景的記憶中了，主人們完全報復了德恩柯的仇恨。「黑暗幫助了我們，許多人都是那樣逃掉的。」

「你救了我，伙伴？」

「我看得出你祇是倒下了，而且你在我的馬上不過和羽毛一樣輕。那沒有甚麼。」

「謝謝你，」狄剛靜靜的說。「羅賓怎樣？他——是——是——」

「沒有，只是受了傷，他在那邊，格爾斯在給他把臂膀纏起來。」

狄剛向四圍看了看，差不多有一打老朋友，有的在互相照料着彼此的傷，其餘的圍繞着火在忙着。從火那裏發出一陣早餐的香味來。他們還都穿戴着他們的甲冑和他們的鋼盔，牠們統統都被破壞，弄得凹起來了，沾染了棕色的斑點，那並不是鏽。他們回過來對他苦笑了。

回到了瑟吳德！這太好了，簡直不像是真的。於是他記起了死在戰場上的阿倫的臉和別的臉，他們一切都不會再是一樣了。

「那麼，伙伴們，現在只有向北方去——儘可能的快。」

羅賓說，一邊咬着他在手裏的一根冒着熱氣的骨頭上面的鹿肉。他們圍聚起來，熱心的聽着。

「我們在瑟吳德是可以安全的，當然。如果我們願意再回到老勾當上面去。不過藏

在森林裏，我已經膩了。我們還是沒有被打敗呢。」

「沒有。」強盜們應和着。

「約克夏會起來的。他們只需要一個首領。我們最後這一次運氣不好，如果沒有那公爵，事蹟就會兩樣了。約克夏又當別論。」

「在巴尼斯代爾森林裏有許多沒有主人的人，」格爾斯插入說，「他們一聽見羅賓漢到北方來了，他們會紛紛加入的。我們可以再結夥起來，不到一年我們又可以帶着一支無敵的軍隊向南進軍了。」

羅賓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他的臉上露出了傷勢的痛苦，但是以前的精神仍在他的眼睛裏閃着光。「那麼，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伙計們，向北去！」

他們脫下了他們的盔甲，拋在那裏。馬匹都放開了，在他們必須經過的鄉村中是沒有用的。最後一次，穿着綠林康布衣服的人們從林中空地像影子一樣的掠過去。

人們到處在搜索他們，在森林道上，騎兵們騷擾得和夏天的蜜蜂一樣。路旁的絞架，像秋天的蘋果樹一樣濃密，有好幾打的農奴和強盜被結果了。

但是羅賓和他的一隊逃掉了，他們奔向西北，在夜晚的遮掩下穿過田野，到了小約翰出生的野草繁茂的荒地。

幸好天氣溫暖，空氣中已經透露了春意，不然羅賓會死在那些怪誕的雪還厚厚的覆在谷中的寒冷的山中了。



從適意的瑟吳德，到了這高嶺的森林中，是多麼的不同呀？所有的樹都在谷裏。在這窮困的高原上，強盜們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裏度過的，似乎連一塊避風的地方都沒有。時常找不到水，除非到渾濁的泥潭裏，而且他們得不到燃料來生火。

他們走下海塞沙沿，一個散漫的山村，有一座教堂高高的立在山頂上。「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約翰快活的說，「我死的時候，我希望把我埋在那座小小的墳場裏。」他們敢進那村子，但是約翰和格爾斯在黑夜的遮掩下走了下去，帶了居民們所能捨與的這麼可憐的食物回來——一隻瘦雞，一些白菜和多砂的黑麵包塊。

第二天他們沿德惠河，一步步的深入山的中心去了。地方變得更加荒涼冷落了。就是谷裏面，也只有很少的樹。當他們走近河源時，牠縮窄了。山脊從兩邊擠攏來，直到完全成了一個峽。終於他們向左邊走去，走到另外一條河流所造成的溝壑，朝着天際愈爬愈高。「這真是一個大地方，」小約翰喃喃的說。他用山居人的不倦的大步，走在前面。狄剛希望牠不要有那麼大，那似乎是無窮盡的。他們爬過每一個山頂，前面還有一個更高的。在每一邊，那灰綠的荒野像一片沙漠一樣的綿延下去僅僅被一些奇形怪狀的峭壁和高崗所中斷。

小路不見了，約翰用盡了他所有的荒野的技能，還是迷失了。現在一個可怕的成份添到了這旅程裏來。

泥潭！

忽然約翰發出一聲警告來。他的一隻腳完全陷進地裏去，直沒到膝頭，一個難看的水潭子在四周冒起了泡沫。狄剛本能的看看他自己的腳，牠們也正在沉下去，水蓋過他的靴面了。

他驚呼一聲，從吮吸着的泥沼裏跳上近旁一塊乾的綠草地上。他發覺得已經太晚了，他把油鍋換來了火。地似乎在他下面張開了口。他浸在這寒冷的震顫的泥潭裏，到胸口那麼深了。

他掙扎，幾乎恐怖得發狂，但是他的動作似乎更把他送下去。水浸過他的肋骨了，正在把他往下拉着，其餘的人都在周圍奮力跳躍，只顧救出自己來。

他竭力再喊着，但是聲音悶殺在他的喉嚨裏了，他是被嚇得已經麻痺了，只能發出沙啞的喘聲，他慢慢的往下沉，那黏土吸他下去。

『把你的手伸開去！』

那是小約翰的聲音，但那似乎多遠呵！狄剛機械的服從了。他伸開他的手，並且手拿朝下，放在泥潭的面上，這似乎停止了他的下沉。

『抓住！』

約翰的有斷口的長棒扔到眼前來了，他絕望的抓住牠。

『死死的吊住牠！』

用不着那勸告了。狄剛閉上他的眼睛，像水蛭一樣緊附在這可親的棒子上面，他現

在可以動了；慢慢的但是確定的，他正在脫出這泥沼。幾分鐘以後，從胸膛到腳趾，又髒又浸得溼濕，他又站在穩固的地面上了。泥潭平靜下來，發出潺潺的聲音，好像是妖邪的怪物對牠的獵物失望了一樣。

終於他們越過那可怕的山脈了，一路上幾乎凍餓死。他們走進約克夏了，離班尼史達爾不遠了。

羅賓的傷勢有點麻煩。他不說甚麼，可是小約翰知道牠並沒有痊癒，而且正在使他非常痛苦，那需要適當的治療。

有一天，當他們走近赫德絲菲爾特的時候，這盜首倒下來了。他們用一張毯子蓋着他，聚在一起討論着。很清楚的，他熱度很高。

「我們必須把他弄進屋子裏，」小約翰決定的說。「如果他留在這裏外面，他明天就會死去了。」

「我們能夠把他弄到甚麼地方去呢？」

「在基爾克立斯那裏有一個尼庵，只有一些路遠，那些尼姑會收容他的。」

「他的頭——和我們的頭的資格不要緊嗎？」

「我們得碰運氣，不這樣，無論如何他是一定會死的。而且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旅行者，被強盜打傷了。他們不會知道的。」

一個鐘頭以後，這失去了知覺的強盜，被帶進這尼庵的大門了。這裏，他是注定不

會活着離開牠了的。

## 入山

在這尼庵客室中，羅賓在他的床上轉動着。他的熱度已經退了，可是像夢魔一樣，他在記憶中回憶起，當他在床上輾轉着和死搏鬥的時候所偷聽到的話。他們以爲他神智昏迷了——但他還很明白。

『是的，那一定是羅賓漢。』（他現在彷彿聽見了那低語，看見了那尼庵主持的白皙的野蠻的臉孔，在燭光中俯向着他。）『他會活的，』（她們說過）『可是我們一定要留住他，直等到他們能夠派人來。送了一個信去了，也許公爵會給我們賞金的。』  
出賣！就在這她們常常談到善行和真理的地方。他的前額出汗了，他在這些婦人們的手中是無救了。

『你叫人嗎？』

一個尼姑走進屋子裏，站在他的旁邊。

『我要找我的朋友們，那些帶我到這裏來的人們。』

『那是我不可以的，男人是不准進這尼庵的。如果不是我們以爲你要死了，就是你，我們也不會收留。』

「那麼我要去他們那裏。」他努力要起來，但喘息着又倒下去了。發熱把他弄得那麼衰弱了。「過一會我就會好點的。」

「可是你不能夠。主持——」

「我要。」這婦人被這音調嚇退了，不管發言者的脆弱，這聲音還是像鋼鐵那樣堅強。「你們找兩個人扶我到門口，然後我的朋友們——」

「我必須告訴主持去，」她驚呼道，從屋子裏沙沙的走出去了。走了些時候她才回來，後面跟着主持自己。

「當然你會出去的，」那婦人撫慰的說，「稍微休息一下，恢復你的力量，然後我們可以幫你起來。你看，我給你帶來一杯酒。」

他沉靜的喝乾了那杯酒，新的溫暖重又流進了他的血管，他已經覺得好些了，他稍微閉上他的眼睛一會。他必須集中他的精力，幾分鐘以內他就可以永遠走出這個地方了。

時候過去了。他的眼睛沒有再睜開來，他熟睡着。那主持微笑了。

「正是爲了他好，可是他必須再放血。」

「師父！」那尼姑的聲音是顫動和驚愕的。「熱度已經完全退了，顯然現在給他放血是不對的，那是頂危險的——」

「難道你比我還知道得多嗎？」那主持的聲音是冰冷的。她的微笑變成了一付憎恨

的面孔。『我給人家看護和醫治有三十年了。當然，我們都有錯處，如果這次我錯了……我一定會很懊悔的。』

那尼姑不再出聲，把碗和其他的必需品拿了來。主持捲起她的袖子，用一種外科醫生的熟練開始工作。

『現在，』她終於放血了。『我過一會回來止血。他醒過來會覺得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當他醒過來的時候。』

她走了。那尼姑在看守着。羅賓繼續睡着了，而他的生命的血液是被吸乾到碗裏去了……

到主持應該回來的時候了，可是過道上沒有足音。這個人原不應該放血的，如果再繼續一分鐘，他一定會因放血過多而死。

這尼姑被驚恐了，認清了她以前一直知道的一切，但是她不敢自己作主。主持還回來，她寧可讓賞金從她的手中溜掉，她也要——這樣——做。

謀殺！

她的手掩着她的臉頰，她的眼睛帶着恐怖睜得更大了。不！不！雖然他是個強盜，但也不可以——她辦不了，她寧可反抗主持。

她趕緊紮好傷處，停止了血流，羅賓發出了一聲滿意的嘆息。過了一個鐘頭他才睜開眼睛。主持在他的旁邊，屋子裏滿是尼姑。

『我要死了嗎？』他冷靜的說。她點了點頭。

他雖然不是那麼乏累，他的腦子很快的思想了。還有一個機會，他永遠不放棄希望。只要他能夠離開這女人巢窟，回到森林裏，他還會好起來的。他必須要點以前從來沒有要過的把戲。他握住他的兩手，放在覆被上面，裝作禱告的樣子。然後終於他溫和的說了。

『我希望能夠葬在近處。』

『那希望，我們一定遵從，』主持回答道，想起自己心裏的念頭，浮上了一個秘密的輕輕的微笑。她知道羅賓是永遠不會下葬的，他的頭要掛在腦廷海姆的城門上，他的身體要被砍成幾段——

『我想再射一枝箭。我的箭落在那裏，就讓我的墳墓在那裏吧。』

『讓他快活一下也不妨。』那婦人喃喃的說。於是她們把他的弓和一支箭拿來，並且把他扶起來，好讓他能夠從窄窗中瞄準，他最後一次拉他的弓了，可是他沒有力量把弓一直拉到他的耳邊去。『射得不好，』射了出去的時候，他沉思的說，『但無論如何總有用處。』

在外面叢樹中等候着的小約翰，看見了那箭，跑過去檢了起來。那上面並沒有如他所希望的拎着甚麼信，但已足夠對他說明一切了。他喊了其餘的人，他們跑向尼菴的大門去。

「羅賓現在危險中，我們一定要救他出來，搗毀這塊地方。」  
嘹啦！

他用他的巨大的體重去衝那大門，但牠只在衝擊之上略為震動一下而已。一個吃驚的婦人從窗格子裏窺視一下又消失了。

「找一根大木頭來！」這巨人咆哮着，他像瘋人一樣鎚着那門，那聲音在裏面的迴廊和走廊上來回的反響着。

「來了，」格爾斯喊道，「抬起牠來，孩子們，一齊！」  
嘭！嘭！嘹啦！

絞鏈斷了，那大門平倒下去，他們跳過了牠，從劍鞘裏拔出他們的劍來。

吼——吼！

是幻想呢，還是真的從上面的屋子裏吹出來那最微弱的號角聲呢？這正是那銀聲，可是那麼軟弱和無力——

小約翰一跨四步的跑上樓梯，他衝進房間裏，看見羅賓獨自在那裏。門打倒時，尼姑們都已經躲藏起來了。

狄剛緊跟在後面，他停在門口，不敢相信，一半害羞，因為小約翰正在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哭泣着——

狄剛覺得那更像他自己。他的口張開又閉上，可是他說不出話來。



現在羅賓看來像一個嬰兒了，因為小約翰把他抱了起來，帶出去，走下樓，好像他祇有羽毛那樣重。狄剛插好他的劍，跟着，不知道一切將怎樣終了。

他們在第一個山頭上停了下來，放下羅賓，他死了。格爾斯粗野的吐了些口水。「她們終於弄死他了，她們常常這樣的。好，我們已經報復了。」他回頭看着那尼菴，從那裏的屋頂上，正冒着煙火。

他們巧妙的把他埋在一座森林裏，因為他的敵人如果找得到，連他的死尸都不會放過的。然後他們站起來，拂去他們手上的塵土，面面相覷。

「這就是我們分手的地方了，我以為，」格爾斯說，「我還要回到南邊去。」

「我和從前一樣到巴尼斯達爾去。」另一個說。

「我討厭英格蘭了，我要試到愛爾蘭去。」

小約翰和狄剛發覺就祇剩下他們兩個了。

「看來似乎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是最留意羅賓的志願的了。」那孩子沉思的說着。

「是的，我想事情要比我們想的來得慢些，也許完全不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可是我們要盡我們的力去做。羅賓是對的，完全對的。」

「一個沒有主人的英格蘭，」狄剛望着那隱密的坟墓喃喃的說，「好像是瘋話，不是嗎？但是他是對的，他是夢想家，我們其餘許多人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尖更遠一點。」

小約翰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我們一齊到南邊去好不好，小狄剛！回到高嶺去？總之我們現在不幻想瑟吳德了，你以為怎樣？」

狄剛抓住他的大手握了一下。「對的，伙伴，我們要繼續幹下去，使羅賓的夢想實現。」

兩個人影向南移動了，僅僅看見影子在樹林裏，他們的臉朝着德比夏的山。

（美國·G·特里斯原著）

原 书 空 白 页

# 寶石花

巴若夫是蘇聯烏拉爾的老作家。烏拉爾是富於的礦產的地方。鋼，鐵，以及寶石是世界聞名的。而那裏的琢磨寶石是很享盛名的手藝。自古以來，那地方在民間口頭上流傳着不少神話式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將一些大家崇拜的過去的彫刻琢磨工人，以及其他手藝師傅，當地的礦物富藏等編成美麗無比的神話。這些烏拉爾的民間故事一直流傳在人民的口頭上。只有巴若夫，細心地，耐心地，經過好多年的努力收集，把他們寫成爲文學，而經過他藝術手腕的描寫，這些故事更爲美麗生動了。因此，他的第一本故事集『孔雀石箱』得到史大林文藝獎金。

下面所譯的兩篇有連續性的故事。就是『孔雀石箱』中最佳最有意義的一個故事。它描寫一個普通的俄羅斯孔雀石工匠，一個民間的藝術家，怎樣舉盡一斗的力量，不顧一切困難，克服石頭的頑強，努力把自然的美表現出來，并使它成爲人類快樂的泉源。最近轟動全世界的蘇聯五彩影片『寶石花』正是以這兩篇合攝而成。這部影片不僅在蘇聯國內轟動一時，而且已得了國際的聲譽。今年在法國舉行的國際電影展覽會上，它曾獲得五彩片第一獎。這部影片之所以獲得觀衆的一致稱賞，技術方面的成就固然不能加以抹殺，而故事本身的美麗實在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譯者

## 1. 寶石花

在石工上聞名的，並不只是大理石的工匠們。聽說，在我們工廠裏，也有這種技能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工匠，多半是開鑿孔雀石，因為在我們那兒有很多這類的石頭，比它更好的種類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因此，他們就利用這種孔雀石，雕刻出一些適當的東西。你聽着吧！」，這些玩意兒會使你覺得驚奇：他們怎麼會做得這樣好的呢。

當時，有一個名字叫做普羅科彼奇的著名的工匠。他是這種手藝的第一名能手。沒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但這時候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

於是，主人就吩咐管家人，派幾個年青小伙子，跟普羅科彼奇來學手藝。

「讓他們跟他學吧，連最精細的地方都要學到家」。

只是普羅科彼奇，——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願意傳授自己手藝上的祕竅，或者還有

(一)巴若夫所寫的許多烏拉爾傳說，都是用杜姆拉亞山上看更的老頭兒赫米里甯的名義講出來的，這個老頭兒有一個綽號「史里希科老爹爹」。「史里希科」意譯即為「你聽着吧」，這是他講故事時常用的一個口頭禪。

其他什麼原因？——總是不好好地教他們。他做什麼事情，都是反覆無常的，動輒就打人家的耳光。他把小伙子的頭上打滿了疤，耳朵也幾幾乎被撕下來，然後就對管家人說：

「這個孩子不行……他的眼睛不好，手也不靈巧。他學不出什麼東西來的。」

大概，這個管家人事先被吩咐過，要多多牽就普羅科彼奇，就說道：

「這個既然不行，就算他不行吧……我再送一個來……」。於是又給他找了另一個小伙子。

孩子們一聽到講起這種手藝的情形……，老早就嚎啕大哭起來，懇求最好別把他們送到普羅科彼奇那兒去。他們的父母，也不大願意把自己的親生兒子，送了去受這種無益的磨難，就儘量地想法去維護自己的孩子。此外大家都說，孔雀石工是種不衛生的手藝。它是非常有毒的。因此大家都竭力避開它。

但是管家人，始終都把主人的命令記在心裏，——給普羅科彼奇找幾個學徒。而這老頭兒照樣虐待這個小伙子，然後把他送還管家人：

「這個不行……」。

最後管家人開始破口大罵了：

「這要攪到什麼時候才行呢？這個不行，那個不行，什麼時候才能找到一個行的呢？就教教這個吧……」。

你曉得，普羅科彼奇堅持自己的意見：

『這對我有什麼用……我就是教他十年，在這個小伙子身上也教不出什麼東西來的……』

『那麼你要怎樣的人呢？』

『最好是什麼人都不送來，——我並不會感到寂寞的……』。

這樣一來，很多的小孩子都經過管家人和普羅科彼奇的手，而結果都是一樣：頭上被打起疤，而在他們頭腦裏所想的，——就是怎樣逃走。有些孩子爲了好讓普羅科彼奇把他們趕走，甚至故意地弄壞東西。

最後終於找到了吃不飽的餓鬼丹尼爾科。這個小伙子，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在當時，他的年紀大概是十二歲，也許還大一點。身子長長的，瘦骨嶙嶙的，不知道靈魂怎麼裝得下的。嗚，他的面孔却非常清秀。頭髮是鬚曲的，眼睛藍藍的。他最初被帶到主人家裏去當小使：遞遞鼻壺和手帕，聽候差遣東奔西跑等等。只是這個孤兒，對這類的事極沒有一點天分。別的小伙子要是在這樣位置上的話，那一定是靈活得不得了。他們會凝神地站在那兒，問一聲：『主人有什麼吩咐？』但是這個丹尼爾科老躲在角落裏，兩隻眼睛盯着一張圖畫，或是看着一件裝飾品，就這樣死站着。當有人叫他的時候，他的耳朵理也不理睬。當然，最初還打打他，後來他們就只有揮一揮手：

『他是個白癡！笨傢伙！從這樣一個人身上，是訓練不出什麼好僕人來的』。

他們也沒有把他送到工廠或是礦山裏面去做工，在那種非常壞的地方，他過不了一

個禮拜的。管家人就派他去當牧童。但就在那兒，丹尼爾科也是完全不行的。不管這個小伙子怎樣努力，結果都還是彘扭。他好像時時刻刻都在想着什麼。兩隻眼睛注視着一棵小草，而牛却不知道跑到什麼老遠的地方去了！那個老牧人是個和藹的人，非常可憐這個孤兒，但有時候也發氣：

『丹尼爾科，你要變成怎麼樣的一個人呢？你要毀了你自己，還使得我這個老骨頭遭一頓痛打。像你這樣子什麼地方才行呢？你每天儘在想着什麼？』

『老爹爹，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我什麼都沒有想……我只不過仔細地瞧一瞧。一隻小甲蟲在葉子上面爬着。它是暗藍色的，它的翅膀下面是黃的，而葉子是闊寬的……四周有着鋸齒，好像裾邊翻轉過來一樣。那兒顯得暗一點，而當中是青綠色的，就好像剛剛才漆上去似的。而那隻小甲蟲就在上面爬着……』

『噢，丹尼爾科，你不是一個大傻瓜嗎？研究甲蟲兒，這就是你的事情嗎？牠爬，那就是牠的事情，而你的事情是看牛。聽我說，把這個傻想頭丟到你腦子外面去吧，否則我就去告訴管家人！』

丹尼爾科却有一件事情很好：他學會了吹號角——這是老頭兒想不到的，那真是一種好音樂。每當黃昏，把牛都趕回棚的時候，少女們和娘兒們就要求他：

『丹尼魯希科【二】，吹一隻歌兒給我們聽吧』。

（二）丹尼魯希科是丹尼爾科的愛稱。



於是他就開始吹奏起來。那些歌兒，都是大家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一會兒是森林絮語，一會兒是小溪潺潺流水，鳥兒用着各種歌喉在啼叫着，而且都吹得很好。爲了這些曲子，女人們非常歡迎丹尼魯希科。這個人給他補衣裳，另一個人裁一段麻布給他做綁腿，還有人要爲他縫一件新襯衫……。關於吃的東西，那更用不着講，每個人都願意給他更多和更好吃，東西。丹尼魯希科的曲子，也非常合那個老牧人的心意。正因爲這樣，就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每當丹尼魯希科一吹奏起歌曲來的時候，就忘掉了一切，好像全沒有牛在旁邊似的。正因爲這種吹奏，就給他帶來了不幸。

顯然地，丹尼魯希科吹奏了好一會兒，老頭兒也打了一個小瞌睡。他們有好幾隻牛就在這時候跑散了。當他們打算趕牛回家時，一看——這一隻沒有了，那一隻沒有了。他們就分頭去尋找，但在那兒才能找到呢。他們是在葉爾尼奇拉雅河附近放牛的……。這正是狼羣時常出沒而又最偏僻的地方……。他們只找到了一隻牛。這時候他們就把牛羣趕回家……。並且這樣那樣地講出了一切的情形。噢，全廠的人都奔出來，幫了去找牛，但是什麼都沒有找到。

當時的懲罰怎麼樣，那是誰都知道的。爲了任何一點過失，你就得露出背脊來挨打。而更糟糕的事，就是其中有一頭牛，是管家人的農場上的。從他那兒，是完全得不到什麼饒恕。他們就先把老頭兒按倒，然後再來處置丹尼魯希科，而他是瘦弱得那樣可憐。甚至主人家的那個打手也想饒恕這個孩子，就說道：

「這樣的孩子，一鞭子下去就打得稀爛，而從此一命歸天。」

但他還是打了一鞭，——沒有什麼憐惜，而丹尼魯希科則一聲不響。打手又給了他一鞭，——他一聲不響，再給了一鞭，——他還是一聲不響。這時候打手發怒了，使盡力氣鞭他，並且叫道：

「你這個啞鬼，看我揍死你……。你要是叫出聲音來就好了！叫呀！」

丹尼魯希科全身發抖，眼淚也流下來了，但他還是一聲不響。他咬緊嘴唇，更加堅忍住。他被打得癱瘓了，但誰也沒有聽見他講出一句話來。當然，那個管家人，當時也有場的，他驚訝起來：

「我們終於找到一個更有耐性的傢伙了！現在我曉得怎麼辦，假如他還活着的話，我總有地方安置他。」

丹尼魯希科還是躺在那兒。維浩里哈老婆婆把他扶起來。聽說，她是這樣的一個老太婆。在我們工廠這一帶，她負着醫生的工作，是很有名氣的。她知道所有藥草的力量：那一種能治牙痛，那一種能治筋骨痛，那一種能治風濕症……。噢，所有這方面的事體她都知道。當那種草的藥力長得最盛的時候，她就在什麼時候親自去採掘這種藥草。她就用這些藥草和草根做出浸劑，煮出汁水，再和油膏混合起來。

丹尼魯希科在這個維浩里哈老婆婆家裏過得很好。你聽着吧，這個老太婆是個非常可愛而又多話的人，在她的小木房子裏，到處都掛着各色各樣的乾枯了的藥草、草根和

花朵，丹尼魯希科對於每種野草都有着好奇心：這個草叫什麼名？它在那兒生長？這叫什麼花？老太婆就一一地講給他聽。

有一次丹尼魯希科問道：

『你，老婆婆，知道我們地方所有的花嗎？』

『我並不自誇』，她說道，『凡是人家已經知道的，我大概全都知道』。

他又問道：『那麼，難道還有不曾被人知道的嗎？』

『有』，她答道，『有這樣的。你聽說過鳳尾草嗎？它好像是在聖約翰節開花的【三】。這是一種有魔力的花。人家可以用它來開寶庫。但對於人，這種花是有毒的。在虎耳草上的花，有一道游光。抓住這道光，你就可以打開一切的鎖。這是一種賊花。此外還有一種寶石花。好像是開在孔雀石山上。在蛇節這一天【四】：它開得最盛。誰要是看見了這種寶石花，這個人就會不幸的』。

『老婆婆，他會怎樣不幸呢？』

『這一點，小乖乖，連我都不知道。人家是這樣告訴我的』。

丹尼魯希科本來可以在維浩里哈老婆婆家裏多住一些時候，但是管家人的密探看見

(三) 聖約翰節在俄歷六月十四日，又名庫巴拉節。據說這一天採擷鳳尾草，可以用它來祈求幸福。

(四) 蛇節在俄歷九月十二日。

這個小伙子開始能夠多少走動時，立刻就跑了去報告管家人。管家人就把丹尼魯希科叫了去，並且說道：

『現在到普羅科彼奇那兒去——學習孔雀石的手藝。這是最適合你的工作』。

嗚，能有什麼辦法呢——丹尼魯希科只好去了，而他本人還是風一吹就會倒的。普羅科彼奇看了他一眼，就說道：

『又是這樣一個不行的傢伙！這兒的工作，是健康的小伙子都做不了的，像這樣一個連站都站不住的孩子，——我又怎樣好處罰他呢？』

普羅科彼奇就跑到管家人那兒去：

『我不要這樣的人。如果你不小心一下子偶然把他打死——那你還得抵命』。

可是那個管家人，——無論你怎樣講，他都不聽：

『既然交給你，你就教他好了，用不着再發議論！他，——這個小伙子是結實的。你不要只看他外相瘦得可憐。』

『嗚，這是你的事情』，普羅科彼奇說道，『既然你要我這樣做。我就去教他，但是不要我來抵命』。

『沒有人要你抵命的。這個小伙子是孤零零地一個人。你高興要他怎樣就怎樣做好了』。管家人回答道。

普羅科彼奇跑回家，看見丹尼魯希科站在車床旁邊，凝神看一塊小的孔雀石板。在

這塊石板上劃了一條痕，——那一邊是要鑿掉的。丹尼魯希科看着這塊地方，搖着頭。普羅科彼奇心裏有些覺得奇怪，這個新來的小伙子在那兒睜什麼。於是他就像慣常的樣子嚴厲地問道：

「你在那兒做什麼？誰要你拿起這塊東西的？啊？你在那兒睜什麼？」

丹尼魯希科回答道：

「在我看起來，老爹爹，不應該從這一面把邊子鑿掉。你瞧，花紋是這樣的，而這樣會切壞了它的。」

用不着說，普羅科彼奇叫起了：

「什麼？你是什麼人？一個名匠嗎？你還沒有學過什麼，而倒批評起來了？你能懂什麼呢？」

「我懂，就是把這個東西糟蹋掉了」，丹尼魯希科回答道。

「在糟蹋了，啊，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竟敢對我這個頭等的名匠這樣講話！……好，你看我來糟蹋你……那你就活不下去！」

他這樣鬧着，叫着，但一個指頭都沒有碰到丹尼魯希科。你瞧，普羅科彼奇本人也早在想在這塊石板，——應該從那一面把邊子鑿掉。丹尼魯希科講的話，正中要點。普羅科彼奇叫了一陣之後，就非常和氣地說道：

「噢，好，你這個新出現的名匠，告訴我，你覺得應該怎樣做？」

丹尼魯希科就開始指點着和解說着：

「紋路是這樣走的。最好是把石板削得窄一點，鑿掉那光滑無花的一邊，只是頂端的一點髮紋要留下來」。

你曉得，普羅科彼奇又叫起來：

「噢，噢……怎麼樣！你懂得很多。你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但都不要都倒出來！」而同時他心裏却又想着：「這個小伙子講得很對。對不起，只有像這樣的小伙子才教得出來。只是怎樣教他呢？敲他一下，——他就會伸直兩腿躺下來的」。

他想了一會兒，又再問道：

「你是誰家的孩子，這樣有學問？」

丹尼魯希科就講起他自己的生世。

「大家都說我是個孤兒。母親我已經不記得，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也完全不曉得。大家都叫我吃不飽的餓鬼丹尼爾科，父親的姓名我也不知道」。他又講起他怎樣在主人家當過小使，爲了什麼事被趕出來，後來夏天去放牛，又怎樣被鞭打了一頓」。

普羅科彼奇心裏有些難過起來。

「看起來，小伙子，你生活得很苦，而現在又掉到我手裏面來。我們這行手藝是嚴厲的」。

接着他又像生氣的樣子，咆哮道

「噢，夠了，夠了！瞧，你真是個話匣子！只動嘴講而不動手做，——這是誰都會的。整晚這樣噁哩呱啦的！應該做個好徒弟！讓我明天來瞧，看你究竟怎麼樣。現在坐下來吃晚飯，是睡覺的時候了。」

普羅科彼奇一個人孤獨地生活着。他的老婆早已就死掉了。隣居家的米特羅芳諾夫娜老太婆，經常來給他處理家事。她每天早晨來照料照料，煮點什麼東西，收拾房子，晚上普羅科彼奇就按照自己所需要的，自己來照料自己。他們吃完了飯，普羅科彼奇說道：

「就睡在那張板凳上吧！」

丹尼魯希科脫掉靴子，把自己的樺皮包放在頭下面，用外衣蓋着自己，再縮成一團，——瞧，現在是秋天，房子裏有些冷，——但他還是很快地就睡熟了。普羅科彼奇也躺下來，但他怎樣都睡不着；關於孔雀石上的花紋的那段談話，老是在他腦袋裏迴旋着。他翻過來，覆過去，最後還是爬起來，點好蠟燭，走到車床旁邊，——這樣那樣地量着這塊孔雀石板。他遮起這一面，再遮起另一面……，邊上加添一點，又再去掉。這樣，又把那邊翻轉過來，總覺得那個小孩子是很懂得花紋。

「你這樣一個吃不飽的餓鬼呀！」普羅科彼奇驚訝道。「什麼都還沒學過看過，倒能指教一個年老的師傅。噢，真有力！噢，真有力！」

他就靜悄悄地跑進藏物室，從那兒拖出了一個枕頭和一件大的羊皮襖。他把枕頭塞到丹尼魯希科的頭下面去，再用羊皮襖把他蓋起來：

「好好地睡吧，聰明伶俐的孩子！」

可是這個小孩子並沒有醒，只是翻轉了一個身子，在羊皮襖下面伸直了身體，——他覺得溫暖起來，——鼻子裏也輕輕地發出鼾聲。普羅科彼奇自己沒有小孩，現在這個丹尼魯希科正中了他的心。這個老藝匠站在那兒，看着他，而丹尼魯希科呢，你曉得，打着鼾聲安安靜靜地睡在那兒。普羅科彼奇就起了心事，——應該怎麼讓這個小伙子長得結實起來，不會再這樣瘦弱和不健康。

「像他這樣的身體，能學我們這行手藝嗎。灰塵多，又有毒，——立刻就會使他衰弱下去的。首先還是讓他多休息一些時，等身體好起來；然後再開始教他。那時候，才能教出東西來的。」

第二天，他就對丹尼魯希科說道：

「你首先幫我管管家。這是我的老規矩。懂了嗎？今天第一件事，你先去採一些雪球菓子。它被打了霜，——這正是它最合於做點心的時候。瞧，只是不要走得太遠啦。能採到多少，就多少好了，帶一點麵包去，——在樹林裏會想吃東西的，——你再到米特羅芳諾夫娜那兒去一趟，我已經告訴她，要她為你煮兩個雞蛋，並且倒點牛奶在那個用樺皮做的小壺裏。懂了嗎？」

過一天他又說道：

「你給我捉一隻金翅雀，要會高聲唱的，再捉一隻小紅雀，要活潑一些的。瞧，在



傍晚之前把它們捉來。懂了嗎？」

當丹尼魯希科捉了鳥兒和把它們帶回家的時候，普羅科彼奇說道：

「好，但是還不夠全好。再捉幾只來吧。」

於是他們就這樣過下去。每天普羅科彼奇都給丹尼魯希科一些工作，但都是些開心的事情。當下雪的時候，就吩咐他和鄰居乘雪撬去檢木柴，——幫幫忙。噢，那是怎樣一種幫忙呀！他坐在雪撬前面，駕着馬，回來的時候跟隨在雪撬後面走。等疲乏了之後，在家裏就吃得更香，睡得更熱。普羅科彼奇給了他一件大衣，一頂暖和的帽子，一雙手套，一雙氈靴，一切都非常合適。你曉得，普羅科彼奇有幾個錢的。他雖然是個農奴，付過免役稅，但多少賺了一點錢。他現在非常疼愛丹尼魯希科。甚至可以說，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噢，爲了他，他什麼都不吝惜的，而且沒有到適當的時候之前，絕不讓他做工作。

在這樣好的生活條件之下，丹尼魯希科的身體漸漸好起來，也非常喜歡普羅科彼奇了。噢，當然拉！——他懂得普羅科彼奇的愛護，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生活，冬天過去了。丹尼魯希科也變得非常自由自在。他一會兒到池塘上去，一會兒到樹林裏去。同時丹尼魯希科也注意着手藝。當他一奔回家的時候，他們立刻就談起話來。他有很多話告訴普羅科彼奇，並且還詢問他，這是什麼，這做什麼用的？普羅科彼奇解釋給他聽。還實地做給他看。丹尼魯希科留心注意着。他有時候自己動手做：「噢，讓我來試試看：

……」。普羅科彼奇在旁邊瞧着，當必要的時候給他矯正一下，並且指示他更好的做法。這樣有一次，管家人看見丹尼魯魯希科下池塘。他就問他的密探們：

「這是誰家的小伙子？我看見他好多次下池塘……，整大帶着釣桿在玩耍，而他已經不小啦……。這是誰庇護着他不做事的……？」

密探們調查了一下，告訴了管家人，而他不相信。

「噢」，他說道，「把這個小伙子拖到我面前來，我自己來仔細看一看」。

他們就把丹尼魯魯希科找來。管家人問道：

「你是誰家的小孩子？」

丹尼魯魯希科回答道：

「我是一位孔雀石工師傅的學徒」。

這時管家人一把抓住他的耳朵：

「小畜生，你就是這樣學手藝的嗎？」揪着耳朵就把他拖到普羅科彼奇面前去。

普羅科彼奇一看事情不對，就竭力庇護丹尼魯魯希科：

「這是我親自派他去捉鱸魚的。近來我非常想吃新鮮的鱸魚。因為身體不好的原故，其他什麼東西都不吃。因此我就吩咐這個小伙子去捉魚」。

管家人不相信。他也覺得丹尼魯魯希科完全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子：身體長好了，穿着新的襯衫，還有褲子和腳上穿的皮靴都是很好的。於是他就當場試一試丹尼魯魯希科：

「噢，做給我看看，師傅究竟教了你一些什麼？」

丹尼魯希科就穿上圍裙，走到車床旁邊，給他講解和做給他看。管家人問他什麼，——他都立刻回答出來。怎樣開石頭，怎樣鋸，怎樣磨平，什麼時候膠黏，怎樣琢磨，什麼時候鑲銅，什麼時候鑲木頭。一句話，他什麼都懂。

管家人反覆詢問了許多事情之後，就對普羅科彼奇說道：

「看起來，這個孩子對你總行啦？」

「我並沒有埋怨」，普羅科彼奇回答道。

「好，好，你不埋怨，而你却任這個小伙子去胡鬧！我們把他交給你，是為了學手藝，而他却在池塘旁邊釣魚！瞧着！看我給你怎樣新鮮的鱸魚，——你到死都不會忘記，而這個小伙子也不會開心的」【五】。

他這樣威嚇了一頓之後，就走了，普羅科彼奇心裏倒有些奇怪起來：

「丹尼魯希科，你什麼時候學會這一切的？好像我什麼都還沒有教過你吧」。

丹尼魯希科說道：「那是你親自指點給我看和講給我聽的，而我就全記住了」。

普羅科彼奇甚至流下了眼淚，——因為這是太合他的心意了。

他說道：「小乖乖，我的親愛的，丹尼魯希科……。凡是我所知道的，我都告訴你……。我什麼都不掩瞞……。」

(五) 後面一句話中的「新鮮的鱸魚」，從文意看來，大概是暗示拷打之意。

但從那個時候起，丹尼魯希科再也不能自由自在的了。管家人第二天就派了人來找他，像做功課一樣地派了工作給他做。當然，最初，這都是最簡單的東西；像婦女們佩帶的胸飾和小盒子。然後就旋盤細工的物件：燭台和各式各樣的裝飾品。接着就弄彫刻。樹葉子和花瓣兒，花紋和花架。對於孔雀石的工匠們，這都是些費時間的工作。一件看起來很平常的小東西，但一個人爲了它得坐上多少時日！丹尼魯希科就在這種工作中更加進步了。

有一次，當他從一塊整的石頭，彫刻出一個蛇形的手鐲時，管家人完全承認他是一個名匠了。他就寫了封信，把這件事情告訴主人：

『如此這樣，在我們此地出現了一個新的孔雀石工的名匠，——他的名字叫做吃不飽的餓鬼。丹尼爾科他工作得很好。只是因爲年紀輕的原故，還遲鈍一點。現請大人指示，讓他做學徒呢，或者還是像普羅科彼奇一樣，讓他繳納免役稅呢？』

丹尼魯希科工作得並不遲鈍，而是靈活和迅速得驚人。這是普羅科彼奇促成他這樣的。當管家人給了丹尼魯希科一件五天的工作時，普羅科彼奇就走出來講道：

『這是他做不了的。像這樣的工作，得要半個月才行。這個小伙子還正在學習呢。匆忙趕工的話，——只是把石頭無用地糟蹋了』。

噫，管家人多少要爭執的，但是瞧，後來總還是增加了幾天。丹尼魯希科毫不耽擱就會做好。他甚至瞞着管家人，偷偷地學了讀書和寫字。這樣他雖然學得很少，但總還

是學會讀書識字。在這一方面，普羅科彼奇也幫助了他。有幾次，他想自己來做管家人給丹尼魯希科規定的工作，但是丹尼魯希科不允許他做：

「你這做什麼！你這做什麼，伯伯！替我坐在車床旁邊工作，這不是你自己應做的事呀！瞧，你的鬚鬚全給孔雀石粉弄成綠色了，你的身體又不好，而我卻沒有什麼毛病呀。」

這時候，丹尼魯希科已經長得非常好。雖然大家還是照舊叫他「吃不飽的餓鬼」，而他現在長成什麼樣子呢！身材高高的，紅光滿面，頭髮鬆曲，並且心情是愉快的。一句話，足夠使得姑娘們傾心了。普羅科彼奇已經開始和他講起找一個未婚妻的事情，而丹尼魯希科呢，你曉得，他只是搖搖頭：

「用不着急，時間還多着呢！等我變成一個真正的藝匠的時候，那時再談這件事吧。」  
主人就寫了封信給管家人。

「讓這個普羅科彼奇的學徒丹尼爾科，替我家裏做有一隻有脚的彫花的杯子。那時候我再看，——讓他付免稅呢，還是讓他繼續做學徒。但是你要注意，不要讓普羅科彼奇去幫這個丹尼爾科的忙。假如你不好好看著的話，——那就得要你負責。」

管家人接到這封信，就把丹尼魯希科叫來，對他說道：

「現在你就在我家裏工作。車床會給你裝好，並且還將你所要的石頭都給你取來。」  
普羅科彼奇知道這件事情，心裏有些難過：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什麼玩意兒呢！他

就跑了去看管家人，你以為管家人會告訴他什麼嗎……他只是叫道：『這不關你的事』！  
嗚，丹尼魯希科只有搬到新的地方去工作，而普羅科彼奇叮囑他：

『你，瞧，不要做得太快，丹尼魯希科！不要把自己的本領都顯示出來』。

丹尼魯希科最初還留心這句話。他總是量了又量，算了又算，但不久他就覺得有些厭倦了。不管你做，——還是不做，你總得過完一天，在管家人家裏，從早晨一直坐到深夜。嗚，丹尼魯希科因為寂寞的原故，就使出全力來工作。當他把心力都用在上面的時候，就做成了一隻盃子。管家人一看，覺得這正是他所要的，就說道：

『再做這樣的一隻』！

丹尼魯希科做了第二隻，又做了第三隻。當他做完第三隻的時候，管家人說道：

『現在你不想再回去了。我已經認清你和普羅科彼奇了。在我那封信上，主人給了你做一隻盃子的時間，而你竟彫出了三隻。我知道你的能力了。你再也騙不了我，至於那條老狗，我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看他怎樣隱瞞起你的本領！主人會向其他的人定做東西的』。

於是他就寫了封信，把這件事情告訴主人，並且把三隻盃子都送過去。只是主人呢，——也不知道是心裏起了什麼聰明的想頭，或者是因為他生管家人的氣，——他所作的決定剛好完全相反。

他只要丹尼魯希科付一點很不足道的免役稅，也不吩咐這個小伙子離開普羅科彼奇

，——因為他們兩個人在一起，也許很快就會想出一些新花樣來的。在信裏，他還附了一個圖樣來。那是一隻上面繪着各種東西的盃子。在邊緣上是一道彫刻的花邊，腰裏是一道有穿洞花紋的石帶，盃脚上有一些葉子。一句話，這是個別出心裁的發明。主人在圖樣上還這樣寫道：

『即使要化五年的功夫也無妨，只要能做到像圖樣一樣精確就行』。

這時候，管家人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話了。他就宣佈，說主人寫了封信來，放丹尼魯希科回到普羅科彼奇那兒去，還把圖樣交給他了。

丹尼魯希科和普羅科彼奇都非常高興，他們工作得也更加起勁。丹尼魯希科立刻就動手做這隻盃子。在這隻盃子上，有着無限巧妙的花樣。如果擊錯了一點，——就全功盡棄，得重新開始工作。嗚，丹尼魯希科的眼睛是準確的，手是堅定的，力氣也很夠，——因此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只有一件事他不大喜歡，——做這隻盃子的時候困難很多，但它却一點都不美麗。他就把這個意見告訴了普羅科彼奇，可是這個老頭兒却奇怪起來：『那與你有什麼關係？是他們想出來的，——這就是說，他們喜歡這個樣子。我一生刻的和彫的東西還少嗎，它們有什麼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又去和管家人談，但那有什麼用。他只是頓着腳，揮着手：

『你發了瘋啦？爲了那張圖樣，一定化了很多的錢。也許是京城裏第一流的畫家繪的，而你還要發議論』！

大概，後來他記起了主人給他的指示，——說不定他們兩個人會想出一些什麼新花樣，——就說道：

『聽着……你先按照主人的圖樣做好這隻孟子，假如你自己想出了別樣東西的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並不阻止你。瞧，我們石頭有的是。要那一種，就給你那一種』。

這樣一來，丹尼魯希科就專心想主意了。古人說過，——模仿別人的東西，用不着很多的智慧，但想自己的東西的時候，就得翻來覆去地睡不着覺。丹尼魯希科坐在那兒，按照圖樣刻這隻孟子，而自己心裏却想着其他的事情。他頭腦裏有想着，那一種花，那一種葉子最適合孔雀石。從此他變得更加沉思和失掉歡樂了。普羅科彼奇注意到這一點，就問道：

『你，丹尼魯希科，身體不大好嗎？不要因為這隻孟子煩心吧。你忙什麼呢？你最好到什麼地方去頑頑，而你老是呆在家裏坐着，坐着』。

『好』，丹尼魯希科說道，『我很想到樹林裏去走走。說不定在那兒會找到我需要的東西』。

從那個時候起，他差不多每一天都要奔到樹林裏去。那正是割草和收菓實的時候。野草都正開着花。丹尼魯希科就停在草場的什麼地方，或者是在樹林中間的空地上，站在那兒凝視着。一會兒又重新跑到草場上去，看看野草，好像在尋找什麼似的。那時候，在樹林裏和草場上的人非常多。大家都問丹尼魯希科——是不是遺失了什麼東西？他



只是帶着不愉快的心情微笑着，說道：

「並不是我丟了什麼，而是我無法找到我所要的。」。

噢，這些人背後就談道：

「這個小伙子大概有什麼心思」。

當他回家時，他立刻就跑到車床旁邊，在那兒一直坐到天亮；太陽一出來的時候，又重新跑到樹林和草場上去。他採了各式各樣的葉子和花朵帶回家去，並且都是些有毒的植物：石葱和毒芹，蔓陀蘿花和車軸草，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花草。他的面孔消瘦了，眼神不安定，手也失掉了毅力。普羅科彼奇非常擔心，而丹尼魯希科說道：

「這隻孟子使我不安靜。我想這樣做，好使得石頭表現出它的全部美點來」。

普羅科彼奇就勸他：

「它引起了你什麼心思呢？你並不愁吃的，那還要什麼呢？讓那些老爺們高興怎樣就怎樣好了。只要他們不傷害我們。他們想起怎樣的花紋，——我們就怎樣做，為什麼一定要去迎合他們的意思呢？這只有增加自己的重擔而已」。

噢，丹尼魯希科還是堅持自己的意思：

「我所要做的，並不是爲了主人」，他說道。「我沒有辦法能忘掉那隻孟子。你瞧，我們的石頭多麼好，而我們怎樣處置它的呢？我們磨它、彫它、把它琢光，這都是白費心力。因此我心裏有這樣一個願望，讓石頭的全部美點都表現出來和顯示給人們看」。

過了一些時，丹尼魯希科又重新坐下來，按照主人的圖樣刻這隻孟子，他一面做着，一面自己嘲笑：

『一條帶洞眼的石帶，和一道彫刻的花邊……』。

繼而他又突然丟下這件工作。開始彫刻別的東西。他毫不休息地坐在車床旁邊。他對普羅科彼奇說道

『我想把自己的孟子彫成一朵蔓陀蘿花的樣子』。

普羅科彼奇勸他不要做。丹尼魯希科起初不肯聽，後來，過了三四天的工夫，當有什麼地方不行的時候，他就對普羅科彼奇說道：

『噢，好吧。先把主人的這隻孟子做完，然後再做自己的東西。只是那時候你不能再阻撓我。我沒有辦法能把它忘記掉』。

普羅科彼奇回答道：

『好，我不妨礙你』，而他心裏却想着：『這個小伙子好一些了，他會忘掉的，他應該結婚了。對！當他有了一個家庭的時候，這些傻想頭就會從他的頭腦裏飛掉的』。

丹尼魯希科專彫這隻孟子。這隻孟子要花很多的時間，——一年還做不好的。他熱心地工作着，再不想起那朵蔓陀蘿花了。普羅科彼奇就開始和他談起婚事：

『你說卡傑亞·萊傑明娜，做一個新娘有什麼不好？這是一個好的姑娘呀，……沒有什麼可批評的』。

這是普羅科彼奇說的真心話。瞧，他早已就注意到了，丹尼魯希科很看中這個姑娘。噢，她也不會不願意的。這也正是普羅科彼奇偶然提起這件事的原因。而丹尼魯希科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

『等着吧！讓我把這隻盃子做好。它真使我厭倦了。看我什麼時候不一錘把它打破，而他却講着婚事！我和卡傑亞已經約好了。她會等着我的』。

噢，丹尼魯希科按着主人的圖樣，做好了那隻盃子。當然，他們並沒有告訴管家人，就決定在家裏面舉行一個小小的慶祝會。他的未婚妻卡傑亞跟着她的父母一起來了，此外還來了許多孔雀石工的工匠的。卡傑亞非常稱讚這隻盃子。

她說道：『看你把那樣的花紋彫得多好，什起地方都沒有鑿壞石頭！一切做得多麼光淨，漂亮！』

工匠們也都一致表示贊同：

『這完全和原圖一模一樣。簡直找不到一點錯。做得真乾淨。再好也不能了，還又做得這樣快。你要這樣繼續做下去的話，——那我們就很難趕上你了』。

丹尼魯希科聽了這些話之後就說道：

『糟糕的地方，就是找不出一點錯。它平淨而光滑，素淨的花紋，彫刻又是按照圖樣的，但美在什麼地方呢？請看這朵小花，……是最整腳的花兒，但你看着它時，——心裏就感到愉快。噢，這隻盃子能使誰喜歡呢？它有什麼用？可是每個看到它的人，都

會像卡青卡【工人】一樣地稱讚它，都說這位工匠的眼睛和手多麼靈活，他多麼有耐性，沒有鑿壞一處地方……」。

工匠們都笑道：「假如什麼地方損壞了，那再黏上一塊，磨光了之後，就什麼都看不出來」。

「這對……。但我要問：石頭的美在什麼地方？這兒有一條紋脈通過，但你却不得不在這兒鑿上洞眼，彫起花朵來。這爲了什麼？這只是糟踏石頭。而這是多麼好的石頭呀！頭等的石頭！你們曉得嗎，是頭等的石頭！」

他興奮起來了，不用說，他多喝了一些酒。工匠們都向丹尼魯希科講起普羅科彼奇對他們講過不只一次的話：

「石頭，——石頭就是石頭吧了。你對它有什麼辦法？我們的工作，——就是琢磨它和彫刻它」。

只是那兒還有一個老頭兒。他曾經教過普羅科彼奇和別的人的手藝。大家都叫他老爹爹。他已是個能鐘年紀的老頭兒了，他瞭解這番話，就對丹尼魯希科說：

「你，我親愛的孩子，不要走這條路！丟掉這個想頭！否則就會掉到銅山娘娘手裏變成礦山的名匠了」。

「什麼名匠，老爹爹？」

『這樣的名匠，……他們住在山裏面，誰都不能見到他們……。銅山娘娘要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我曾經有一次看過這種作品。那才是好東西呢！那和我們此地做的東西是有分別的』。

大家都好奇起來。就問道，——他看見的是樣什麼東西。

『是條蛇』，他說道，『那就是你們彫在手鐲上的一種蛇』。

『噢，怎麼樣？它是什麼樣子呢？』

『我說，那和此地所彫的不同。任何一個工匠一看到，就知道不是此地的出品，我們的蛇，不管你彫得多麼乾淨，還是一條石蛇，但這一條却是活生生的。脊樑是黑色的，眼睛呢，……你一看，就好像它們要跳出來似的。對於他們這並不算什麼！他們看見過寶石花，懂得什麼昇真美』。

丹尼魯希科一聽到講起寶石花，就問這個老頭兒。這個老頭兒誠心地說道：

『不知道，親愛的。聽說有這樣一種花。我們的弟兄是不能看見它的。誰要昇看到，誰就不會再愛這世界了』。

丹尼魯希科就說道：

『我很想看一看』。

他的未婚妻卡吉卡一聽到這句話，大吃一驚：

『你怎麼一回事，你怎麼一回事，丹尼魯希科！難道你厭倦了這個世界嗎？於是

就哭起來。普羅科彼奇和其他幾個工匠爲了打消這件事，就譏笑那個老頭兒：

『你胡講啦，老爹爹。你在講故事。却把這個小伙子引入迷途』。

老頭兒發氣了，就拍着桌子說：

『有這樣一種花！這個小伙子說得對，——我們不懂得石頭。在那種花裏面，就顯示着真美』。

工匠們都笑起來了：

『老爹爹，你酒喝多了』！

而他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

『是有寶石花的』！

客人們都散了，而這番話，却始終留在丹尼魯希科的頭腦裏。他又開始跑到樹林裏去，想着自己的那朵蔓陀羅花，不再想起婚事了。普羅科彼奇不得不對他說：

『你爲什麼要丟這個姑娘的臉呢？她要等到那一年才結婚呢？你瞧，——大家會譏笑她的。閒話還少嗎？』

丹尼魯希科堅持自己的意見：

『等些時再說吧！等我一想好和找到適合的石頭時再說』。

於是他就跑到古苗希基銅礦山那邊去。他有時跑下礦井，走過坑道，有時在上面拾起幾塊石頭。有一次，當他翻起一塊石頭，看了一眼，就說道：

『不，這不是的……』。

當他才講出這句話時，就聽到有人在說：

『到別的地方去找吧，……到蛇山去』。

丹尼魯希科向四面瞧了一下，——什麼人都沒有。這會是誰呢？是什麼人在開玩笑嗎……四周又沒有一處地方好躲藏人。他再看了一遍，就跑回家，但又有人在後面跟着對他說：

『你聽見嗎，丹尼洛師傅？我說，到蛇山那邊去』。

丹尼魯希科向四面環顧了一下，——好像看見一個女人，像一陣天藍色的霧氣。接着就什麼都沒有了。

他心裏想道：『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是她本人嗎【七】？假如我到蛇山去一趟又怎樣呢？』

丹尼魯希科清楚的知道這座蛇山的。它在那兒，離開古苗希基不遠。但是山已經沒有了，早就全被掘光了，從前他們是到山頂上去找石頭的。

於是第二天，丹尼魯希科就到那兒去。山雖然不大，但却是峻峭的。從一面看過來，它完全像是被切開似的。那兒有一個很大的裂口。所有的地層，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見。

丹尼魯希科就走近這個裂口，並且在那兒找到一塊孔雀石。它是一塊很大的石頭，

（七）指「銅山娘娘」。

手搬不動的，就好像是一株灌木。丹尼魯希科就從四面八方環顧了一下這個發現物。一切都正合他所需要的；愈往下去顏色愈深，紋路都長在應有的適當的地位上……。嗚，一切都正如所望……。丹尼魯希科非常高興，趕忙去找了一匹馬，把這塊石頭馱回家，並向普羅科彼奇說道：

『瞧，怎麼樣的一塊石頭！就好像是專為我的工作而生長的。現在我要好好地來彫刻它。彫好之後就結婚。的確，卡青卡等我也等得很久了。這在我也是不安的。只是這件工作，妨礙我不能結婚，我很快就把它做完！』

嗚，丹尼魯希科立刻就開始鑿這塊石頭。他既不知道白晝，也不知道黑夜地在工作。而普羅科彼奇一聲不響。也許，這個小伙子找到了目的物，總該心滿意足了。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石頭底部的工作已經做好。你聽着吧，那完全像一簇曼陀羅花的樣子。闊的葉子圍在一起，帶着鋸齒形的邊緣和脈路，——一切不能做得更好了。普羅科彼奇也這樣說。——這像是一朵活生生的花，叫你想用手去摸它。嗚，頂上怎麼樣呢，——那就不怎樣順利了。他彫出了一根莖，而旁邊的葉子是那樣細瘦，——你會奇怪它們怎樣長着的！這個孟子應該像曼陀羅花，但却又不是那樣子。它不像是活生生的，並且失掉了一切的美。從這時起，丹尼魯希科夜夜不能入眠了。他總是坐在這隻盃子的旁邊，想着，應該怎樣加以修正，和把它彫得更好。普羅科彼奇和那些來看這隻盃子的工匠，都驚奇着，——不知道這個小伙子還要做什么？盃子已經做好了，——過去從沒有一個



人做過這樣的盃子，而他却不滿意。這個小伙子發病啦，應該要醫治他。卡青卡一聽到人家這樣講，開始哭起來了。這才使得丹尼魯希科清醒過來。

『好』，他說道，『我不再這樣了。看起來，我還不能達到那樣的高度，我不瞭解石頭的美點』。於是他自己就來忙婚事。噢，新娘早已就把一切都準備好了，那還要忙什麼呢？他們選定了日子。丹尼魯希科心裏非常高興。他對管家人講起了那隻盃子。管家人奔來一看，——那是怎樣一件了不起的東西呀！他想立刻就這隻盃子送到主人那兒去，但是丹尼魯希科說道：

『等一等再說，還要加點工』。

時候已經是秋天了。婚禮準備在蛇節左右舉行。這時候，就好像有人提醒他一件事，——說所有的蛇，不久要在一處地方聚會。丹尼魯希科就把這些話牢記在心裏。於是他又回想起那個關於寶石花的傳說。這樣一來，就好像有什麼事在牽引着他：『要不要最後再到蛇山去一趟呢？也許在那兒能發現什麼』？於是他就想起了那塊大石頭：『就好像是安放在那兒似的！還有叫他到礦坑去……，到蛇山去的那個聲音』。

丹尼魯希科就這樣出發了。在當時，地面已經開始凍結起來，還紛紛下着雪花。丹尼魯希科跑上他曾經取過石頭的那個斜坡，一看，在那兒有一個很大的缺口，就好像有人在那兒鑿過石頭似的。丹尼魯希科並沒有想到是誰鑿了這塊石頭，就跑進缺口。他心裏想道：『我坐下來，避避風，暫時休息一會兒。這兒比較暖和些』。他一瞧，——石

壁上有一塊灰色的石頭，像一張椅子。丹尼魯希科就在那兒坐下來，想着，看着地面，而那朵寶石花的念頭，永遠都在他頭腦裏迴旋着。『假如能看一看那就好了！這時候，他突然覺得溫暖起來，就好像夏天又重新回來的似的。丹尼魯希科抬起頭來一看，在他對面的牆壁旁，正坐着銅山娘娘。從她的美麗和她的孔雀石的長袍上看起來，丹尼魯希科立刻就認出了她。只是他心裏這樣想着：

『也許，這是我覺得這樣，而實際上誰也沒有』。他還是坐着，——一聲不響，看着銅山娘娘坐的那塊地方，但又裝着什麼都沒有看見。她也一聲不響，似乎在想着什麼。接着就問道：

『噢，怎麼樣，丹尼洛師傅！你的那個蔓陀蘿花的杯子做好了嗎？』

『還沒有做好』，他回答道。

『但你不看着垂頭喪氣！再做一隻試試石。你會找到合你的心意的石頭的』。

『不』，他答道，『我不能再做了。我非常厭倦這隻杯子，這是在做不好的。請你把寶石花給我看一看吧』。

『給你看』，她說道，『那倒很容易，不過你將來要後悔的』。

『你不放我離開這座山嗎？』

『爲什麼不放？路是開着的，但是人們常常又回到我這裏來』。

『那就給我看一看吧，求你開開恩』！

她又用話岔開他：

『也許，你自己再做一隻試試看吧！』她又提起了普羅科彼奇：『他曾經憐愛過你，現在輪到你憐惜他了』。接着又提起他的未婚妻：『那個姑娘在世上就只專心愛你一個人，而你的眼睛却瞧着別的地方』。

『我知道的』，丹尼魯希科叫道，『不過不看見那朵花，我就沒有生命可言。給我看一看吧！』

『好』，她說道，『那我們就去，丹尼魯希科師傅，到我的花園裏去』。

講完了話之後，她就站起來。這時候發出一陣什麼響聲，就好像山崩地塌似的。丹尼魯希科一看，石壁都沒有了。那兒聳立着許多高樹，但並不像我們樹林裏那樣的，而是石頭的。有些是大理石的，有些是蛇石的……。嗚，一切應有盡有……。不過它們是活生生的樹，有枝，有葉。因為風吹的原故，它們就搖擺着，還發出一陣咕響的聲音，就好像誰在撒着一把把的碎石子。樹根旁長着草，也是石頭的。是天藍色的，大紅色的……。各色各樣的……。太陽看不見，但是却像日落之前一樣地明亮。金色的小蛇在樹中間跳躍着，好像是在舞蹈。光亮就是從它們身上發出來的。

現在這位女神，把丹尼魯希科領到一片大的空地上去。那兒的土地，就像平常的泥土，但在上面却長着像天鵝絨似的黑色的灌木叢。在這些灌木叢上，開着大綠色的孔雀石的鐘形花，每朵花裏面都有一顆鑲質的小星，發着火光的蜜蜂兒，在這些花朵上閃着

光亮，而星星就發着尖細的聲音，像在歌唱。

「噢，丹尼洛師傅，你看夠了嗎？」銅山姑娘問道。

丹尼魯希科回答道：「怎樣都找不到一塊石頭，能彫出這樣的花樣」。

「假如你所想的是這樣，那我可以給你這樣一塊石頭，但是現在我不能」。她說完了之後揮了一揮手。又重新是一陣喧響的聲音，丹尼魯希科發現自己還是坐在那塊石頭上，坐在那個石洞裏。風在發出嘯響。噢，大家都知道，這是秋天了。

丹尼魯希科就跑回家，這一天，在他的未婚妻家裏，有一個晚會。起初，丹尼魯希科顯得非常愉快，——唱歌啦，跳舞啦，但接着就顯得陰鬱起來。他的未婚妻也嚇了一跳：

「你怎麼一回事啦？就好像參加葬禮似的！」

他說道：

「我頭痛。我眼睛裏都是些黑的、綠的和紅的顏色。我看不見光亮」。

晚會就因此終止了。

按照舊日的禮儀，未婚妻和女朋友們，要送新郎回家。路很遠嗎，但他們不過只隔了兩三家人家。這時卡青卡就說道：

「姑娘們，讓我們走一圈。我們沿着這條街，一直走到盡頭，順着葉蘭斯卡亞街再轉回來」。

而她心裏想道：「讓風把丹尼魯希科吹醒，他也許會好一點的」。

姑娘們嗎，用不着說，……大家都非常高興。

『對』，她們叫道，『應該這樣送。他住得太近了，——我們還沒有給他唱送別歌呢』。

夜是寂靜的，外面降着小雪。這是散步的最好的時光。這樣他們就出發了。新郎和新娘走在前面，新娘的女朋友們和參加晚會的一個單身漢，稍微落在後面。姑娘們就高興地唱起送別歌。它的聲音是那樣悠長而又悲傷，就像是為一個死人唱的。卡青卡覺得這完全不行：『我的丹尼魯希科已經夠不愉快了，而她們還要唱這種哀歌』。

她竭力使得丹尼魯希科去想其他的事情。他講了幾句話，立刻就又悲傷起來。這時候，卡青卡的女朋友們已經唱完了送別歌，開始唱愉快的曲子。她們笑着，奔着，而丹尼魯希科總是垂着頭在走。無論卡青卡怎樣努力，總不能使他高興起來。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家門口。女朋友和單身漢都分散了，——各回各的家，而丹尼魯希科不懂古禮，把自己的未婚妻送回家，然後就自己走回去。

普羅科彼奇早就睡覺了。丹尼魯希科靜悄悄地點了燈，把自己所彫的兩隻杯子，放在屋子的中央，站着，環顧着它們。就在這時候，普羅科彼奇咳嗽了幾聲。這對於他是很痛苦的。瞧，他這幾年來健康完全不行了。這幾聲咳嗽，像一柄刀子刺進丹尼魯希科的心。他於是回想起他們過去的生活。他開始非常憐憫這個老頭兒。普羅科彼奇咳定了之後，就問道：

『你拿出這些孟子做什麼？』

『我想看一看，是不是到了送出去的時候？』

『早已就應該送出去啦』，他說道。『放在這裏只有佔地方。無論怎樣你再也不能彫刻得更好了』。

嗚，他們再稍微談了一會兒，最後普羅科彼奇又睡着了。丹尼魯希科也躺下去，可是怎樣都睡不着。他翻過來，覆過去，又重新爬起身，點了燈，看着孟子，和走到普羅科彼奇床前。他在這個老頭兒旁邊站了一會兒，嘆了一口氣……。

然後，他拿起錘子，向那朵蔓陀蘿花敲過去，——把它打得粉碎。而那個按照主人的圖樣彫的孟子呢，——他却沒有動！他只在孟子當中吐了一口唾沫，就奔出去了。從那個時候起，誰都不能找到丹尼魯希科。

有的人說他瘋了，在樹林裏流浪着，還有人說，——銅山娘娘帶他到礦山的工匠那裏去了。

但在實際上却是另一回事。這只有留給別一個故事來講了。

(戈寶權譯)

## 2. 礦山的名匠

丹尼洛的未婚妻卡傑亞，依然還是一個沒有出嫁的姑娘。自從丹尼洛失蹤之後，已經過去兩三年，——她也完全過了出嫁的時候了。按照我們工廠一帶的看法，二十歲的年紀就已經算老。年青的小夥子很少向這樣的女子們求婚的，和她們結婚的多半是些繆夫。噢，這個卡傑亞呢，看起來，大概非常漂亮，沒有結過婚的男孩子都追求她，而她老是這樣一句話：

『我已經允諾了丹尼洛』。

大家就這樣勸她：

『那有什麼辦法呢！你允諾了他，但你並沒有和他結婚啦！現在用不着再去想這件事。他人早就死掉啦』。

卡傑亞始終堅持着自己的意見：

『我允諾了丹尼洛。也許，他還會回來的』。

大家就向她解釋：

『他已經不再活着啦。這是真情實話』。

但她還是固執地說：

「誰都沒有看見過他的屍體，在我看起來，他還是活着的。」

大家都說這個女孩子神經失常，就由她去了。有些人還諷刺她：叫她是「亡魂的未婚妻」。這就變成了她的綽號，卡傑亞·美爾特維亞科娃，卡傑亞·美爾特維亞科娃【一】，就好像再不可能有其他綽號似的。

可巧這時候，到處流行着瘟疫，卡傑亞的年老的雙親都死了。她的家庭很大。有三個結了婚的哥哥，和幾個出了嫁的姊妹。在他們中間就發生了爭吵：誰要繼承父親留下來的房子呢。卡傑亞一看，大家吵得愈來愈利害，她就說道：

「那我就搬到丹尼魯希科的小房子裏去住。普羅科彼奇的年紀也很大啦。我至少可以去照照他。」

當然，弟兄姊妹們都勸她：

「妹妹，這不怎樣好吧。普羅科彼奇雖然是個老頭兒，人家會講你的閒話的。」

「這有什麼關係？」她回答道。「我不會被人家講閒話的。瞧，普羅科彼奇又不是個外人。他是我的丹尼洛的乾爸爸。我就叫她爸爸好了。」

她這樣就去了。用不着說，家裏面的人並不堅持要阻止她。他們心裏這樣想：家裏面少了一個人，就少了一張嘴吵架。至於普羅科彼奇呢？那他心裏當然非常高興。

他說道：「謝謝你，卡青卡，你還想起了我。」

（一）美爾特維亞科娃係姓名，意譯即為「亡魂氏」。



這樣他們就住在一起了。普羅科彼奇坐在車床旁邊做工，卡傑亞就爲了家常事奔跑，——一會兒在菜園裏，一會兒又上灶做飯等等。當然，家務並不多，因爲一共只有兩個人……卡傑亞是個敏捷的女子，難道要化很多的時間嗎……！家務弄停當之後，她就坐下來做做手藝：縫衣服啦，結綫啦，事情也不少。起初，他們的日子過得很好，只是普羅科彼奇的身體愈來愈壞了。做一天工，就要在床上躺兩天。年紀老啦，沒有氣力做事啦。卡傑亞心裏就暗自想着，他們今後怎麼生活下去呢。

「靠了女人的針綫手藝是養活不了的，而我又不懂其他的手藝」。

有一次，她就向普羅科彼奇說道：

「爸爸！你教我一點簡單的手藝吧」。

普羅科彼奇甚至覺得好笑起來。

「這是誰教你的！做孔雀石工，難道這是女孩子的事情嗎！我有生以來都沒有聽說過」。

嗚，不管怎樣，她還是開始注意普羅科彼奇的手藝。在可能的地方，給他幫幫忙。這兒鋸一下啦，那兒磨一磨啦。普羅科彼奇也開始告訴她一些其他的東西。當然，這都不是些什麼重要的工作。磨一塊玉章呀，做做刀叉的柄子呀，都是些日用的東西。當然，這是種瑣碎的事情，不值錢的工作，但可以準備作爲不時之用。

普羅科彼奇沒有活多久就死了。這時候，兄弟姊妹們都又來強迫卡傑亞：

『你現在應該出嫁了。你怎麼能單獨一個人過活呢？』  
卡傑亞馬上就打斷他們的話：

『用不着你們擔心。我不要你們介紹的任何未婚夫。丹尼魯希科會回來的。他在山裏面學好手藝之後就會回來』。

弟兄姊妹們都向她揮着手：

『你發了瘋嗎，卡傑亞？講這樣的話真是罪過呀！人早已就死掉啦，而她還在等着他！瞧？你要招出亡魂來的』。

她答道：『我不怕』。

這時候家裏人就問道：

『那麼你靠什麼過活呢？』

她回答道：『這個嗎，你們也用不着擔心。我一個人自有辦法』。

弟兄姊妹們這時才懂了，大概普羅科彼奇留下了一些錢，大家就又叫道：

『你愈來愈傻啦！你既然有錢，總得要有一個男人在家裏呀。不然什麼時候，會有人來搶你的錢。他們會像殺小雞一樣地把你的頭扭斷。那時，看你還能活下去吧』。

她答道：『我命裏註定了能活多少時候，就活多少時候』。

弟兄姊妹們還又喧嚷了很久。叫的叫，勸的勸，哭的哭，而卡傑亞仍舊置之不理：

『我一個人自有辦法。我不要你們介紹的任何未婚夫。我早已就有啦』。

當然，家裏人都生氣了：

『好，假如一旦出了事的話，你別想來找我們！』

她立刻回答道：『謝謝你們這些親愛的弟兄們，親愛的姊妹們！我會記着的。但是你們也不要忘記，——當你們經過這門口時，千萬也別進來！』

她笑起來了，噢，弟兄姊妹們使勁地關上大門就走了。

現在只剩下卡傑亞孤零零地一個人了。當然，她起初哭了很久，後來就自言自語道：

『你們撒謊。我決不讓步的！』

她揩乾了眼淚，就去做家務。洗呀，抹呀，——把一切東西都弄得乾乾淨淨。事情做完之後，就立刻坐到車床旁邊去。她把那兒的東西也整理得有條有理。凡是她不用的東西，就放得遠一點，凡是經常要用的東西，就放在手邊。整理好了一切之後，她就想坐下來工作：

『讓我自己來試一下，磨一塊玉章看看』。

這時候她發現到沒有合適的石頭。丹尼魯希科所做的那隻蔓陀羅花盃的碎片還留有，卡傑亞把它們好好地珍藏起來。它們是用布特別包裹着的。當然，普羅科彼奇也有很多的石頭。只是普羅科彼奇在死之前，專做大件頭的工作。噢，石頭也都是大塊的。需要找些碎片和零塊，——好做小東西用的。卡傑亞想道：

『看起來，我應該到礦脈裏去找找。看看有沒有合用的小石塊』。

她以前從丹尼洛和普羅科彼奇那兒聽說過，他們是到蛇山下去找石頭的。於是她就到那兒去了。

當然，在古苗希基是經常有人的：有的在挑選礦石，有的在載運回去。他們都看着卡傑亞，——拿了一隻籃子到什麼地方去。卡傑亞覺得有些不安，因為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她。她並沒有在山這一邊的斜坡上找石頭，就兜到山的另一邊去。那兒是樹林。卡傑亞就沿着這座樹林，一直走到了蛇山，然後再坐下來。心裏覺得一陣難過，——就想起丹尼魯希科。當時她坐在一塊石頭上，眼淚就這樣滾下來。那兒一個人都沒有，四面全是樹林，——她用不着防備什麼人。她的眼淚一滴一滴地流到地上。她哭完了之後，一看，在她的腳旁邊有一塊孔雀石，完全陷在泥地裏。她既沒有鋤，又沒有鐵鎚，怎麼能把它拿得起來？卡傑亞就用手來搖它。發現這塊石頭埋得並不牢。於是她就用一根細樹枝，把石頭旁邊的泥土挖掉。她儘量地挖了很久之後，就開始用手來拔。石頭動搖了。底下發出了一陣輕脆的響聲，就好像細樹枝兒折斷了似的。這塊石頭並不大，好像一塊石板。有三指厚，一手掌寬，長不過三四寸的光景。卡傑亞心裏甚至也覺得有些奇怪：

『這正合我的心意。我把它鋸開來，就可以做成好多的玉章。損失是極有限的』。她把這塊石頭帶回家，馬上就動手鋸。工作進行得並不快，因為卡傑亞還要做一些

家務事。瞧，她現在整天工作，也就沒有時間再感到寂寞了。可是當她一坐到車床旁邊時，她就想起丹尼魯希科：

『假如他能看見一個新的工匠坐在這兒，那就好了。並且是坐在他和普羅科彼奇的位置上呀！』

當然，世界上是有很多無聊人的。怎麼會沒有這種人呢……。某一個節日的夜晚，卡傑亞正坐在那兒做工，忽然有三個年青夥子越過籬笆跑到她房子面前來。他們想嚇她一下，或者還有其他什麼事，他們三個人都喝醉了。卡傑亞的聽覺全被鋸子的響聲湮沒，沒有聽到有人站在她的門口。當他們想闖進房子的時候，她才聽到：

『開門呀，亡魂的未婚妻！快來迎接活的客人！』

卡傑亞起先勸他們：

『請你們走吧，孩子們！』

嗚，他們並不理睬。他們闖着門，瞧，——門差不多要給他們擠破了。這時卡傑亞索性就拔掉門門，敞開了門，叫道：

『好，進來。看誰迎頭先挨一斧！』

小夥子們一看，她手裏拿着一把斧頭。

『你——，他們說道，『不是在開玩笑吧！』！

她回答道：『開什麼玩笑！誰要是跨進門，我就斫誰的額頭』。

這幾個年青夥子雖然喝醉了酒，但一看，這不是開玩笑的事。那個女孩子是個成年人，有着粗壯的肩臂，堅決的眼睛，手裏還拿着斧頭。大家都不敢進去。他們喧嚷了一陣之後就走了，還把這件事情講給別人聽。大家都嘲笑這幾個年青夥子，說他們三個男孩子從一個女孩子面前逃開。當然，這對他們是不開心的，他們就開始造謠言，說卡傑亞當時並不是一個人，有一個亡魂站在她的背後。

「她那樣的可怕，逼得你非逃走不可」。

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但從那個時候起，在人們中間就流傳着一種謠言：

「這所房子裏面不乾淨。她一個人孤零零地住着，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最後這些閒話也傳到卡傑亞的耳朵裏去，她並不傷心。她心裏這樣想着：

「讓他們講閒話吧。假如他們怕我，那對於我倒更好。瞧，他們下一次就不會再來麻煩我了」。

隣居們看見卡傑亞坐在車床旁，大家也驚奇起來。就都開始笑她：

「做起男人家的手藝來了！看她能做出什麼東西來！」

這些話倒使得卡傑亞很傷心。她自己心裏也這樣想：「我孤零零的一個人，能做出什麼東西來嗎？」噢，她最後還是打定了主意：「都不過是市場上的貨色！要化很多的力氣麼？只要做得光滑就行，……難道我連就這一點也做不到嗎？」

卡傑亞就鋸那塊小石頭。一瞧，——花紋是稀有的，就好像特別標明出應該在什麼

地方鋸開來。卡傑亞心裏覺得有些奇怪，一切竟都這樣巧合。她按照原來的樣子把石頭鋸開，就開始琢磨了。工作並不特別容易，不習慣的人也做不了的。她起初還覺得很吃力，後來也就學會了。她做出的玉章都非常好，很少浪費材料。就是丟掉的，也是車下來的碎屑。

卡傑亞做好了玉章，心裏更覺得奇怪的，就是這塊石頭多麼順手，她現在開始打算，應該把它拿到什麼地方去賣。普羅科彼奇有時把這些小東西帶到城裏去，都賣給當地的一家鋪子。卡傑亞很多次聽見講起關於這家鋪子的話。於是她就打算到城裏去。

『我順便在那兒問一問，看他們今後還要不要我做的小東西』。

她鎖上了門，就步行到城裏去。在波列瓦亞，誰都沒有注意到她要進城去。當卡傑亞找到了曾經收買普羅科彼奇所做的東西的那個老關時，她就一直跑進他的鋪子。一行，——那兒滿鋪子都是各式各樣的寶石，孔雀石的玉章就放滿了一玻璃櫥櫃。鋪子裏有很多人。有的在買東西，有的在賣東西。老關是個嚴峻的人，還裝着一副了不起的樣子。卡傑亞最初有些害怕，不敢走近他，後來就大胆地問道：

『你們要不要孔雀石做的玉章』？

老關用手指着櫥子說道：

『你不看見，我們有多少這樣的玉章』？

有幾個在那兒賣東西的師傅，也跟着唱和道：

「現在有很多師傅在做這種小東西，只是浪費石頭罷了。他們就不懂，做玉章一定要有好看的花紋」。

其中有一個師傅是波列夫斯克的人。他就輕輕地對老闆說：

「這個姑娘很使人懷疑。鄰居們都看見她坐在車床旁邊過。瞧，這一定是她自己做的」。

這時候老闆就說道：

「噢，拿過來看一看，你帶了什麼來？」

卡傑亞就拿了一塊玉章給他看。老闆看了之後，兩隻眼睛盯着她說道：

「你是從誰那兒偷來的？」

當然，這句話使得卡傑亞很感到屈辱。她就說道：

「你不認清人，就有權利這樣說人家偷東西嗎？瞧，假如你不是瞎子的話，看從誰那兒可以偷到這許多同一樣花紋的玉章？噢，你說呀！」她就將所做的東西都擺在櫃台上。

老闆和其他的幾個師傅們一看，——的確，都是同樣的花紋。並且是一種稀有的花樣。就好像從玉章的當中穿出一株樹，樹枝上面站着一隻鳥，樹根腳下也是一隻鳥。花紋非常清楚。還又做得非常乾淨。顧客們聽到他們講的話，都擁擠過來看，只是老闆立刻把所有的玉章都遮起來。他找到一個口實了。



『擺在一堆就沒有法子看。我現在把它們陳列在玻璃櫥裏。那時候你們再選擇你們所喜歡的吧』。而他本人就對卡傑亞說道：『你跑到那個門口去。馬上就付錢給你』。卡傑亞跑過去了，老闆在後面跟過來。他關上了門，就問道：

『你要多少錢才肯賣？』

卡傑亞從普羅科彼奇那兒聽說過價錢的。她就說出了價錢，而老闆却哈哈大笑起來：

『你真是！你真是！這樣的價錢，我只給過波列夫斯克的一個師傅普羅科彼奇和他的乾兒子丹尼洛。但那是怎樣的名匠呀！』

她答道：『我就是從他們那兒聽到的。我也是這一家的人』。

『原來是這樣』！老闆驚訝起來。『那麼看起來，這一定是丹尼洛留下來的東西啦？』

『不』，她回答道。『這是我做的』。

『那麼，石頭也許是他留下來的』？

『石頭也是我自己找到的』。

老闆好像有點不相信的樣子，但也不還價。他照價付了錢，說道：

『你以後要是再有這樣的東西的話，拿到我這兒來。我一定要的，並且照價付錢』。卡傑亞回家去了，心裏很高興，——她得到了多少錢呀！而老闆就把那些玉章都陳

列在玻璃櫥裏。顧客都奔過來：

『多少錢？』

當然，他不會打錯算盤，——他定了一個比買價高十倍的價錢，並且說道：

『這樣的花紋從來還沒有過。這是波列夫斯克的師傅丹尼洛的作品。沒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

卡傑亞到了家，她自己心裏也奇怪起來。

『這真是怪事！我的玉章比什麼人的都做得好！我找到了一塊好石頭。看起來，這是碰到好運氣了』。接着她又想起：『這會不會是丹尼魯希科給我的好音訊呢？』

想到這件事，她就一口氣奔到蛇山去。

而那個剛剛在城裏老闊的前面，想說卡傑亞的壞話的師傅，也回家了。他心裏非常嫉妬，卡傑亞做出了這樣稀有的花紋。他心裏就想：

『應該偵察一下，看她在什麼地方找石頭的。是不是普羅科彼奇或是丹尼洛指點了他一個新地方？』

他這時看見卡傑亞向什麼地方奔過去，他就跟着走過去。一看，她從一邊兜過了古苗希基，一直跑到蛇山去。這個師傅也向那兒走過去，心裏想着：『那兒是樹林。在樹林裏，我找一個小坑躲起來』。

他們都同時走進了樹林。卡傑亞就在近旁，她絲毫沒有防備，沒有向四面張望，也

沒有聽到什麼。這個師傅心裏很高興，他這一次總可以非常輕便地就找到那塊新地方了。突然，旁邊什麼地方發出了一陣響聲，這個師傅甚至吃了一驚。他立即停下來。這是怎樣一回事呢？當他正想弄個明白的時候，卡傑亞已經不見了。他就沿着樹林奔跑着，奔跑着。差不多一直跑到塞威爾斯克池塘，——一瞧，離開古苗希基已經有兩俄里遠。

卡傑亞一點兒都不曉得有人在後面跟着她。她爬上了山，走向她找到第一塊石頭的那處地方。那個小洞好像變得更大一些了，在裏面又看見有這樣一塊石頭。卡傑亞把它搖了一下，這塊石頭就活動了，這時又像細樹枝折斷似地，發出一陣清脆的響聲。她拿着這塊石頭，哭了很久。噢，就好像姑娘們和娘兒們在死人面前哭的時候一樣，還講出了各種的話：

『我的親愛的朋友，你爲了誰才丟下了我』？……等類的話。

她哭了一陣之後，心裏好像輕鬆了一些，就站起來，——想着，再向着礦山那邊看了一眼。那兒好像是樹林中間的一片小空地。四周圍是濃密的和高聳的樹林，礦坑的那一邊就比較稀疏一些。太陽正向那邊落過去。那兒非常明亮，就好像所有的石子都射出光輝。

卡傑亞覺得有些奇怪。她想走得更進一些。當她才跨了一步時，腳下就發出了一陣清脆的響聲。她縮回自己的腳，一看，——原來腳下面並不是土地。她是站在一株高樹的頂上。像這樣的許多樹頂都從四面八方合攏過來。從樹枝的空隙中間看下去，可以看

見下面的青草和花卉，那都不像此地的樣子。

假如站在卡傑亞的位置上的是另外一個人的話，那個人一定會嚇得叫起來，但她却想着另一件事：

『瞧，山開口了！我真想看一看丹尼魯希科！』

當她正這樣想着的時候，從空隙中間看見下面有一個人走過來，樣子很像丹尼魯希科，並且把兩隻手向上面伸過來，好像要講什麼似的。卡傑亞不顧死活地，就從樹上向仙衝過去！噢，一交跌下去，就正跌在她原來站的地方。她定了一定神，就對自己說道：

『大概有什麼東西在迷惑我。應該趕快回家去』。

應該走啦，但她却又不動地坐着，坐着，等待着，看山會不會再張開口來，看丹尼魯希科會不會再顯現出來。她這樣一直坐到天黑。只有那時候她才起身回家，而心中想道：『我總算看見丹尼魯希科了』。

那個盯着卡傑亞的師傅，這時候也奔回家了。他一看，——卡傑亞的小房子是鎖着的。他就躲起來，——『讓我看，她究竟拖了什麼東西回來』。他這時看見，卡傑亞正走回來，就攔路擋住她：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到蛇山去的』，她回答道。

「是晚上啦？你在那兒做什麼呢？」

「看丹尼洛……」。

這個師傅一聽了這句話，拔起腳來就跑，第二天，工廠裏就傳遍了這樣的謠言：

「那個亡魂的未婚妻完全瘋啦。每天夜裏到蛇山去，等她的亡魂。大家要小心，防她一把火把工廠燒掉」。

弟兄姊妹們聽了這樣的話，又都奔過來，想看守她，和勸說她。只是她聽也不願意聽。她把錢拿出來給他們看，並且說道：

「你們想，我這些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人家不買好師傅們做的東西，爲了我初次做的東西就給了我這樣多的錢！爲什麼會這樣？」

弟兄們聽到她成功的話，就說道：

「你的好運道來臨啦。還有什麼話好講呢？」。

她就回答道：「這樣的好運氣從前沒有過。這是丹尼洛給我安排好這樣一塊石頭，和指點我這種花紋的」。

弟兄們都笑起來，姊妹們揮着手：

「你真瘋啦！應該去報告管家人。也許她真會放火把工廠燒掉」？

當然，他們並沒有去報告。他們不願出賣自己的親妹妹。只是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他們才商議道：

『應該注意着卡傑林娜。當她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立刻就跟着她走』。

而卡傑亞呢，她送走親人之後，就把門關起來，開始鋸那塊新石頭。她一邊鋸着，一邊猜想着：

『假如這塊石頭同上次的一樣好，那我就沒有被迷惑，——我是真的看見丹尼魯希科了』。

她就趕忙加工鋸那塊石頭。她想馬上就能看見花紋是怎樣的，夜已經深了，而卡傑亞還是坐在車床旁邊工作。她有一個姊姊剛好在這時候醒過來，看見小房子裏有燈光，就奔到窗口，從窗板的縫口向裏面張望，她奇怪起來：

『她竟然不想睡！這個女孩子真是可憐！』

卡傑亞鋸好了石板，花紋顯現出來了。這次的花紋，比上次還更好看。一隻鳥兒張着翅膀從樹上飛下來，另一隻鳥兒就從樹下面迎着飛上去。這樣的花紋在石板上一共重覆了五遍。一條隱綫指點着怎樣把它們鋸開來。卡傑亞當時什麼也不再想。站起身來，就奔出去。那個姊姊就跟着她跑。沿路打着弟兄們的門，——並且說道：『趕快出來呀！弟兄們都奔出來，還又集合了很多人。這時候天已經快亮了。大家一看，卡傑亞向古苗希基奔過去。大家就都向那兒跑過去，而她，一點兒都沒有覺得有人跟在她後面。她跑到了礦山，就放慢了脚步，轉到蛇山去。大家也放慢了脚步，——他們說道：『讓我們看看，她要在那兒做什麼』。

卡傑亞非常習慣似地爬上了山。她一看，四周的樹林好像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她用手摸了一摸樹木，樹木都是冰冷而光滑的，就好像磨琢過的。樹下面的草，也好像是石頭的，當時天還黑得很。卡傑亞心裏想道：

『看起來，我到了山裏面了』。

這時候，她的親人和同村的人都非常驚訝：

『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剛才還很近，一會兒就不見了』！

他們到處奔，到處跑。有的人爬上山，有的人沿着山轉。大家互相招呼着：

『那兒沒有看見她麼』？

到處都找遍了，還是沒有辦法找到。

『她沒有跑到山裏面去吧』？

而這時候，卡傑亞正在石頭的樹林裏走着，心裏想，她怎樣才能找到丹尼洛呢。她

一邊走着，走着，一邊還又叫着：

『丹尼洛，答應我一聲呀』！

樹林裏起了一陣回聲。樹枝互相撞擊着，好像在說：

『他不在這兒！他不在這兒！他不在這兒』！

只是卡傑亞還是在叫：

『丹尼洛，答應我一聲呀』！

樹林裏又回答道：

「他不在這兒！他不在這兒！他不在這兒！」

卡傑亞再叫着：

「丹尼洛，答應我一聲呀！」

這時候，銅山娘娘出現在卡傑亞的眼前了。可以隱約地看見她。

她就問道：「你爲什麼跑到我的樹林裏來？你要什麼？你是不是想找一塊好石頭？

你可以隨便檢一塊，就趕快走吧！」

卡傑亞這時就說道：

「我不要你的死石頭！把我的活的丹尼魯希科還給我。你把他藏在什麼地方？你有什麼權利把人家的未婚夫搶走？」

嗷，這是個勇敢的女孩子。她竟敢這樣冒犯人家。這是銅山娘娘呀！可是銅山娘娘呢

？她並不介意，安詳地站在那兒：

「你還要講什麼？」

「那我就說，——把丹尼洛還給我！他在你此地……」。

銅山娘娘大笑起來，說道：

「你這個蠢姑娘，你曉得，你在對誰說話？」

「我並不是瞎子」，她叫道，「我看得清楚。但我並不害怕你這個離開人家夫妻的



人！我一點都不害怕！不管你怎樣狡猾，丹尼洛總還是愛我的。我親眼看見他的。好，看誰贏？」

銅山娘娘就說道：

「那我們就聽着吧，看他自己怎樣講。」

在這之前，樹林裏本來是黑暗的，現在一下子就好像蘇醒過來。開始明亮起來啦。地面上的草，閃爍着各種顏色的光亮，樹木呢，是一株比一株更好看。從樹木的空隙中間可以看到一片小空地，上面長着許多寶石花，金色的蜜蜂兒就像一顆顆的小火星在上面飛舞着。噢，你聽着吧，像這樣的美麗，一生一世都看不厭的。這時候卡傑亞看見，——丹尼洛沿着樹林在奔跑。直向她奔過來。卡傑亞就也迎着他奔過去：

「丹尼魯希科！」

「等一等」，銅山娘娘說道，接着就問：「噢，丹尼洛師傅，現在由你選擇吧，——看結果怎樣？假如你跟她走，——就把我完全忘掉；假如你留在這兒，——就把她和其他的人都忘掉。」

他回答道：「我不能忘記人們，我時時刻刻都想念着她的。」

這時候，銅山娘娘明亮地微笑起來，說道：

「卡傑林娜，你贏了！把你的師傅帶走吧。這是爲了你的勇敢和堅毅而給你的一份禮品。讓丹尼洛心裏還記着我吧。只是願他把這兒的事都忘掉乾乾淨淨！」那片長着奇

異的花草的空地，立刻就熄滅掉了。『現在往那一邊走過去』，銅山娘娘一邊指點着，一邊叮囑道：『你，丹尼洛，千萬不要把山裏面的事情告訴人家。你只說，到遠地的一個師傅那裏去學手藝。而你，卡傑林娜，也不要再想起我奪了你的未婚夫。那是他爲了現在應該忘掉的事情自己跑來的』。

卡傑亞行了一個禮：

『請原諒我所講的不客氣的話』！

她回答道：『好吧，我不過是石頭做成的罷了！我告訴你，希望你心裏不要有什麼不舒服』。

卡傑亞和丹尼洛就沿着樹林走過去，樹林愈來愈暗了，腳下面又不平，——到處是石堆和深坑。他們一看，原來他們是在古苗希基礦坑裏面。時候還早，礦坑裏還沒有人。他們就輕手輕腳地跑回家。而那些追蹤卡傑亞的人，還在樹林裏躑躅着，互相叫喊着：

『那兒沒有看見她嗎』？

他們找呀，找呀，還是沒有找到。當他們奔回家時，丹尼洛已經坐在窗口了。

當然，他們大家都嚇了一跳。見鬼啦，他們就講着各種咒語。後來他們看見丹尼洛在裝煙斗。噢，這時候他們才放心了。

他們心裏想：『亡魂不會點火抽煙斗的。看起來，丹尼洛是個活人』。

他們就一個一個地走近來。一看，卡傑亞也在小屋子裏。她正在灶旁邊忙着，非常

高興的樣子。大家久已沒有看見過她這樣子了。大家都忘記她過去的情形。

這時大家都大起胆來，走進小房子。卡傑林娜的弟兄姊妹們就問道：

「你在那兒的，丹尼洛，這樣久沒有看見你？」

他回答道：「我到科里望去的。我聽說那兒有一個石工的名匠，沒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我想跟他學一點東西。我過世的乾爸爸反對我。噢，我就自作主張，——偷偷地跑掉了。我當時只告訴了卡傑亞」。

他們又問道：「那麼你為什麼打碎那隻杯子呢？」

「噢，那算什麼……有一天晚上回家，……大概是多喝了一點酒。這個杯子不合我的心意，一下子，就把它打碎了。每一個師傅都常有這種情形的。何必再提呢」。

這時候弟兄姊妹們都問卡傑亞，為什麼你過去沒有提起科里望的事情呢。但從卡傑亞身上也問不出多少話來。她立即打斷他們的話：

「讓人家講閒話好了，我一聲也不響。我對你們講過好多遍，丹尼洛並沒有死。但是你們呢？你們要給我找未婚夫，逼我走錯路！好，大家現在都坐到桌子旁邊來吧。我做了很好吃的蛋餅。多吃些東西，少講些閒話吧」。

事情就這樣瞞過去了。親人們都坐下來，講着東，講着西，最後都散掉了。晚上，丹尼洛跑到管家人那裏去。管家人起先大發脾氣，頓着腳：

「好，你這傢伙，沒有領許可證就到這樣遠的地方去？好，……你瞧着……」。

後來，大概覺得對這樣一個師傅不能多加責備，就和和氣氣地：

『以後可不准再這樣！』

他回答道：『好，以後什麼地方都不去』。

從此，丹尼洛和卡傑亞就住在他們自己那所小房子裏。據說，他們過得很好，很和睦。他們生下了一大羣孩子。在工作上，大家都叫丹尼洛是個礦山的名匠。沒有一個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他們也相當富裕起來。

有時候丹尼洛在想着什麼。當然，卡傑亞曉得他在想什麼，但她一句話都不講。

(戈賓權譯)